



序

文字之有古今。非時代爲之。人心爲之也。文字之大別。古厚而今薄。古質而今華。氣息既顯有區分。體格愈降而卑靡。然茫茫宙合。曾是別有天地山川人物於其中。以爲之厚爲之質乎。無有也。造端乎人心。因而釀成爲風氣。時代之分。風氣之尚。蓋豪傑亦不能自拔。固無論凡民已。故欲追先民之矩矱。摹前哲之典型。必自正人心始。昔者戰國之俶儻極矣。而兩漢則樸茂迥異。六代之淫靡極矣。而三唐則凝重有加。寧漢唐古而前乎漢唐者。轉今乎。人心有醇厚澆詐之不同。而文字之流露因之也。曾君松喬。湘西名士。嘗究心樸學。以文字教授郡人子弟。癸丑東渡。尤汲古不倦。而有慨於近代文字之日趨脆弱。思起而振其衰。則取中國自有文字以來諸家。區其朝代。別其體裁。爲之綱目。并其生平以臚列之。名曰中國文學史。雖時期劃然不紊。而派別之流行。實隱繫以人心之隆污。蓋欲以正人心者。正文心。其辭甚隱。其意甚顯也。嗚乎。此則真所謂史也已。撰著既竟。持以示余。且屬以一言弁首。余以其所持之隱也。爲書所見以歸之。亦尤冀讀是篇者之有以察其微也。民國四年秋石門蟄叟序於日本江戶。

自序

客歲秋。泰東圖書局主人。以書底予。囑編中國文學史。予以茲事體大方。有事於政治經濟之學。未暇也。既而又得書。俾擇東籍善本譯之。予以爲此類書籍。本無庸轉販他邦。然欲自爲編述。則事屬創始。業匪專門。良不易易。夫禮失求野。果東隣文獻。有足供吾人之採獲者。夫亦何嫌而不爲。既就書肆發而觀之。蓋未嘗有一合者。雖其中不無一二可取。而大體既乖。自難依據。蓋吾國數千年文學。其間源流派別。變遷升降之形。極爲蕃曠。自非寔饋親切者。不能言之纏纏。以異國人治異國文學。其爲隔鞞搔癢。宜矣。殺生鄙塞。嘗以爲吾國數千年文史。散居故籍。以今科學方亟。願使承學之士。望洋興嘆。而自沮於溯洄之無從。豈非有心世道君子憂耶。不揣膚淺。謹博徵往策。撮爲五編。以應泰東主人之命。供好事者覆瓿之一用耳。以云著述。則吾豈敢。民國四年歲乙卯秋。漢壽曾毅自序於日本江戶。

凡例

一本篇體製。劃分四期敘述。而以緒論總其端。蓋本自東籍也。此種編纂法。現今各種歷史多從之。

一本篇爲供普通參考而作。不敢過繁。使閱者有惛然難於卒業之感。亦不敢過簡。致閱者索然寡味。不能得系統之觀念。詳略得中四字。編者所欲遵守也。

一古人著書。不避因襲。班史之於馬遷。郭注之於向秀。迹似出於剽竊。實各自有精神。本篇撰述。意搜衆長。不矜己出。若其大旨所在。於已有不安者。每抒獨見。不肯苟同。

一文人面貌。必藉文辭始顯。是以班志相如。范傳杜篤。辭賦以外。寥寥數言。是篇網羅古今文人。自難用此先例。意在標舉大勢。不同文苑之林。故惟取評論以表見其內容。其有關係較重之文。而非常見者。則略存梗概。至詩文評論。往往有對於一家不勝麻列者。篇中遇此等處。或棄或取。或詳或略。一求其當。不比選本刻集。標好尚。主網羅也。

一文學之變遷升降。實與其時代精神相表裏。學術爲文學之根柢。思想爲文學之源。

泉。政治爲文學之滋補品。本篇於此三者。皆力加闡發。使閱者得知盛衰變遷之所由。

一本篇以詩文爲主。經學史學詞曲小說爲從。并述與文學有密切關係之文典文評之類。

一風氣之移轉。每主因於一二有力者。其他多屬陪客。篇中或單叙。或合叙。或總叙。或附叙。一視其輕重爲詳略焉。又隨宜乘便。往往有超叙於前。或追叙於後者。未嘗有成格也。

一文學史材料。不患不多。而多之弊。則在剪裁難工。串穿不易。本篇務攬宏綱。不尙博覈。事有稽而匪臆。文期約而能該。又摭摭浩繁。不及一一注明所出。并非掠美。實避煩苛也。

一吾國學術之精深。似已有宋一代爲極盛。篇中累累稱之。非有門戶家意見也。蓋宋學之可貴。取足以代表東亞之菁華。而東亞致弱之由。亦未必不坐於是。恐閱者忽不及察。特誌之以供注意焉。

中國文學史目錄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文學史上之特色

第二章 文學與文字

第三章 文學與學校

第四章 文學與科舉

第五章 文學與儒釋道三教

第六章 文學之分類

第七章 文學史上之時代區畫

第二編 上古文學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唐虞文學

第三章 三代文學

第四章 三代文學二

第五章 春秋戰國文學一

第六章 春秋戰國文學二

第七章 春秋戰國文學三

第八章 秦之文學

第三編 中古文學

第一章 兩漢文學總論

第二章 漢初文學之狀況與高祖之遺謨

第三章 文景時代之文學

第四章 武帝時代之文學極盛一

第五章 武帝時代之文學極盛二

第六章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第七章 郊祀歌十九首與古詩十九首

第八章 小說之發展

-
- 第九章 昭宣時代之文學
第十章 劉向父子與揚雄
第十一章 光武之中興與文學上之遺謨
第十二章 班氏父子
第十三章 東漢之諸子者流
第十四章 訓詁學之風行
第十五章 建安文學
第十六章 魏晉之非儒教主義
第十七章 八代文章之始衰
第十八章 正始文學
第十九章 太康文學
第二十章 東晉之詩傑
第二十一章 南北朝之佛教思潮
第二十二章 元嘉文學

第二十三章 永明文學

第二十四章 梁陳間作者

第二十五章 大邢小魏

第二十六章 六朝之樂府

第二十七章 文集與文史之盛興

第二十八章 隋之統一與文運之更始

第四編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一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二

第三章 古今體詩格之成立

第四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經學

第五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史學

第六章 初唐四傑與沈宋二家

第七章 陳子昂

第八章 開元天寶間之

第九章 李白杜甫

第十章 大歷十才子

第十一章 元和長慶之中興

第十二章 晚唐之詩學

第十三章 韓柳以前文章三變

第十四章 韓愈柳宗元

第十五章 韓柳以外之文家

第十六章 佛教之勢力與緇徒之文學

第十七章 唐代小說之盛興

第十八章 詞學之發展

第十九章 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

第二十章 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

第二十一章 西崑體

- 第二十二章 歐陽修與文運拓新
- 第二十三章 曾鞏王安石
- 第二十四章 洛黨與道學
- 第二十五章 川黨與文學
- 第二十六章 江西詩派
- 第二十七章 南渡後之文
- 第二十八章 南渡後之詩
- 第二十九章 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
- 第三十章 記事文之發達
- 第三十一章 詞學之極盛
- 第三十二章 文史與史料
- 第三十三章 遼金文學
- 第三十四章 元之建國與文運
- 第三十五章 元代之作者

第三十六章 小說戲曲之勃興

第三十七章 明之國勢與文運

第三十八章 宋濂方孝孺

第三十九章 吳中四傑

第四十章 臺閣體

第四十一章 八股文

第四十二章 弘治文學

第四十三章 王守仁

第四十四章 嘉靖文學一

第四十五章 嘉靖文學二

第四十六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第四十七章 明末文學

第五編 近世文學

第一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

-
-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二
第三章 明季遺老一
第四章 明季遺老二
第五章 清初之文學
第六章 王漁洋朱竹垞
第七章 方苞劉大櫟
第八章 神韻派之反抗者
第九章 駢體文之興盛
第十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
第十一章 折衷派與曾國藩
第十二章 史學之昌盛
第十三章 詞學之復興
第十四章 清之戲曲小說
第十五章 結論

中國文學史

曾毅撰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文學史上之特色

世稱坤輿文化之發源地有三。曰印度。曰希臘。曰中華。顧希臘早併於羅馬。印度亦見滅於英倫。惟中華屹然獨存。希臘印度之幅員均極狹小。而中華並其時獨領有廣大之土地。以今言之。中國文學史上。誠負此二大特色已。

中國世界之故國也。文明之曙光。遠發於四千餘年以前。自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而羲黃以降。一變而爲唐虞之禪讓。再變而爲殷周之放伐。三變而爲秦漢之兼并。四變而爲魏晉之篡竊。五變而爲南北朝之分裂。一統於隋。而唐而宋而元明清。上下四千載間。文化光被四裔。實東洋文明之母國也。

中國世界之大國也。人口四萬萬。占世界三分之一。幅員之廣。爲方里者四千餘萬。大於歐羅巴全洲。占亞洲三分之一。山川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偉人奇士。時孕育於其間。

五嶽四瀆平野巨浸古塞危城崇陵邃壑水石林木之勝無美不備而抽其秘思寫其印象以發見於文心詩品者故亦無美不備。

語其壽命既如彼其長舉其範圍又如此其大故文學數量之繁富在世界無與比倫而況中國故以文立國者也止戈以爲武經緯天地之謂文自來諠辟明君莫不抑武之七德而揚文之九功學士文人又皆以立言爲不朽之盛事文章爲經國之大業故文學者實可謂爲中國之生命四千餘年之國華四百餘州之聲采也。

然歷年茲多由時代之推移古今不一其趣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秦用法術漢重經術魏秉申商晉崇老莊特質之見於治術者然也漢之註唐之疏宋之義理清之考據特質之見於經術者又然也以文學言之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代有變遷而見於種別者則各有其異彩漢有建安體魏有正始體晉有太康體宋有元嘉體齊有永明體唐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別卽見於格調者亦各有其精神故元首股肱何其盛也采薇麥秀何其衰也大風垓下何其雄也短歌微吟何其泰也撫遺文而思往事覺其氣象各有不同者矣。

領土。既廣。隨地方之風氣。南北不同。其接自古。鄒魯多鴻儒。三楚多秀士。鄭衛多淫聲。燕趙多悲歌。慷慨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衽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故南人好文。北人尚質。豈有南宗北宗。書有南派北派。詞曲戲劇。本莫不然。北史文苑傳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蓋西北多山嶽。東南多川澤。北方氣候嚴冷。風物蕭索。古重氣節。故理勝於詞。南方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俗尚綺靡。故文過乎意。實質之文。多產於北。情韻之文。多起於南。有由然矣。然則中國文學。所由有高古之趣者。非以其建國最久。源遠而流長乎。而其弊也。養成好古之風。競尚擬古之習。所由有壯大之氣象者。非以其土地之廣大。山河之雄關。文人眼界。最爲廣遠乎。而其弊也。流於粗豪。失於夸大。夫擬古之習。原起於晚季之世。有志者追懷往盛。沈吟俯仰。以極其景慕之思。夸大之情。徒走於意氣之浮囂。未暇究詰。以自沮其進步者也。故末世之文學。萬吹一律。空泛濫於典故之踏襲。而枯亡自家之性靈。遂至驅於自尊自重之風。而生門戶保守之見。

第二章 文學與文字

三王不同禮。五伯不同法。治道各有所宜也。齊秦殊風。胡越異俗。風氣各有所囿也。傳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欲車同軌。必齊其道。欲行同倫。必齊其性。而其要則在於齊言語。達思想之文字。統一文字。統一而後可與道貫古今。治被中外。

古稱造書者有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倉頡爲黃帝史官。生有異稟。通於神明。觀鳥獸。蹏。迹。初造書契。而或者以爲伏羲畫卦。已爲造字之始。非創自蒼頡。惟文字之初造。大業也。本非一人一時所能爲功。蓋其先見於太古悠遠之年代。已如埃及亞西里亞諸國。有若干象形文字。後有智巧者出。更新習用。以役官書。則倉頡之功。不過沿革。荀子曰。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文字之用。至周初始有六書。養教國子。掌於周官保氏。一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二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類。令長是也。此造字之本也。

中國文字。以象形爲基礎者也。許慎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書於竹帛。謂之書。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班固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是指事會意。諧聲。亦出於象形者焉。鄭氏樵曰。六書者。象形之變也。象形與圖畫同揆。惟異其精粗耳。又鄭氏所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者也。知文字之原於象形。卽知中國文學之善於狀物矣。

文字形體。代有變遷。蒼頡始作。名曰古文。亦稱古篆。盤盂諸書。猶有存者。變體極多。字形糾繞蟠屈。體麤尾細。是名科斗。峒嶺山頭神禹碑。實爲此體。至漢時。已多莫能識。周宣之世。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世稱籀文。或曰籀篇。岐陽石鼓文。其眞形也。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籀篆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同時有下杜人程邈者。增減篆體。以趨約易。爲隸書。施之於徒隸。近於今之楷書也。其後紙筆發明。字體益趨變革。史游作草書。劉德升作行書。而楷書經王次仲。其法亦完成。

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字體之五。大變也。然其奇出者亦不少。秦用八體。曰大篆。小

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爰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東漢以還。又有飛白。藁草。鳳尾。龍爪。垂露。懸針之勢。不可勝記。要皆於一體之中。稍易其形。以標名異耳。

有字卽有音。集其近似而類分者。事所必至也。古無四聲。惟有清濁長短。因義異聲。叶韻極易。後來聲韻漸多。譌變。因佛教之流傳。習瞿曇之語學。由是董理小學。以韻學爲候人。魏秘書孫炎。始變譬况爲反音。李登聲類。呂靜集韻繼之。韻學肇端。而沈約以調製四聲譜。至今循之。然古今方音糾錯。定論綦難。今中土之士。其能審紐辨韻。縉尋古義。協諧樂理者。有幾人哉。要之。言形體者。始說文。言故訓者。始爾雅。言音韻者。始聲類三者備。而後中國之文字。乃可得而理也。

第三章 文學與學校

學校之制。唐虞上世。早發其端。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今之社會教育也。命夔典樂。教胄子。今之學校教育也。其載見於禮記者。有虞氏有上庠。下序。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

有右學左學。周有東膠虞庠。四代之學制。大體如此矣。周憲章三代。而其制爲尤備。北有庠。有虞氏之學也。所以學書。典謨之教所興也。東有序。夏后氏之學也。所以學舞。文武中也。西有瞽宗。殷學也。所以教禮樂。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國中辟雍。周學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而家有塾。州有序。黨有庠。則又小學遍布焉。其教育科目。大學主詩書禮樂。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太師等。司其教事。小學主射御書數。卿大夫以下。黨正州長閭胥等。司其教事。蓋當時政教未分。君一國者。即爲一國之師。王天下者。即爲天下之師。故卿大夫以下。正一黨者。爲一黨之師。長一州者。爲一州之師。常以德行先民。禮樂道民。故大學小學之要義。主德行道藝。先器識而後文藝。三代靡不同之。孔子行餘學文之教。亦祖述三王之意也。

周道既衰。官師放廢。禮失其守。教不下宣。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知王道之不行也。不得已。而以匹夫分君師之任。創草野之教育焉。弟子至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沒世之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

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轉相授受。以廣其傳。輔學校之缺。自是以後。政教分途。教育之任。禪在布衣。而在官者爲具文焉。故孔子遂爲後世學者所宗。爲教育不祧之祖。

秦始皇既并六國。謀思想之統一。而以法爲教。以吏爲師。以吏爲師。固亦襲周之制。使官師治教。不欲歧而爲二也。而其教惜但主法令。則違乎周德行道藝之大本矣。周之官治典守。遠有淵源。道器具於有司。肄業存於掌故。秦經戰國之變。而其吏既無道德。又無文藝。周以政殉教。而秦以教殉政。故王化蕩然無存焉。漢興改秦之敗。武帝始興太學。表章六經。果葉遵行不怠。然天下之秀才異等。不必盡養於大學也。東漢建武初。復修起太學。明帝卽位。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經。匈奴亦遣子入學。洋洋乎盛哉。逮桓帝靈帝之間。太學諸生。增至三萬餘人。然多浮華相尙。儒者之風漸衰。後魏文帝。東晉成帝。北魏道武帝。隋煬帝。雖皆經營國學。徒飾美觀。但有教育之名。莫舉達材之實。至唐學制粗備。開

六學二館。崇經術。興文藝。宋頒太學令。立三舍之法。以積分等升。其制善矣。而皆驚於榮利。苟得冒進。富貴熏心。遂以朝廷之勢力。一變其本領。馬端臨所謂儒者以學術爲筌蹄。國家以學宮爲芻狗者也。明清之際。榮途捷徑。旁午歧出。太學之設。不過爲太平之粉飾物。故程朱始承其弊思。以講學。洵孔子白鹿鵝湖蔚然爭盛。於是學校變而爲書院。乃末流所至。書院之敝。又不勝其代。鈞科名之私。而歐美教育之制。承之以入。以復歸於古三代之遺。要而論之。上古學校。以德行道藝爲鵠。中古以經術文學爲鵠。至近世一化而爲仕進之法門。再化而爲粉飾太平之長物。但其間直接間接。發達文學之功。固屬不少。而最有力者。尤數科舉之制。

第四章 文學與科舉

中國自古爲專制之國。天子一人之心。常有左右天下人思想之力。而國民亦自懸懸於勢利功名。若出其天性。以出入臺閣爲無上之光榮。萬目睽睽。皆集中於天子一人之好惡。上所擅之爵。出於口而無窮。下以欲得之私。應其求而曲赴。故一代文學之盛衰。升降恒於此焉。卜之班氏。所謂利祿之途。使然者非耶。而假其道者。實惟科舉。

科舉之制。始於隋。胚胎於漢。蓋爲防銓選失人。登庸不得宜而起。三代以前之用人也。首德行。次才能。虞廷載采。九德爲先。成周賓興。三物爲本。法制雖簡。考覈綦詳。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唐虞之制也。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姬周之制也。逮至後世。法令滋多。巧僞日甚。竊名之士。起而塞夫賢路。貪利之徒。趨而入於權門。夤緣之風。請謁之俗。率天下而披靡矣。漢興郡國選舉之制。而賢否難知。情僞不明。至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之謠。魏立九品中正之制。而愛憎由己。毀譽徇私。月旦之鄉評。究難期於公正。故至於隋而建進士之科。至唐更增秀才。明經。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之目。亦時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科舉之制。濫觴於漢之賢良對策。文帝舉賢良對策者百餘人。而鼂錯爲高第。武帝舉賢良對策者亦百餘人。而公孫弘。董仲舒爲舉首。下逮宣成。世修賢良文學之舉。而匡衡。杜欽。谷永。杜鄴等。皆以賢良對策登庸。暨至東漢。又於賢良文學以外。加徵孝廉。茂

才明經有道等科。雖不無濫竽之客。謬廁賢書。究之文學之發達。未始非因此而昌其
骸也。

自科舉之制行。微材薄伎。皆得榮進之路。縉紳發軔。一由科目。世之英偉卓犖之士。莫
不役心於記誦詞章。聲病帖括之中。舉天下之才。悉牢籠於科目。不由其道。雖以周公
之才。孔子之聖。未由得位。一應科舉。則禱祝窮奇。可躋顯要。故奔名噉祿之士。擔簦履
屨。不遠千里。老死都門而不辭者。良以場屋之伊優。爲人爵所從出也。科舉所得之材。
其德行抑次於古之鄉舉里選。又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唐以來科目雖多。而爲舉世所趨重者。莫如明經進士二科。明經試墨義。進士試詩賦。
而進士爲尤貴焉。當時至尊爲白衣公卿。或稱一品白衣。雖儒術漸衰。而開元天寶間。
詩道則推爲極盛。常供百世之典型。至宋熙甯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
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自是韻文忽衰。而經術復興。降至宋明。參酌唐
之詩賦與宋之經義。以八股試帖取士。滿清入主中華。循其制而不革。而其流弊所及。
轉相模勒。日趨浮薄。先儒之義學。晦蘊於餽飭之勦說中。而平治之大經大法。蓋無有

過而問焉者。昔之詩賦。猶費考索。推聲病。而至時文。則空疏不學之人。皆得以依式爲之。宜人才之日卽於消乏也。夫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之常也。科舉之造影響於文學界。蓋比於學校尤巨。

第五章 文學與儒釋道三教

世謂中國無宗教。佛教傳自印度。道教起於後人之依附。儒教主於治術。與宗教精神迥殊。然考之上古。最崇祭祀。固亦多神教者也。其所謂神。決非如後人之想像。愜恍無憑。蓋視爲冥冥中之主宰。以爲超立於人間以外。對於人而操吉凶禍福。生殺予奪之權者。若詩書曰天。曰神。曰帝。曰上帝。曰昊天。曰昊天。皆是也。

古傳記所指上下神祇。爲數甚多。大如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雲雷山海河嶽林澤丘陵墳衍。小如竈奧門戶道井中雷。上爲祖考之靈。下至羽毛鱗介之屬。靡不以爲神。而有祭祀之禮。由其類而大別之。不外天神。地祇。人鬼三種。而所爲祭之目的。第一在求福祿。第二在去禍災。第三在報本酬恩。故國有大事必祭。天子將出必祭。有水火必祭。有癘疫必祭。有災異必祭。其在堯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皆

臨時致祭。所以求福去禍也。其他定歲年或一次或數次。若郊祀禴祠烝嘗之類。皆有定期。所以酬恩祈冥福也。

古者民神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以爲神降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少昊之世。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顛頊受之。以命重黎。使復舊常。無相侵黷。唐虞以降。代修勿闕。然以德勝祿之說起。始漸略神而重民。及周之衰。禮樂廢。諸侯大夫頗騖功利。意在和民神而受之福。而民事爲尊。聖如孔子。不語神怪。敬而遠之。智如鄭僑。以謂天道遠而人道邇。偶有及者。特假之以輔道德仁義之用耳。於是儒家所襲於古來多神教者。惟存敬天尊祖二義。愈以發揮其實踐之精神。去宗教之性質。日遠迺其後。雜以陰陽主運之論。蹂以仙道之談。亂以讖緯之說。神之名益襲玩而不可信。上古神教始失其傳。而佛教道教爰代之以興。

儒教佛教道教皆起於秦漢以後。中國數千年之腦海。蓋簸揚於此三大思潮中。而其影響於文學之力最大者。首儒教。次佛教。次道教。三教之精神及教義。非本書之範圍所屬。姑置不論。茲惟就其事實之大略舉之。夫儒之字始見於周官。儒之名粗立於孔。

子而儒之教始揭。樂於孟氏與楊墨並爭。漢武以還。旗幟大張。舉天下莘莘學子。自幼孕育於儒教之中。以六經論語孝經爲學問之淵源。故達而在上。則兼濟天下。求實現其積年修養之儒教主義。窮而在下。則獨善其身。或託經世之大志於不朽之盛業。或出其修齊之要諦。傳於天下後世。故歷代之詩歌文章。其屬儒教思潮之發露者。實占十之七八。

然文學之士。不遇者多。負其坎壈不平之氣。往往流於奇激。逸出常軌。遁而爲釋氏之徒。而世主中。又或有厭儒而好道者。或黜老而佞佛者。南北朝之間。佛教之勢力。蓋已推倒儒教。屈伏道家。梵經譯譯之盛。與四聲反切之發明。其有功於文學者甚鉅。而讚揚銘幟之文。至於文學界別樹一體。自是以後。儒釋兩家。互相師友。其關係日益接近。唐代詩人之喜融佛理。宋學者之陰取釋氏。其有資於佛教者。比道家爲多矣。

老莊以道家鳴。猶六經之支與流裔也。自戰國時。燕齊海上之方士。喜爲迂怪。乃有服食補導。飛昇變化之術。漢興以來。兩派合流。接同取似。淮南王安之徒。究心道術。始稍稍以其說附著之。老莊既爲鴻烈解。復創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方。

然劉歆著錄分列道家。方伎不以相混。以其源本異也。其後言道者復雜以陰陽五行之談。參以風角星算之法。於是而有太平清領書出。郗鑿之屬相與崇之。而符籙之誕妄以起。老子遂被推爲祖矣。故張角以奉事黃老。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疾。而有黃巾之亂。張脩爲太平道。持九節杖爲符呪。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而有張魯之米賊。至魏伯陽參同契更倡爲煉養之說。葛洪張道陵寇謙之陶弘景輩相望而出。至唐號老子書爲道德真經。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并各加以真人之號。開元以後設元教科。道教之標榜於茲大定。流及後蜀杜光庭輩。依仿佛氏更製爲經論科儀。於是黃庭太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丹藥奇技符咒小數。莫不歸於道家。綜其流而言之。蓋清淨一說也。服食一說也。煉養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其爲術也。雜而多端。而爲有識者鄙夷亦益甚。朱子曰。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三教之於文學。儒教爲其根本。佛教以時羽翼之。而道教與文學。其關係頗爲疏遠也。

第六章 文學之分類

文學之分類。原屬於文學研究者之職分。非文學史所宜深論也。惟古今文學變遷之形。至爲繁賾。不略舉之。轉無以見文學史之範圍。自來言文者尙矣。茲不取繁稱博引。特以文者。謂以程序的。連綴字句。著爲篇章。用達吾人之意者也。故自文之廣義言之。圖表譜牒。科條簿錄。何莫非文。自文之狹義言之。必意主爲文。而後可以文論。三代以上。卽學卽文。孔子曰。則以學文。顏淵曰。博我以文。則指學術言之也。曰辭達而已矣。曰修辭立其誠。乃就文字言之也。是後世之所謂文者。孔子之所謂辭矣。夫惟三代文學無分。故六藝諸子。一切爲文。無不可也。兩漢以後。文學始分。六藝各有專師。而別爲經學矣。諸子流派。益歧而蔚爲子部矣。史導於尙書春秋。而史學立矣。文章流別。分於諸子。而集部興矣。經史子集。四部別居。其流彌繁。而統視爲文學。可乎。世益進化。學益分。科文學之疆域。當畫其界。而與歷史學等觀。不得謂獨操諸學之原與論理。數學同量。故廣義言文。自歸無當。經話史策。所由與律歷卜筮命相之詞等。實之於文學之外。而獨以論辨記序傳狀碑志詩賦贊頌等爲文也。昭明之爲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事

異篇章於諸子。則曰不以能文爲貴。二者不以入錄。雖其中不免自背其例。然分科發達之意。蓋幾及之。洵明達之論也。後世言文學者。大都於此取裁焉。

凡一事就種種之標準。得爲種種之分類。文學亦然。由形貌上言之。得別爲韻文。無韻文。而無韻文中。又可分散文。（一曰古文）駢文。就實質上言之。得別爲記事文。論理文。叙情文。記事論理。概屬無韻。叙情之類。有韻爲多。華質之分。此爲表的。然孔子贊易。象象雜卦之屬。用韻。文言。繫辭。說卦。序卦。及尙書大禹謨。伊訓。禮記曲禮。禮運之文。亦間有用韻者。然非不質也。詩經周頌。如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諸篇。無韻。而漢人樂府。亦有不用韻者。然非不華也。至於論理。記事。叙情三者。尤相錯綜。難可犁別。不過自大體上觀之。爲近是矣。

後代文章彌繁。因事立名。多不可紀。曰策。曰詔。曰令。曰奏。曰書。曰疏。曰序。曰記。曰跋。言文體者。所宜辨之。茲殊不暇及也。惟其中所宜注意者。或以爲東漢以下。始以有韻無韻爲詩文之別。截然爲二。而文日以衰。而吾以爲散語駢體。爭衡亦非文之極。則夫文。主明達。苟副所求。形貌之純不純。不必問焉。可耳。

第七章 文學史上之時代區畫

自湯武創征誅之局。劉項興草澤之師。天道好還。或數十年而一變。或數百年而一變。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學術文藝。亦若同時告一起訖。而自有其特殊之精神。天然之界畫。然事以久而後變。道以窮而始通。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其所損益者微也。秦燔詩書。漢汲汲修補。惟恐不逮。其所剏獲者淺也。六代駢儷。沿東京之流。北朝渾樸。啓古文之漸。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欲私淑孟莊荀韓。以復先秦之舊也。元之姚虞。明之歸唐。清之方姚。又祖述韓柳歐蘇。以追唐宋之遺也。此因襲之說也。揚子有言曰。事異世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祖述堯舜者。不必如唐虞。孔門三千人。不必如仲尼。願學先秦之文之唐宋八家。不必同律。模擬漢唐之詩之明七子。不必同王。此變通之說也。會其通而觀之。似纏繞於復古之繭。決其流而舉之。亦自蛻化於新樣之蛾。

本因襲變通之跡。以分文學史上之時期。固有可以稱情而得者。然其間關係究難判然。茲爲參酌斯意。就歷史上之天然界畫。便宜上別爲四期。第一期唐虞以後至秦。曰

上古文學第二期自漢訖隋曰中古文學第三期自唐訖明曰近古文學第四期前清以來曰近世文學吾國學術導源唐虞發達於周末而摧滅於嬴秦秦實收束上古以來文學者也。故起唐虞終秦由漢至隋於學術以缺獨立思想爲其特徵於文學則異乎周秦始趨於技工之研究駢儷文五言詩尤爲發達而隋祚之短收束漢以來之殘局恰與秦同其閏位故中古起漢訖隋唐宋詩文異於中古元明附麗無所發明故以統於近古有清一代集其大成考據詞章無乎不盛兼之歐學東被發萬古之奇獨稱近世信無異言。

學術界之時代觀與文學界之時代觀不必一致韻文界之時代區別與無韻文之時代區別亦有不同試以學術言之唐承漢魏之訓話而爲保障似不宜與宋之理學比而附於陳隋之尾爲適而自文學界論韓柳起而振興古文沈宋出而創制近體則以居宋元之首爲宜以韻文界言之漢魏之詩形貌實質似殷周者少而啟齊梁之聲調自當冠於晉宋之前而以無韻文論漢魏之文似晉宋者少而得先秦之風格者多似當接於周秦之後故謂學術界之第一期始唐虞而終於秦第二期始於漢而終五代。

與文學同其始。不同其終也。第二期始於宋而終於明。與文學殊其始。同其終也。而以
前清二百七十年間爲第四期。則文學與學術所同然矣。

第二編 上古文學

第一章 概論

中國上古之文學。主於北方。民族以發揮實踐的思想。其教之被於後世。釀成國民特色者。猶足與歐西比隆。蓋上古漢族之所占領。以黃河爲中心。而漸拓殖於南北沿岸。五帝三王之際。王化之所及。主在河邊。而未達於江南。舜之德化。漸始有苗。文王之風化。不越江漢。成王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義取羈縻。勿絕而已。故吳壽夢以前。未通中國。楚不與岐陽之盟。足知中國政教。未曾實被於江南。而一溯夫上古之初。彼生長風雪。關河之裏。目不睹明霞散綺之色。耳不聞千里鶯啼之聲。百年之人生。惟目擊此滔滔之濁流。莽莽之曠野耳。其地質。則第四世紀之水成岩也。其風物。則荒寒洪大。地味之所宜。黍稷菽麥。四種耳。天似穹廬。蒼蒼然垂於四際者。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極耶。若夫夕陽黯淡。垂影關中。嶺樹低迷。隴流嗚咽。旅雁度寒雲。羸馬嘶古道。寥廓蒼涼之景。至今猶昨。且黃河之水。來從星宿。其長也。二千五

百哩。經流之面積。占七十萬方哩。秋冬之時。大氣乾燥。其水半涸半澱。滲爲砂磧。颯颯之風。來自窮髮。黃塵湧洞。千里常昏。而一朝汎濫。則大浸稽天。舉數十萬之生靈。幾億萬之財產。秋風振籜。一掃而空。即後世治水術精。猶不堪其苦。而況於人智未開。草昧初啓之世。若是乎。以浴於天然之惠者。少。期欲以人爲勝天然。以感於天然之美者。少。故嘗於人道範圍內。運躬行實踐之功。此北方文學。所以於理想界。鮮遑遙自適之風。於現實界。常發見人間行爲之標準也。詩三百篇。大抵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實踐倫理之下。表彰其思想感情。書百篇。皆以道治平之政事。堯舜三代之政治史也。易斷人事之吉凶。所以開天下之愚。通天下之志。亦開物成務之道。然則燕趙多悲歌之士。感時泣事。鄒魯多仁義之人。溫重敦厚。何莫非緣於地理之影響。歷史之留貽。爲北方思想之發顯者乎。

唐虞三代之文明。一載之於尙書。堯舜以前。無可徵信。百家所稱。其文不雅馴。以人文進化之理推之。而證以後世學者之說。要爲人智未開。庶績未熙。民蠢蠢然。各安其堵。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飢則含哺。飽即鼓腹。百年老死。不相往來。老莊稱太古無事。曰至

德之世者是也。雖然。唐虞之人文發達。決非一蹴可幾。卽黃帝之垂衣裳。監萬國。亦必承數十世君牧之後。其見於載記者。如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非必繼踵而統一天下。其於當代。或爲一地方之首領。一部族之雄長。要皆有助於人文之進化也。

世稱三皇五帝。或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帝。或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或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以少皞。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雖諸家所見各殊。然人文發達之萌芽。正可於此窺其端緒。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不必實有其人。或後世有文字後。假以表三才開始之次序。而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亦不必其人之自名。或以明社會成立順序之稱號。蓋草昧之世。民穴居而野處。凌風雪。漂雨露。未知經始屋宇之利。當其時。有教以構木爲巢。以避蛇蟲之害者。因稱此時代曰有巢氏。民智蒙昧。未知稼穡之道。惟依賴天然之產物。食果蔬蠃蛤。以充口腹。不辦稻粱芻豢之味。方其時。有教以鑽燧取火。化腥臊爲熟食者。因名此時代曰燧人氏。其後有教民結網罟。爲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者。

遂稱曰伏羲氏。教以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使民知耕耘樹藝者。遂稱曰神農氏。此皆以代表當代君牧之勛名。一變社會之原始生活。而發文明之曙光者也。

人生而靜。天之道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凡五色之觸於目。五聲之接於耳。五味之入於口。必不能自禁其好惡之念。或爲愉佚。或爲悲愁。遂發於外而爲言語。爲詩歌。故詩歌者。國民文學之開祖也。試觀彼未開化之野蠻人。亦有歌謠俚諺。可知一國之文學。在太古蒙昧之世。未有文字之先。已有根柢有萌芽。故葛天氏之民。投足以歌八闋。伏羲之時。有網罟歌。以頌開物成務之恩。神農之世。有蜡辭。以讚利用厚生之道。其他黃帝時有彈歌。少皞時有皇娥歌。所謂詩言志。歌永言。發於人心。感物之自然。而不能已焉者。蓋唐虞之人。文發達。聲端於伏羲之畫卦。始明於黃帝之臣頡。尙書以前。亦既有若干之文籍。易之所謂河圖洛書。果出於何世。雖不可詳。而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神農之易。號曰連山。黃帝之易。命曰歸藏。而諸子百家之所稱。世本之所記。竹書紀年之所載。其書雖出自後世。或涉荒唐。或多殘缺。要必確有所見。能如楚倚相及周史職所

掌而未經。涇滅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然則唐虞以前。有若干之書。明矣。

第二章 唐虞文學

唐虞之文明。非復昔日三皇時代之比。昔之衣樹皮木葉。裹鳥獸之皮者。今則絲麻布帛。垂衣裳而五采燦爛矣。昔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者。今則上棟下宇。有堂有室。有門牆矣。昔之死者不葬。舉而委之於壑者。今則有葬祭禮。齊疏之服。飭粥之食。君民共之矣。昔之各地有首領。成割據對峙之形。今則中央集權。天子五歲一巡狩。諸侯每歲朝覲述職。朝廷設九官。地方分置十二牧。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矣。故堯舜之時。天文氣象之學已開。以璿璣玉衡觀測天象。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歷象日月星辰。而於文學最有關者。則爲音樂之進步。命夔典樂教胄子。至令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和神人。舞百獸。亦足見當時文明之程度焉。

八閩網罟之歌不傳。而皇娥白帝。說者謂出王嘉僞撰。其事近誣。其可信者。獨有康衢謠。擊壤歌。股肱元首歌。爲韻文之最早者。如股肱元首歌。其辭雖甚單簡。而內容則聖主賢臣互相戒飭。其欲樹國家百年大計之意。躍如也。其歌三章。章二句。每句一韻。雖

以四言成句。而句有戔字語助。其實三言也。湯之盤銘。實胎胚於此。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已亡。不復睹上世之文華矣。而唐虞之二典三謨。猶足知其風神渾厚。今觀其文。雄大而質實。簡潔而勁拔。無意求工。而一字一句不苟。此固由於氣象之雄渾。亦其時代敦樸。尾少助詞。故其文簡勁。試通覽典謨。用也矣。與耶字者絕無。而戔字之助詞。亦止一二見。詩歌主音節。故多於語尾綴助字。用以調和音響。而言論則非同於歌詠。故典謨記載。多四字成句。少語助詞。此可知上古之言語簡樸。而文章之技巧。亦足觀者。

要之詩歌之發生。在文章以前。而詩歌之進步。甚為遲緩。唐虞之際。猶有穉氣。而文章之技能。已具長足之進步。故股肱元首之歌。比於詩三百篇。有待於發達之餘地。而二典三謨之文。比於商周之書。不稍見遜色。是唐虞之文學界。無韻文之進步。較韻文為最著。

第三章 三代文學一

塗山之歌已僞。五子之歌又亡。夏后四百年之詞采。蓋莫可考矣。殷湯啓運。其見於載

籍者。若盤銘。若桑林禱辭。思以克己復禮。還天下之大道。自能發興國之元音。傳英主之氣象。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章三句。句三字。惟以一字爲韻。前世無其例。後世未有比也。黃帝之輿几銘。夏禹之筮簋銘。皆已湮沒不見。爲後世銘文之祖者。實推此盤銘耳。惟以比於武王之盥盤銘。湯之高古。不如武之豐腴。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憂勤之中。而重以危苦之情矣。

桑林禱辭。見於荀子。爲後世祝辭之權輿。其辭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此亦與股肱元首歌。同爲三言詩。每句加與字之語助詞者也。及殷周鼎革之交。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採薇歌。箕子朝周。過殷之故墟。傷宮室壞。遍生禾黍。作麥秀歌。以發其纏綿悱惻之情。而音節之諧。和。非復昔日質直之比。抒情詩之源。乃以益暢而開。三百篇六義之風。歷史家謂抒情詩常先於敘事詩。以觀中國上古文學。又何莫不然。反而思之。彼敘事詩者。其韻調不必諧。其體製不必整。而抒情詩。則因人文既進。思想大開。感物興懷。足饒情致。故其發爲歌。

詠者。常覺柔婉。見諸辭藻者。美於形容。此三百篇之詩。所以皆可入樂也。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三百篇者。實姬周一代之英華也。蓋周以詩歌者。爲政治得失之反應。發於人情天理之自然。故其視詩歌也甚重。太師掌於王朝。樂正以教國子。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以下列士獻詩。巡狩之際。則使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知民所好惡。詩人以之爲叙情之具。王者以之爲爲政之資。學官以之爲教育之科目。此當時詩歌所以極其隆盛而流行於天下也。

三百篇詩以黃河爲中心而屬於中國北方之文學也。十五國中周南召南王檜陳鄭在河南。邶鄘曹齊魏唐在河北。幽秦濱涇渭在河西。其疆域不越今河南陝西山西山東四省之地。皆當時教澤之所被。先王禮樂之遺。其詩皆對於人事之變。王道之缺。以自寫其真情。而要之於無邪之思。故能溫柔敦厚。衷乎性情之正。大序所稱發乎情止乎禮義。實爲貫穿三百篇之真相。國風好色而不淫者。以禮爲節也。小雅怨誹而不亂者。以義爲制也。是故叙青春男女之愛。則樂且有儀。聘夫婦決絕之詞。則怨而不怒。刺時政之非。則哀而不傷。頌德化之美。則正而不諛。此三百篇所由富於文學之趣味。

與道德之教旨也。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故自其性質言之。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自其體製言之。賦者陳事直言。比者假物言志。興者託物興辭也。有四始焉。關雎之亂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古詩稱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煩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上探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總爲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然後禮樂得自此可述。蓋自平王東遷以後。巡狩之典缺如。采詩之制全廢。紀綱頹壞。王化就溷。情性失中。是非莫正。吟詠之事。多不可爲訓。孔子慨時政之日非。乃取古詩而刪存之。以備王道。浹人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孔子以之爲達政專對之要塗。詔弟子。教伯魚。皆殷殷以詩爲意也。

三百篇韻法。有每句一韻者。有間句一韻者。如衛風伯兮之篇。

一 伯兮。芻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 二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 三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 四 焉得讒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第一章一句一韻。前二句用仄韻。後二句用平韻。第二章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爲韻。後世七言絕句韻法也。第三章及第四章以第二句第四句爲韻。後世五言絕句韻法多用之。其他韻法雖間有不同。大都以此三種爲三百篇通則。

三百篇詩以四言爲定式。然亦長短錯落不拘。振振鷺于飛。三言也。漢郊廟歌多用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五言也。後世古近體詩用之。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也。樂府亦用之。交交黃鳥止於桑。七言也。被用與五言同。胡瞻爾庭有懸鶉兮。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言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也。後世歌謠之章稍見之。

第四章 三代文學二

三代之文章存於尙書。自孔子轍環不用。以周室微而禮樂廢。遂乃討論墳典。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芟夷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

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遭秦燔滅。漢興。濟南伏生。僅得二十八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曰。今文。尚書。其後孔安國。得孔子壁中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與今文比較讀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用隸體寫定。計五十八篇。曰。古文。尚書。遭巫蠱亂。未立。至後漢傳者相繼。古文尚書始大行。永嘉亂後。溷滅幾盡。東晉梅賾。復稱得古文尚書。由是與今文並行。至唐陸德明。爲作釋文。孔穎達奉勅作傳疏。蓋無疑古文之爲僞者。自宋吳棫始倡異議。至清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八卷。條分縷析。博引旁徵。千古疑獄。一朝冰釋。自是以後。若惠棟。若江聲。若孫星衍。若王鳴盛。若段玉裁。皆繼踵力攻。而古文之聲價。不可復振矣。今舉三代文學。惟以今文爲據。

夏有禹貢甘誓二篇。湯有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周有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篇。顧比於唐虞之文。無甚進步之跡。而三代之辭氣嚴厲。與唐虞之風神渾穆。則稍有間矣。卽以三代之文較論之。亦不無升降之感。甘誓湯誓牧誓同。

一誓衆出征之辭也。而啓以天子之位。討叛伐罪。故內無慚德。其辭斷制有威。湯以臣放君。內有所疚。故威厲之中。而有宛轉之意。武繼湯征誅之局。恬然而無所慚。故其數紂之昏暴。而毫無所辨護。是故其事同。其境遇不同。而其氣象亦不同。文章根於思想。思想變於時勢。孕於地域。三誓之所以異。其撰者時爲之也。

三代之文學。概爲貴族文學。當時之文章家。要皆立於要路。禹貢甘誓。作於夏之史官。而亡其名氏。殷之作者。前有伊尹仲虺。中有咎單伊陟。後有微子箕子。伊尹所作。有汝鳩汝方伊訓肆命。祖后太甲訓。咸有一德。仲虺作誥。咎單作明居。沃丁伊陟作咸。艾太戊。原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箕子作洪範。周初文章。周公召公。芮伯。榮伯。畢公。伯冏等。皆錚錚者也。周公於武王時。作牧誓。金縢。成王時。作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無逸。立政。周官。召公於武王時。作旅獒。成王時。作君奭。芮伯於武王時。作旅巢命。榮伯於成王時。作賄肅慎之命。畢公於康王時。作畢命。伯冏於穆王時。作冏命。綜觀殷周二代之作。以伊尹周公爲特多。不獨其功業爛然。卽其文章已煥乎不可及。已。惜存於今者寥寥耳。

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猶詩經之有六義也。典者典冊尊閣之義。記堯舜之德教。可爲後世常法也。謨者嘉謀嘉猷之義。言禹皋陶益稷等。獻替贊襄之道也。訓者誨導敎迪之義。敷奏諫說之辭也。如伊尹之於太甲。是誥告也。曉諭臣下之辭也。誓約也。約信於士民也。命令也。戒飭臣下之言也。是六體者。非必有一定之形式。自其大端言之。不出詔令奏議二種。而於其歷史上觀之。唐虞之揖讓。變而爲殷周之放伐。卽典謨之渾厚。變而爲訓誥之嚴厲也。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瀨瀨爾。周書噩噩爾。韓愈氏亦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蓋虞夏之渾厚。蕩蕩如水。殷周之嚴峻。巍巍如山。前者無磯激之態。後者饒鬱勃之觀。要其辭氣森嚴而不可犯。崢嶸而不可攀。則幾於一焉。是亦古人性情之懇樸。有以致之。後世如王莽蘇綽之模仿。無其質前襲其貌。無怪其矯誣而猥濫也。

文至於周盛矣。而周公旦實爲一代文豪也。尙書所載之外。所爲歌詠亦多。於風則有若東山。於雅則有若常棣。於頌則有若時邁。又繼其父文王所演之卦辭。而作爻辭。以窮其變。開後世論理文之先河。損益前代吉凶賓嘉之禮。作儀禮。記六官之官屬職掌。

作周禮。爲後世史志通典通考等之權輿。六藝爲周之舊典。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後世之文明。首功於元聖矣。

第五章 春秋戰國文學一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子思嘗以告衛侯矣。實足代表春秋人士之性情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蘇秦嘗以說六國矣。實足發揮戰國人士之意嚮也。自壓弧輿謠。龍蔡作蠶。平王始東遷雒邑。諸侯力政。相禽以兵。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外假仁義。陰懷吞噬。壇坫之場。藉爲干戈之地。尊王之義。飾爲非分之求。於是射王中肩者有之。問鼎之輕重者有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春秋時代之形勢也。國無常君。士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或爲合從。或尙連橫。弱肉彊食。劣敗優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戰國時代之形勢也。

周之文學。醞釀於成康。從容於春秋。橫迸於戰國。譬之黃河。始源星宿。曲折奔流於龍門砥柱之間。而汎濫碎渾散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於海。故三代文學。不過時代精神之反映。有如平湖之水。呈優游滉漾之觀。至周末而才智之翹秀者。皆風涌雲沛。各樹

論說聚黨徒。改制立度。思以一己之思。易天下而安宇內。茲舉其原因。主於上者有二。主於下者有二。

(一)官守之散失。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織析備矣。法具於官。官守其書。易學於春官。太卜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六藝皆周之舊典。學者所習。不越官司典守。自周衰而太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自師擊以下八人當從鄭玄說爲周平王時人。班固以爲紂時人。朱熹以爲魯人。皆非也。老子棄史職而西出關。重黎失守而爲司馬。是非官失其守之表見者乎。王章禮樂之官。師放而不具。逸在草野。始各以其所習聞之道傳。百家于焉。蠡起。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家之敝者。是也。

(二)封建制之破壞。周鑒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以蕃王室。幽厲之後。中央集權。漸以陵夷。封建之制。因而瓦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疆弱之爭。始形。兼并之事。迺肆。時君世主。各務求賢以自輔。或枉駕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生王之頭。

不若死士之壘。照乘之珠。不敵干城之將。思想解其束縛。言論得以自由。但求富彊。無所拘忌。未嘗有若太公之戮狂。孔子之誅少正卯者。故士得以信其舌而奮筆。抵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二)世卿制之頹廢。三代封建。官人以世。至春秋猶存。故魯有三家。鄭有七穆。齊有高國。晉有六卿。雖以孔子柳下之聖。不得執政。歷聘無所容。而三黜於下位。世卿之制爲之也。七雄馳逐。務在強兵并敵。而從橫長短之說興。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畫半策而縉萬金。或開一說而帶六印。或解草衣而攘相位。或起躑筮而爲上卿。天下之聞其風者。益爭自淬厲。思所建樹。是故門閥破而人才得平等之途。橫議起而諸子標新異之論。

(四)社會交通之頻繁。知識以參驗而精。聞見以自封而陋。孔子稱聖。周遊列邦。季札名賢。歷聘上國。周之盛也。關市有譏。假道必告。行李往來。累於復傳。移徙居住。苦不自由。周衰其制遂弛。而眠者以起。靜者以興。幾如脫韉之鷹。飛翔自在。上講術。民之術。下懷擇主之思。暮楚朝秦。背齊適晉。人材之交互。學術之短長。形焉。足迹之

所存。邦治之良。臨見焉。其參觀互證者宏。故其發爲論議者。莫不有牢籠宇宙之概。
(五)流派競爭之激烈。因列國之競爭而需人才。於是學者間之學說思想。亦自
角異鬪新。負固不下。以博取當世之功名。有一出奇制勝者。卽有一人從而辨駁之。
期凌駕乎其上。臧三耳之論。大九州之談。堅白異同之辨。合從連橫之策。儒之剽墨。
孔之詆老。百家並起。論難相尋。眞理由此出。文學自此盛矣。

春秋。衰世也。戰國。亂世也。春秋之世。猶尊禮重信。至戰國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之世。
猶重王室。至戰國不復言尊王矣。春秋之時。猶重宗姓氏族。至戰國不復言門閥矣。春
秋之時。聘問宴饗。猶賦詩言志。戰國則不聞也。春秋之時。猶有赴告策書。戰國則無有
也。故春秋時文學。其辭氣溫厚和順。有雍容揖讓之風。至戰國周之制度全壞。其思想
極爲活潑而自由。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國
語。萎靡繁碎。眞衰世之文。其時語言議論如此。宜周室之不振也。亂世之文。則戰國策
是也。

第六章 春秋戰國文學二

東遷以後之周。競爭之社會也。匪惟國際。智士鬪智。勇士鬪勇。辯士鬪辯。學士鬪學。春花怒放。蝶舞鶯歌。此爲春秋以後之特色。是故競爭心者爲活躍飛動之原因。生進步發達之結果者也。

孔子曠世之聖人也。老子亦絕代之偉人也。孔子主唱仁義孝悌之道。老子鼓吹虛無自然之道。皆及感化於百世之後。而一爲儒教之祖。一爲道教之祖。此春秋時代之偉觀。中國四千餘年之歷史上。所由最有光彩也。孔子之門有子夏子游曾子子思。皆傳仁義之道者也。及孟子出。攻異端。闢邪說。以闡明孔子之道。是爲仁義派之大宗。老子之流有關尹子鶻冠子列子。皆傳虛無之道者也。及莊子出。以奇肆之才。荒唐之詞。衍無差別之論。是爲虛無派之大宗。其餘墨子唱兼愛之說。楊子唱爲我之說。申子尙術。商子尙法。慎子尙勢。荀子唱性惡。非毀子思孟子。韓非喜刑名。罵倒仁義惠愛。皆爲一世之才俊。特樹一幟。高自標榜者也。鄧析禽滑釐。宋鈞尹文。彭蒙。它囂。魏牟。以及天口之田駢。談天之騶衍。雕龍之騶爽。炙轂過之淳於髡。堅白之惠施。公孫龍。盜名之陳仲史。鮪。皆隱然爲一敵國。互相頡頏者也。中華歷代之學術思想。要皆胚胎於此時代矣。

察春秋戰國之思潮。可分爲鄒魯派、陳宋派、鄭衛派、燕齊派、四種。鄒魯派標榜仁義。孔子孟子爲其中心。陳宋派。一曰荆楚派。以鼓吹虛無爲旨。老子莊子爲其中心。墨翟宋經許行陳相。陳辛爲其支派。燕齊派。務爲空疎迂怪之談。騶衍騶奭淳於髡田駢接子爲其中心。鄭衛派。一曰三晉派。唱道法術者也。鄭申不害衛公孫鞅趙慎到韓韓非爲其中心。鄧析惠施公孫龍魏牟等爲其支派。而細別之。則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農家、詭辯家之分。

中國之風土氣候。有南北之差。故學術及思想界亦有南北之別。顧種別雖有四。而要其歸實。惟孔老據南北地位正相對抗。其他皆出入於此二派之間。墨家者流。其貴儉同乎儒。兼愛近乎道。合南北兩思潮者也。法家者流。原本道德之意。亦先王之所以明罰飭法也。故禽滑釐學於子夏而爲墨家。莊周學於田子方而爲道家。陳相學於陳良而爲農家。韓非學於荀卿而爲法家。莊子稱孔子之徒曰北儒。孟子稱陳良爲楚產。孔老之勢力。一盛於北方。一盛於南方。而居其間者常爲之左右也。故孔子於齊魯衛。所至皆被矜式。而至宋而畏。至陳蔡而厄。入楚而警惕於接輿。擲揄於沮溺。風刺於荷蓀。

丈人而兼愛爲我之說。神農想像之言。願亦見擯於孟氏。此非地方風尚之各殊者乎。

第七章 春秋戰國文學三

春秋戰國。言論最發達之世也。文章極隆盛之秋也。而亦詩歌不振之時代也。故春秋以後之詩。非若周初之溫柔敦厚。而有興觀羣怨之致。孟子所謂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之觀於文學界。亦可云破其真相。韻文衰。散文盛。思無邪之詩亡。而經世之著述始繁。

春秋戰國之詩歌。楚狂接輿之鳳兮歌。見於論語。莊子。孺子滄浪之歌。見於孟子。松栢歌及易水歌。見於史記。其他魯有孔子去魯歌。龜山操。獲麟歌。及成人歌。齊有甯戚飯牛歌。景公投壺辭。萊人歌。吳有申叔儀佩玉歌。伍胥漁父歌。晉有士蔣狐裘賦。優施暇豫歌。鄭有輿人誦。宋有城者謳。築者謳。戰國時。齊有攻狄謠。穰田祝。趙有趙人謠。鼓琴歌。魏有鄴民歌。楚有三戶謠。大抵俚歌童謠之類。能嗣響三百篇者絕少。獨屈原荀卿上嫡風雅。於處士橫議之秋。發詩人溫厚之旨。倏然南方文學之精粹。儼乎後世賦騷之開祖者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纒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屈原以曠代逸才。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漢志序詩賦爲五種。而列屈原賦爲第一。陸賈賦爲第二。孫卿賦爲第三。雜賦爲第四。屈原言情。孫卿敷義。陸賈隨高祖爲說客。其賦雖不可見。而與朱建嚴助諸家類從。蓋縱橫家恣肆之流亞也。雜賦之中。兼收成相雜辭隱書。不特江海物色鳥獸之作。亦後代連珠韻語星卜占繇之濫觴也。章氏學誠所謂賦家者流。猶有諸子遺意。卓然自命一家之言者矣。第屈原賦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亦入於賦。則不特有韻之文可通於詩。卽無韻之文。凡其鋪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也。自漢代宣帝時。徵能爲楚辭者。而劉向復集屈原宋玉所作爲楚辭十五卷。後漢王逸又作楚辭章句。於是屈宋之賦。世稱楚辭矣。離騷本楚辭之一篇。而昭明立名曰騷。以宋玉劉安之辭從之。劉勰秉其意。亦以辨騷與詮賦分立。後世相沿。統名楚辭爲騷。號曰騷體。此其流別爲實繁矣。賦本出於詩。而漢志以詩歌後於賦。文選以賦冠於詩。劉彥和亦以辨騷先乎明詩。因源流之倒置。又可知風尚之重輕也。

文至於戰國而體備矣。試以文選諸體徵之。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諉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辯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而其開後世二大箸述之門者。前有左氏丘明。作春秋內傳。以緯經。雖以正弟子之異言。而體變尙書。義歸記事。是爲後世編年史之祖。後有公羊高。穀梁赤。同出子夏之門。各作傳以發明春秋筆削之義。繼孔子序卦之意。而大暢故訓之源。是爲後世說經文之祖。

昭明有言。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然文主於意。義麗乎辭。柳子厚所謂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

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故綜戰國諸子之文而論之。大氏儒家重實際。其文多平實。道家主想像。其文多超逸。法家尚深刻。其文多峭俊。縱橫家尚詞令。其文多般衍宏放。其他墨家之文質。名家之文瑣。農家之文鄙。略其大體。要其精神。究非後世文士所可及。而其間尤推孟莊荀韓左屈六家。孟軻之文如長江。莊周之文如大海。荀卿之文如湖水。韓非之文如溪流。孟文以理爲主。以氣遣之。以才輔之。莊文以才爲主。以氣行之。而假理以文之。荀子以理爲主。以辭文之。而氣不足以運之也。韓子以氣爲主。以才輔之。而情不足以暢之也。故孟文以閎肆勝。莊文以瓌奇勝。荀文以博麗勝。韓文以矯健勝。至左屈二子。與孟莊荀韓取徑各別。左主敘事。屈主敷辭。左淳蓄而嫺雅。屈情深而文明。後世言文品者。此六家幾盡之矣。

第八章 秦之文學

秦負其虎狼之力。削平天下。崇尚法治。金戈未熄。狐火旋鳴。警警短祚之間。不過過渡。

之引線。無甚文學之足稱。惟李斯以其雄鷲之才。緣儒入法。而當時文學之實權。又在
其一人之手。故彼一人之文學價值。卽秦一代之文學價值。試觀彼文學上之功績與
文章上之技能。變大篆而爲小篆。省繁重之書法。俾趨簡易。上恢蒼頡史籀之緒。下開
程邈王次仲之先。闢文字上之新紀元者也。語其文章。諫逐客書之辭藻瑰麗。有過其
師。勸督責書之文意精覈。視韓非無遜色。韻文如泰山之罍。碣石會稽。瑯琊。諸刻石。蒼
勁峭質。後世碑銘之祖也。

秦之文學。略不必深論。而其關古今一大變革者。則在其君相之大一統主義。始皇雄
毅之主也。旣平六國。懲封建之弊。而矯之以郡縣。懲兵爭之禍。而銷毀其武器。鑿游學
之紛擾也。而謀思想之統一。見秦以法術致累世之強也。而自習於深刻。故讀韓非之
書而喜也。使趙高傳胡亥而不謂非也。斯之學出於荀卿。學其師而不得。而思索力又
不及韓非。乃竊非之說以迎合始皇。終以成秦刻薄之治。斯奏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
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

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出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於是焚書坑儒之禍起。而古代文獻之自由研究。歸於廢滅。五光十色之學職。悉收拾於李斯一奏之中。

秦之焚詩書。令學者以吏爲師。卽其所以統一天下之政策也。三代之政。卽事卽學。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詩書禮樂。掌自司成。春秋教之以習其事。冬夏教之以誦其辭。故舉禮樂而詩書亦賅其中。古詩魯可合樂而范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禮可賅書之證也自孔子刪訂詩書始播諸民間。至秦并取而燒之。專以藏於博士官。亦何嘗非復古之意哉。章學誠謂以吏爲師。亦道器合一。官師治教。未歧爲二之至理。其悖於古者。惟禁詩書耳。則猶有未盡也。吾以謂秦既悖古。抑又悖今。秦尊法術爲至道。詩書藏於官與周同。而不以

教人。乃代以法令。此其悖古者也。詩書既散播民間。漸染成習。秦乃欲迴已成之勢。而返之樸愚。此其悖今者也。嘗試論之。禮樂。詩書。相表裏。而爲精神者也。自禮樂缺。而實質始壞。詩書缺。而形式徒存。孔子序詩書。習禮合樂。苦心以遺之。至戰國而實質盡。至秦火而形式又盡。蕭何入關所收圖籍。僅秦之法令耳。而博士所藏。竟灰於項羽之一炬。夫始皇之統一學術。與漢武之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其用意何嘗不同。惟因施行之手段。有積極消極之殊。而立政之方針。有儒家法家之異。致今後之人。悉以爲始皇罪。是猶朝錯削地。而受東市之誅。主父推恩。而獲四遷之賞也。

學。而至於秦。戰國思想活動之一大結束也。亦學而至於秦。漢以後。思想略開。一新生面也。因六經之燔滅。學者搜殘討漏。獲簡策如得至寶。奉古訓如守金科。益反助尙古之習矣。兀兀窮殫於章句訓故之學。而經生專襲儒家之號。遂益小其範圍矣。海內既一。橫議道息。門戶之爭。非復曩時。學派之交。更多接觸。故陸賈楚人也。而習於儒。蓋公齊人也。而好夫道。張良受書於黄石。賈誼受業於吳公。儒合於陰陽。而爲讖緯。道合於陰陽。而言神僊。縱橫家者流。納而還之於辭賦。如陸賈。朱建。嚴助。吾丘壽王。主父偃之

皆。倫。以。儒。而。兼。蘇。張。之。辯。者。也。蓋。思。想。統。一。之。養。成。原。難。期。之。於。短。促。之。時。日。以。武。帝。之。表。章。儒。術。而。漢。家。制。度。仍。以。霸。王。道。雜。之。而。儒。術。之。彰。明。至。東。京。而。始。效。故。漢。初。風。尚。戰。國。之。影。響。也。武。宣。之。政。秦。代。之。留。貽。也。明。乎。秦。之。治。古。今。學。問。文。章。升。降。之。大。原。可。得。而。知。矣。

第三編 中古文學

第一章 兩漢文學總論

白帝滅赤帝興。餘閏之搶攘。王者之驅除也。季資於羽。秀資於莽。鼎祚斯建。炎精重輝。四百餘年。久而後絕。後之言政者。號漢治爲近古。言學者。尊漢學爲名高。言文者。舉漢魏爲能事。以之方於殷周。則有純駁之不同。而儼於唐宋。實有厚薄之不相若也。蓋言文學。而至於兩漢。誠古今之一大樞機。兩漢之文。樸茂雄深。典皇喬麗。譬之山尊雲鬪之象。宗彙藻火之觀。在有意無意之間。得天地自然之氣。文質彬彬。洵足貴也。明之學者。矯而效之。陳車戰於騎射之場。側太羹於侯鯖之錄。無適時用。斯爲悖耳。

漢魏等稱。魏從於漢。其名雖一。究有東西之殊。欲明異同。不可不畧舉兩漢之政治學術。西漢疆理。則兼師夫周秦。立政則雜採夫王伯。先聖之微言大義。不盡澌泯。周末之諸子百家。猶有餘派。故人才之興起。斑斕不醇。精深不一。光武以太學諸生。繼武帝遺軌。而表章經術。明章繼起。獎飾有加。東京儒風。蔚矣其盛。制治之道。雖仍郡國。敷政之

人多屬經師。庶幾三代之隆矣。然外戚放恣。閹宦乘權。終以弱亂。儒先學子。則急於溫故。而畧於知新。穿鑿五經。老死故籍。支離破碎。安已毀人。拘謹之行。高雄武之氣喪。此則中於儒懦之弊也。

蓋前漢學者所求在意。東漢則恪守章句。前漢之文。多出自家錘爐。東漢則時有剽竊模擬之迹。前漢之文。多莊重簡古。東漢較典麗整瞻。前漢接迹姬嬴。有豪放雄宕揮灑自由之風。後漢俛仰揖讓。有局促自守之度。故董賈揚劉之湛深經術。勝於賈鄧之煩猥也。相如子雲之恢張喬宇。多於張蔡之藻麗也。崔駰之達旨。遜於東方之客難。而崔寔之政論。不及賈誼之政事疏也。朱穆之崇厚論。似可儼路溫舒之尙德緩刑。而荀悅之申鑒。不及朝錯之賢良策也。臧洪之答陳琳書。可敵楊惲之報孫會宗。而班固之漢書。不及司馬遷史記之跳盪也。班彪之論王命。可比蒯通之說淮陰。而王逸之九思。不及劉向九歎之愴惻也。

抑猶有憾者。兩漢之學。局於儒術。始統一於西京。漸收功於東漢。當武帝之世。寶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文學經術之士。務黜黃老百家之言。衛綰王臧。以儒術進。申公轅固。

以碩學徵董仲舒出而議興大學。公孫弘用而請設博士弟子員五十人。由是儒學大顯。六經章明。百家之徒。漸以耗落。自一方言之。武帝統一人心。爲守成令主。可匹羅馬之君士但丁。董仲舒尊師明道。爲儒家功臣。堪比釋氏之馬鳴龍樹。惟本學術上之發達言之。則有局於褊狹之模。型一泓之水。澄之易清。萬頃之陂。揚之不濁。百家罷黜。儒生獨擅其宗。無異端雜說之相形。失辯難攻詰之活動。因而學術上之比較。選擇競爭。去其用。變通之域小。枯槁之色。早。周公孔子之夢。自爲糾繞。東漢學者之所以敝也。亦卽我國學術不振之大原也。

第二章 漢初文學之狀況與高祖之遺謨

三代蓄養之精英。發洩於周末之角逐。智者騁其詐。辯者馳其說。武夫奮其兵。謀臣構其略。風馳電駭。霧散雲披。思想疲於奮興。腦漿亦爲乾涸。此在老莊無爲之教。燕齊迂怪之流。方且厭現世之苦痛。尋快樂於玄虛。况重以暴秦之酷烈。益令人煩冤而無以息肩。焚書坑儒之禍未終。而劉項之逐鹿復起。泯泯焚焚。么麼日甚。文學之事。殆無可言者。漢初干戈粗定。始除挾書之律。雖有潤枯槁蘇涸轍之觀。然大病之後。難以遽起。

務爲休養。僅能綿一縷之生息。萬難鼓舞活力。再呈昔日之鉅觀。而况高祖之謀。又詘未遑及此者乎。

劉季一亭長耳。以大言嫚罵之身。一朝際會風雲。亡秦踣楚。終開四百年之基。爲漢高祖。是亦有天授焉。故語其爲人。豁達大度。有武略而無文德者也。善將將而洩溺儒冠者也。以馬上得天下。欲以馬上治之者也。過魯而祠孔子以中牢。未必中心崇拜。不過藉以收天下之人心。善陸賈者。非心悅夫詩書。以其有口辯耳。用酈食其者。非歡迎夫儒生。取其爲說客耳。喜叔孫通者。非知規復古禮。使其曲學阿世耳。所收皆梟傑之才。從龍多屠販之輩。四皓逸於野。兩生不肯行。其誰與追經國之本原。發郁郁之盛業哉。漢初社會之心理。既如彼。高祖之經營。又如此。故老莊甯靜之學說。得逞其勢力。考其原因。殆有三種。時勢之所趨。已有自然。披靡之勢。而鄒魯派之主義。既見斥於高祖。鄒衛派之政術。二世敗亡。實驗上之效果。極少。其崛起而摧枯朽者。又多爲南人。素被老莊思想之漸染。蕭何之畫一。曹參之不擾獄市也。張良之受書。漢志太公列於道家陳平之陰謀奇計也。婁敬之和親匈奴。老子卑弱之術也。陸賈之家居極欲。莊周養生之意也。民有

寧壹之歌。家慶更始之樂。清虛之理想。蓋通上下而流行者矣。然無爲退嬰。原一時之催眠藥。與人動性相反。久用之則且致害。故至武帝。乃去休息。而一努力於事功。

第三章 文景時之文學

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傾側搶攘於呂雉之間。劉氏不絕如綫。文景繼統。相承以恭儉。皆喜黃老。不好辭賦。又所與爲輔相者。皆高帝時逐鹿之武夫功臣。如陳平、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劉舍之屬。蓋無意於文治之業矣。在野之儒。如伏生、申公、轅固。皆年八九十餘。抱殘守闕之經生耳。在朝如衛綰、萬石君、父子、田叔、孟舒。直不疑、周仁、張敖之徒。號爲長者。季布、欒布、袁盎、鄭當時輩。夙喜任俠。蓋未嘗有一深計國家組織之大本者。黃老無爲之思潮。適以成漢君臣苟安之習。此賈誼所爲怒焉憂之。而繼之以痛哭也。

文景朝之文學者。前有賈山。後有賈誼、鼂錯。山受學祖父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所著至言。雄肆之氣。噴薄橫出。可追李斯諫逐客書。漢初之文。此其著者。王應麟謂山之才。亞於誼。其學比鼂錯。爲粹。此自儒之立脚點論之。若其辨理精覈。實不及錯。故文景間作者。實推誼、錯二子。而其學行亦甚相近。誼學於吳公。以能通百家書。年少而

爲博士。大受文帝之知遇。錯學於張恢。治申商刑名之學。以智辨而爲太子家令。甚得景帝之寵任。誼欲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因草具儀法。錯亦更定法令。抑損諸侯。誼之應對。常屈諸老先生。錯之寵幸。至傾九卿。是二子者。皆急功名。年少有爲之士也。故使錯居誼之地。必受絳灌東陽之讒。誼當錯之境。亦難免袁盎申屠嘉之妬。後人不察。愛買生之秀才。而惡鼂錯之隋直刻深。不知錯所更之法令三十章。皆誼之志而未逮者。致令年少之賈生。無罪而謫死於長沙。英邁之鼂錯。爲君國而見侮於東市。悲夫。

賈鼂。二子不惟學行相同。而其文章亦相伯仲。賈之過秦論。積貯疏。與鼂之言兵事疏。實邊勸農疏。爲魯衛也。鼂之賢良對策。與賈之治安策。相匹敵也。結構之雄大。筆力之遒勁。未易軒輊於其間。而或者謂誼之學純於錯。而其文特深於情。是大不然。錯之學不若誼博。而才實過之。同一謀匈奴也。誼疏而錯密。同一勸農本也。誼粗而錯精。以文學者之資格論之。雖曰誼有惜誓。弔屈原。鵬鳥諸作。以紹原玉之風規。而錯無之。然此不過爲境遇之產物。易地以觀。錯亦未始不能爲也。要之二子之文。生氣勃勃。誠兩漢文苑之英。後代惟蘇氏父子庶幾近之。

第四章 武帝時之文學極盛一

漢興六十餘年。武帝出而經綸天下。登庸人材。揚威武於四垂。開文華於一世。羣士嚮慕。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其餘不可勝紀。故武帝時代之武略。不惟超邁秦皇。卽其文學亦金聲玉振。集漢家之大成。此爲西漢文學之極盛時代。究其原因。概如下三種。

(一) 社會之富厚。文章之盛業。太平之產物也。漢承衰周暴秦之敝。生民之禍已極。

天下初定。戶口裁什二三。米至石五千。

較平歲穀石三十約實百倍

民無有蓋藏。自天子不能具

醇醪。而將相或乘牛車。社會之凋敝。蓋可見矣。此如大病之後。精銷骨立。痿厥不可復起。經文景休養生息。勸農桑。薄賦歛。寬刑罰。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及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賈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物質既已豐富。社會又已堅定。而後思想

乃得暇豫。精神愈益發舒。致力於鋪張揚厲之事。以求其肉體實感之樂焉。舉天下遂相放於淫侈。而寫其景況。狀其時運者。實爲辭賦。所謂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者也。文章爲人心之聲。亦爲實物之影。故觀其文。足知其時代之精神與物質。而况辭賦一事。尤出於縱橫家侈陳形勢之遺。用之解說。則有上林七發。用之符命。則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則有荅難解嘲。故文景間黃老之流行。由於大亂疲極之影響。武帝朝文學之極盛。由於文景富庶之養成。

(二)君王之好尙。上有好者。下必甚。君主一人之好尙。每轉移天下風俗於無形。况有爵位以寵之。利祿以餌之。則其興也自暴。惟關於當時在上者之提倡。須分二方面觀之。(甲)中央之崇尙。(乙)侯國之倡導。

甲中央之崇尙。武帝篤好藝文。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讀子虛賦而善之。從枚舉使奏賦。擢用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徐樂。嚴安。東方朔。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或見任用。或被親幸。或畜俳優。帝亦自善辭賦。漢志有上所自造賦二篇。今存者有秋風辭。

瓠子歌。李夫人賦等篇。而與梁孝王以下二十五人倡和爲栢梁臺詩。與淮南王安爲報書往來。召司馬相如等以競勝。此可知當時風尚之蒸蒸矣。

乙侯國之倡導。漢初藩國之制頗大。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賢才不得志於中央者。每從諸侯遊。而侯國之材。超於漢廷。貫高田叔諸人。廷臣無出其右。景帝不好辭賦。相如免從孝王。蓋以此也。武帝以後。諸侯地削權損。而人才不足言矣。故漢初諸王承戰國養客之習。而其力又能招致士。喜就之。其著者。楚梁。淮南。河間。四國。楚之文學。以詩爲中心。初元王交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而申公爲詩最精。始爲詩傳。號魯詩。交子郢客。亦受詩於浮邱伯。諸子莫不讀詩。郢客襲位。仍敬禮父執。穆生。申公等不衰。及王戊荒淫。穆生去。申公被刑。韋孟作詩風諫。亦去位。梁之文學。以辭賦爲主。孝王以景帝弟。招延四方豪傑之士。羊勝。公孫詭。入爲謀臣。鄒陽。枚乘。莊忌。司馬相如之屬。皆爲門客。孝王嘗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爲賦。枚乘作河柳賦。公孫詭作鹿賦。鄒陽作酒賦。公孫乘作月賦。韓安國作賦不成。鄒陽代作之。而相如子虛賦。亦著於此時。淮南文學。鼓吹。老莊主義。安以

博辯善爲文辭。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與其客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入世號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別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劉向所獻枕中鴻寶苑祕書是也。今所傳者。獨內篇。號淮南子。高誘謂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揚雄謂其文一出一入。字字百金。武帝甚愛祕之。其君臣之作頗多。漢志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二篇。此可知其盛矣。河間文學。則鼓吹儒教。主義獻王德。夙好儒術。實事求是。以金帛求善書。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聘求幽隱。修興雅樂。山東儒者。皆從而遊。其與淮南王安所招致。率多浮辯者異矣。又以此見孔老之教義。其所占被之地域。各顯特色。歷漢六七十年。猶顯著也。

(三) 鄉學之發達。人才出於學。學術出於師。古今無異致也。自孔子卹師儒之局。學者相與承之。教育之權。禪在草野。參觀第一章秦雖易之以官學。然二世而絕。禁令弛焉。漢興。蕭何草律。學童宜諷書九千字以上。而所得不過史書之流。博士具官。亦

非庠序之事。成德達材之任。端賴之於師儒之育成。田何、伏生、浮邱伯、申公、轅固、韓嬰之倫。各以其學教授。徒衆甚盛。故賈誼以治左氏傳稱。王臧、趙絳以通魯詩顯。兒寬以治尚書用。董仲舒以賢良進。公孫弘以春秋相。匡衡以善齊詩宦。彬彬文學之士。要賴之於草野儒生之講學焉。郡國之間。如文翁之教化蜀郡。修起學官。弟子大盛。始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屬。

第五章 武帝時之文學極盛二

武帝之於儒術。本非其好也。而儒術緣之而興者。則以其雄才大畧。性好辭賦。有以投之。綜觀上三原因。而知文學克極其盛。亦更觀武帝之爲人。與其時之制作。而後知文學愈臻其盛。

武帝好大喜功之人也。故內興土木。外事四夷。巡遊封禪神僊諸事。相緣而起。辭賦本雕蟲之技。靡麗之容。盛於外形。侈於物質。故自投其侈心。適於發展之運命。而所爲文章。儒術者。蓋其性既不與清靜無爲相容。又適輔以寶嬰、田蚡、王臧、趙絳。以設明堂。興太平。合其張皇文物之心。公孫弘以春秋治獄。緣飾以儒術。投其深刻急治之欲。不然。

果真好儒也者。魯申公何以罷歸。董仲舒何以疏黜。故知儒術之復興。不過假其好動之一念成之也。

儒術之興起。原無關於文學之要害。治經本儒術之一部學者。多指經術即儒術陋矣。然因是而文學益

資以發達。置五經博士。天下郡國皆立學官。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斐然多文學之士。又數詔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發策問。對策婁百餘人。拔其異者。或令參與樞機。或爲郡國守相。自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益靡然鄉風焉。又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而漢之文章。至是大備矣。

辭賦之興。至武帝時而充其盛。至武帝時而備其體。亦至武帝時而造其極。觀於漢書藝文志。序賦爲五種。而武帝時人之所作爲極多也。揚雄之校獵。班固之論都。子虛上林之前導。傅毅之七激。張協之七命。七發之開先也。崔駰達旨。張衡應問。根於東方之蒼難也。王褒之四子講德。阮籍之論大人先生。本於曼倩之非有先生論也。劉安招隱。東方七諫。標楚辭之風。柏梁聯句。蘇李贈答。開五七言之祖。相如之弔二世。贊荊軻。

哀弔頌讚之遺也。枚臯嫚戲。方朔詼諧。隱書說部之流也。故謂文體備於戰國者。不過
猶敢其端。參觀第二章第七節謂文體備於武帝時者。實爲盛呈其變。以武帝之豪邁。故其君
臣間活潑明快。而無怯弱卑屈之風。有驕奢而無淫柔。有壯麗而無纖綺。比之魏晉以
後。蕩而流於靡者。不同日而論矣。故當時文學。於典皇鉅麗之中。自饒樸直之氣。如賦
家所揚厲。大抵校獵游仙。稱符頌聖。直與其好大喜功之心相符。故文亦揮斥磅礴。無
娒娒之觀。後之人既無縱橫之才。復少雄大之氣。而或世運艱虞。際會屯蹇。則有俯仰
其身。世感愴流宕已耳。文章爲時事之寫影。思潮之托形。周末諸子之光芒。至武帝而
方斂。漢族功業之彪炳。至武帝而大張。故其文之闢大雄邁。爲獨造其至。

第六章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武帝時文學之士甚多。實以司馬遷相如二人爲巨擘。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好
書。學擊劍。慕蔣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口吃而善著書。以獻賦爲郎。遷字子長。龍門人。
少受學其父談。又從孔安國問尚書故訓。從董仲舒受春秋。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
江淮。北涉汶泗。過梁楚以歸。嗣其父爲太史令。作史記一書。

司馬相如者。漢代之詞宗也。所謂賦。天籟也。神化也。賦中之聖。而非所語於彫蟲篆刻之倫也。前有宋玉。景差。賈誼等之賦。而不及其雄大。後有揚雄。班固。張衡等之賦。而不敵其疎雋。故揚雄稱之曰。長卿之賦。非自人間來。神化之所至也。而相如自論其賦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乃得之於內。而不可傳。洵甘苦有得之言矣。自詩賦分體。椎輪晚周。荀况。屈原。別子爲祖。宋玉之徒。繼別爲宗。下此兩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由荀卿別派者。賈傅而下。湛思渺慮。具有屈心。相如多愉。數典搜文。乃從荀法。賈遵軌而未殊。馬恢拓而善變。才實駕前賢而上之。如使孔氏之門用賦也。賈氏升堂。相如入室矣。

司馬遷。絕世之文豪也。讀伯夷。屈原。管晏。孟荀。貨殖等傳。叙事議論。錯綜離合。變化無迹。有龍飛鳳舞之觀。可謂文中之聖也。讀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樂毅。田單。藺相如。李斯。淮陰。侯等傳。如幽燕老將。馳突於山河之間。左右前後。所向莫不如意。可謂文中之雄也。讀老莊。魯仲連等傳。使人縹緲而有遺世獨立之思。可謂文中之仙者也。讀刺客。游俠。季布。欒布等傳。使人決眚怒目而有輕死之志。可謂文中之俠者也。遷之

前非無太史而有遷之才者。甚希。遷之後史家紛紛。而如遷之能文者實少。故史記以前有左傳國語國策楚漢春秋等。而不如史記之大成。史記以後有兩漢三國晉以來二十三史。以及雜史別史。要不如史記之文字一一生動而疏宕有奇氣。蓋遷多愛之人也。故其文熱血橫迸。多恨之人也。故其議論悲憤鬱遏。若以儒教之家法繩之。誠不免揚雄所謂不與聖人同是非之嫌。而以歷史之眼孔觀之。變易編年。創爲紀傳。冠冕羣倫。師法百代。實有如劉子元所稱才學識三長。而邀鄭漁仲之欽賞。即以文學之價值論之。自來文人學士。孰不仰爲空前之傑作。絕後之至文者乎。

試觀相如之性行。雖好擊劍。究非意氣感慨之士。而浮華柔媚之詩人。也。其客遊梁也。爲欲與鄒陽枚乘之輩鬥才華。旣以子虛賦見知於武帝也。猶以爲諸侯之事未足觀。更爲天子游獵。見武帝之好僂而美上林之事也。又爲大人賦之靡以張之。至使飄飄而有凌雲之意。知武帝之好虛美也。死時猶留封禪一書。以啟其侈。故當宦遊不遂。至乃要結王吉。欺卓王孫。騙取文君。買酒舍。辱身滌器。以釣卓氏之資財。及其事宦。又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因饒財之故。遂淫於聲色。而有消渴之疾。故其爲文多虛辭濫。

說雖歸引之節儉。實勸百而風一也。

相如之性格。雖乏高潔之致。而其賦規模闊大。實於韻文界獨放異采。蓋以天賦之才。而又深於文字之學。漢志小學有凡將一篇。苦心慘澹。故漢廷無與比倫。漢志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今存者。於田獵則有子虛上林。於神仙則有大人。於戀愛則有美人長門。於哀弔則有哀二世。於符命則有封禪文。局度之開張。詞藻之瑰麗。氣韻之排宕。興趣之淵涵。實爲獨得之妙技。眞千古之絕調也。其他如諫獵。疏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以賦手爲散文。誠不免有綿麗少骨之感。而造語典雅。色澤濃厚。不愧爲賦聖之作矣。

再考遷之性行。則反乎相如。而爲意氣慷慨之士也。思父談臨死之遺言。而銳以論著。自任感李陵之事。而爲剖辯其冤。及下於蠶室也。家貧旣不足以自贖。而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暴肌膚。被榜箠。獨抑鬱而無語。腸一日而九迴。念先人則汗發沾衣。恥苟活則恨欲引節。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則忍無限之苦痛。包無窮之憤懣。著書百三十篇。奮其身以當五百之運。深於情。故多愛。激於氣。故多憤。此遷性行之特

色也。

遷之性行如此。遭際又如此。而又自少喜遊。周行天下。曠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以養其氣。故其文特稟姚跌蕩。得之於悲歌感慨者尤多。其論事也。不屑屑尋常成敗之迹。而獨窺其原。不蹈襲迂儒之成規。而獨觀其奧。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其即所謂正易傳繼春秋者乎。遷之文實於漢散文界爲獨超其凡。殆所謂文家之王都也。漢志亦載司馬遷賦八篇。或曰司馬遷以文爲賦。司馬相如以賦爲文。遷賦今不傳。無可考知。然以其文善用奇觀之。亦必極變化之能事矣。

司馬相如外。當時之能賦者。尙有嚴助、枚皋、東方朔、朱買臣、莊葱奇、吾丘壽王諸人。而能與相如抗衡者。實唯枚皋。皋乘之子。武帝召爲郎。與嚴助、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並被親幸。相如常稱疾避事。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戲以故得媒。躡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爲文敏疾。受詔輒成。故篇什獨多。司馬相如工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亦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揚雄嘗論之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則用枚皋。廊廟

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則用相如。臬雖善。究不敵相如矣。司馬遷以外。當時之以文章鳴者。儒家則有董仲舒。縱橫家則有嚴助。嚴安。徐樂。主父偃。而仲舒之文。筆勢寬緩而少精采。嚴徐等之文。則縱散而鮮盤屈。似未足與躋龍門之絕嶮。

第七章 郊祀歌十九章與古詩十九首

古詩皆可合樂。周衰。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以九歌等篇侑樂。九章等篇抒情。塗轍肇分矣。經秦之敗。樂亡。譜失。漢初有魯人制氏。但能記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過沛。作風起之詩。令僮兒歌之。命曰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爲房中之歌。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房中曰安世樂。而西京雜記謂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則樂府實始漢初。武帝時。增天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立樂府。郊祀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於是樂府之名始備。樂歌始專。而詩始暢。韋孟風諫。蘇李贈荅。無名氏十九首。古詩體也。郊祀歌。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樂府體也。較然兩體不可合併矣。

自漢立樂府而後。樂府之體始盛。然其所采。不復甚辨風雅。而雅頌通歌。鄭夾漈所謂樂之失。自漢武始矣。但較其大體。亦得分爲三。安世房中歌。詩中之雅也。郊祀等歌。詩中之頌也。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詩中之國風也。而風體爲尤發達。魏晉以下。郊祀宗廟。則有特製。其外雖名樂府。而不必施之樂也。劉勰以謂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惟不過取樂府古題。相與詠歌。或爲之辭。或擬其體。此固樂府之別支。然與古樂章異矣。唐人有作擬古爲多。而絕句尤爲擅場。杜甫白居易之流。則又風詠時事。以共采詩之遺。亦俗所稱乖調也。宋之詞。金之北曲。元之南曲。莫不如此。暨至明季。李西涯作詩三卷。自題爲樂府。而不諧金石。不取古題。又非若歌詠時事之漢人歌謠。與夫杜陵之新題樂府。而意寄詠古。直是有韻之史論耳。命曰史讚。或詠史詩可也。而亦謂之樂府。則樂府與詩之流別。有變而相混之勢矣。馮鈍吟區樂府之流派爲七種。亦可加李西涯之體爲八焉。(一)制詩協樂。(二)采詩入樂。(三)古有此曲。倚其樂而作詩。(四)自製新曲。(五)擬古。(六)案衍古題。(七)杜陵之新題樂府。(八)咏史樂府。前二者樂府之權輿。後六者則樂府之旁支也。雅頌之音。後世鮮作。而風體爲獨殷矣。

樂府之體。漢時爲盛。藝文志序歌詩二十八家。凡一百三十五篇。而傳于今者甚尠。今通兩京可指名者。如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司馬相如等所造及匡衡更定之郊祀歌。班婕妤之怨歌行。蔡邕之飲馬長城窟行。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嬌嬈。蔡琰之胡笳十八拍等。其爲無名氏者。如廬江小吏妻。雞鳴陌上桑。鼓吹饒歌曲。相和曲。瑟調曲。平調曲。清調曲。雜曲等。大抵音節蒼涼。文情樸茂。無意於工而自工。而其尤具特色者。則廬江小吏妻一篇。凡一千七百四十五言。爲古今敘事詩中之最長。而有精采者也。

古詩十九首。漢代五言之冠冕也。非一人一時所作。玉臺新詠。以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等篇。皆枚乘作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篇。爲傳毅之詞。又其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則其辭兼東都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並題曰古詩。編在李陵之上。其詩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不必奇騷之風。驚險之句。而漢京諸古詩。皆在其下。五言中方員之至也。

五言之興遠矣。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重謠。近在成世。然萌芽略具。體格未全。孝武愛文。塗徑始曠。枚叔發軔於前。蘇李踵武於後。三百篇亡後。此其嗣音也。或者以戒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蘇子瞻之徒。乃竟以蘇李贈荅之詩爲僞。則未免誣矣。枚乘不著其名。難可定爲信讞。五言肇祖蘇李。古今咸無異辭。鍾嶸謂其源出楚辭。文多悽怨。沈歸愚稱其意長神遠。後人摩倣不得。今觀其詩。豈六朝作者所能模擬乎。

要之古詩十九首。與蘇李之詩。不特爲兩漢之神品。亦實千古之絕作也。詩之盛。蓋至漢武時而極矣。亦越東京。氣格漸下。梁鴻五噫。情激而促。張衡四愁。體小而俗。班固之寶鼎白雉。流於平衍。趙壹之秦客魯生。近於狂蕩。惟秦嘉留郡贈婦詩。和易感人。然去西漢渾厚之風。亦已遠矣。

第八章 小說之發展

劉歆七略。列小說爲第十家。而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

是亦與采詩之官。同爲敷政布教之一助。萌芽於戰國。而發達於漢武之時。今就藝文志所載。出於戰國時者。若伊尹說、鬻子說、務成子、宋子、黃帝說等篇。而出於武帝時者。若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待詔臣安成未央術、虞初周說等篇是也。

有時君世主之好奇。而後策士逞迂誕之說。有海市蜃樓之倒景。而後山東多方士之譚。自齊威宣、燕昭王、秦始皇、以好大之心。而迎之以談天雕龍天口之辯。韓衆、盧生、徐市之徒。故伊尹、割烹之說。百里奚、自鬻之言。齊諧志怪之書。黃帝神仙之事。如雲而起。競依託以相高。憑想像以構異。好事者之爲。齊東野人之語。轉相豔稱。周於閭巷。故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然則小說之興。其源皆自人心好奇之一念成之也。而此尤適於武帝之世。故小說家爲獨多。如虞初周說。至九百四十三篇。張衡西京賦曰。匪惟玩好。迺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班固自註云。虞初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今其書雖遺佚不可知。旣屬方士。其與黃帝說。同爲迂誕必矣。

怪力亂神。小說之所託始也。至於漢。則且加淫猥之一體焉。漢代小說之存於今者。凡

八。而關於神仙者。則海內十洲記。神異經。洞冥記。漢武內傳。前二書傳爲東方朔所著。而漢志不錄。疑爲東漢人依託。洞冥記一卷。郭憲所撰。要皆祖襲山海經而來者也。至漢武內傳。則與穆天子傳同科。記武帝齋戒見西王母。愛神仙不老之術。西王母原西荒蠻種之名。神仙之說起。乃附會爲女神。隨侍女降自霄漢。與武帝相見。文體尤與今小說近。舊稱班固作。不足信。其關於雜述者。有西京雜記。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武帝時事。舊謂劉歆作。唐志稱葛洪撰。陳振孫斷爲不出於洪。或又以爲班固。胡應麟曰。考其文。頗衰穢。不類孟堅。殆六朝之作也。此類後世頗發達。如唐之開元天寶遺事。朝野僉事。宋之宣和遺事等。皆是要其體原於周考青史子之類也。

其關於淫嫖者。有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二書。胡應麟分中國小說爲五。一曰志怪。二曰傳奇。神仙譚自當入於志怪中。其描寫男女之情事者。宜攝入傳奇。而飛燕外傳。實其首也。中叙趙后飛燕。與其妹合德宮闈爭寵之狀。漢河東尉佗玄撰。與揚雄同時人。雜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氏。記桓帝選后之事。文辭奇艷。妙極細微。而過於穢褻。後世淫書發端於此。予嘗謂漢代之好尙。在於驕奢。於文體長於敘事。於辭賦宣傳現世快樂主

義之福音。然則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以描寫肉體之美感。相踵而出。何足怪乎。

第九章 昭宣時代之文學

武帝在位五十餘年間。文學極其隆盛。昭帝以後。萎靡者八十有餘載。無復昔日之盛。蓋武帝晚年。以伊周之大任。託之於不學無術之霍光。凡所與共治者。皆厚重少文。而文學上遂生一頓挫。及宣帝承統。又不尙德教。不重儒生。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崇申韓之學。用霸王之道。由是天下治平。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稱爲中興明主。然所用多文法之吏。故其留英名於麒麟閣上者。如霍光以下功臣十一人。皆於文章經術。造詣不深。其可觀者。獨王吉。路溫舒。趙充國。張敞等之上書。醇雅深厚。鬻然經世之文耳。

宣帝不好儒。亦非不好文也。然文學之衰。始基之矣。彼亦嘗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王褒。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帝又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召見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并使得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

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迺復歸。夫辭賦之興。源於上古。鑒物寓意。書詞自警之意。故有風之義焉。詩三百篇。太史所陳。孔子所訂。蓋欲以興王化。達政事。王式所謂臣以三百五篇諫者也。自詩亡而楚屈宋之徒。以從容辭令相高。本諸詩人風諫之義。及至枚馬輩。始以文爲娛樂之具。祛楚太子之疾。復陳皇后之幸。而武帝之好。亦徒馭以侈心。朔皋等又復不根持論。故與司馬相等同畜。以倡優。而古人之志荒矣。然曲終奏雅。猶存風諫於百一。百家之學雖敝。且得彷彿其一二。文與學未離而二也。宣帝修武帝故事。雅好文藝。而目之爲博奕倡優。褒等持祿取容。自居於狎臣而不恥。後此鄴下之遊。齊梁陳隋之世。何莫非以文詞爲般樂。佚遊之具。黼黻休明之飾哉。文與質渙。又與學離。發之於世宗。而暢之於宣帝。古今文章升降之大原。審於此而其故可知也。又觀玉褒所爲。聖主得賢臣。頌斧藻潤色。一以俳優出之。可謂開六朝綺縠之端者矣。

元帝性好儒術。卽位之後。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牽制文義。仁柔不斷。遂啓外戚跋扈之端。開宦官橫暴之弊。孝宣之業衰焉。然經術之士。推此時爲盛。貢禹之循古節儉。奏言風俗書。純粹明密。竊然仁者之言也。匡衡之論政治得失。疏治性正家疏。溫醇爾雅。恬然名理之論也。及成帝以後。外戚之權日重。而王莽復以虛僞博聲望。假恭儉收人心。雖有谷永杜欽。則涖澳依阿。伺王氏之鼻息。雖有劉歆揚雄。則脅肩諂笑。頌巨君之功德。學術文章。祇以供姦佞塗飾諂諛之具。縱有形貌而其精已銷亡矣。不得已而有取焉。其惟劉向父子與揚雄耳。

第十章 劉向父子與揚雄

舉元帝以後之文學者。必以劉向父子與揚雄爲稱首。而劉向之忠直廉靖。比於揚雄之無氣骨。劉歆之破廉恥。不可同年而論矣。向字子政。幼善屬文。宣帝時。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今傳者甚少。僅存九歎一篇。得由此以窺其崖略。而其論述則有說苑新序列女傳。及載在漢書之奏疏封事。可知其全豹。雖然。彼之本領。不在文辭而在經術。故其理想非文學者。寧屬於政事家也。何者。九歎之作。雖得以詩人

論定其技倆。而於韻文之形式步驟。離騷以外。無何等特色之可言。不過讀賢以輔志。聘辭以耀德也。說序新序列女傳之作。似可以文學家決定其地位。而其志則鑒於外戚之專權。宮闈之紊亂。欲爲漢室正紀綱。辨是非。以當人主之法戒也。其他所上書疏封事。皆感於時事之日非。發於忠愛懇惻之至情。而不能以自禁。故雍穆之中。而有嗚咽不平之氣。其爲儒家。在董揚之間。史家在遷固之次。班氏所謂直諫多聞。古人之益友者與。

歆字子駿。以通詩書善屬文。成帝時。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後。哀帝使歆卒父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班氏藝文志所刪存者是也。實爲創始校讐之學。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屢與父辯難。論左穀優劣。及歆貴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諸博士不欲。歆因移書太常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出爲郡守。王莽秉政。使治明堂辟雍。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歷譜。莽篡位。後爲國師。專意諂媚。恬然無愧恥。爲文典雅峻潔。而意氣之雄放。過於乃父。父子二人。皆足扼當時文

學界之風氣者也。

劉向父子。爲北方文學之代表。而與同時對壘。以張南方文學之職者。於向則有王褒。於歆則有揚雄。雄與褒皆蜀人。蜀與漢中同俗。好文刺譏。不殊於楚。蓋自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至於雄而益振。學問文章。方駕天下。雄性好學。不爲章句。博覽無所不通。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澁之思。恬淡寡者欲。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歷仕三朝。沈淪一官。毫無愠色。惟雄不崇氣節。依阿王莽。爲大夫。而劇秦美新一文。尤受君子百世之譏。然其人素非戀戀於勢利者。蓋欲求文章成名。俟知己於後世耳。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然則揚雄者。實西京文學之殿軍也。

雄之一生。實兼詩人。生活與哲學家。生活年四十餘。始自蜀來游京師。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後數上賦。除爲郎。給

事黃門。是五十以前。爲雄辭賦。生活時代。每有所作。恆擬司馬相如以爲式。及其晚歲。始研精於哲理。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以風之。帝反纏纏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象易。草太玄。以推宇宙之原理。又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詆訾聖人。因譏爲法言。破小辯。使階之大道。故太玄法言者。雄一生之精力所在也。

雄之著作。大氏規撫前人。啟後世摹擬之習。或謂雄一生文章學術。直以模擬成身後千載之名。與班固之剽竊。同爲漢代文學之衰頹。今觀其文。雖體有所因。實混模擬之跡。良由其學之邃。見之博。才之高。故能善取人長。而蘇子瞻至譏雄以艱深文淺陋。似不可爲篤論也。司馬光曰。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又曰。揚子雲誠大儒也。孔子歿後。知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光好太玄。并擬爲潛虛。其說雖不免阿好。而雄文奧衍閎深。太玄一書。開哲學研究之祖。其思想之精透。誠可絕倫矣。

故論其學。苟與揚也。大醇而小疵。韓愈氏之說當已。論其文。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一體。以爲辭賦。至子雲。此體極盛。而不因於情。不止於理。惟以辭爲事。六義之變。已甚。三國六朝已降。益崇侈靡。無復六義之存。則祝堯之說允已。

第十一章 光武之中興與文學上之遺謨

王莽盜竊。海內雲擾。光武以謹厚之質。席謳吟之思。龍飛白水。芟夷僭僞。返鼎磨室。復業五銖。蓋以開創之雄姿。而兼守文之令器者也。故馬援一見傾心。而曰關達大度。同符高祖。然高祖豪放。光武敦厚。高祖刻薄。光武和柔。高祖性不好儒。光武學通尙書。高祖安於馬上之陋習。光武能偃武修文。擢用儒雅之士。以抑功臣之跋扈。旌異循良之吏。以制武夫之橫暴。投戈講藝。休馬論道。使從龍之士。喟然一興於學。以定二百年丕丕之基者。實在於此。

王莽之篡國也。學者爭事調附。一時頌莽功德者。至四十有八萬人。名教遺文。掃地盡矣。光武中興。乃大砥礪名節。推獎氣概。以經明行修爲進。退人才之表的。側席幽人。求如弗及。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足加帝腹。上動星象之嚴光。

而放令還山。以至其清。以頭叩楹。流血被面之董宣。而賜錢三十萬。以褒其直。嘉譙玄李業。劉茂。溫序等之高行。或表其閭。或畫其像。或贈以綈帛。或祠以中牢。廉節之修。重於時矣。自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中興以來。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悌弟。順孫之屬。經明章滯。濡培養。故安順之世。雖君后庸懦。而英能咸事。俊乂盈朝。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嵩种。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卽桓靈之間。宦豎方橫。朝政日紊。而碩德繼起。左右支撐。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當世所稱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流。不可勝舉。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蹈義淩險。流血相屬。風聲所扇。婦孺奮興。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者。豈非光武之宏獎氣節。有以致此乎。嗚呼。後漢風俗之美。上轢三代。下駕宋。

明已。

後漢之思想界。儒教之專政時代也。西漢之世。學者承戰國流風。涇渭混淆。時帶霸氣。自光武推隆儒術。繼體之主。增修成軌。凡從政之彥。治賦之選。文苑之材。獨行之士。遠民之倫。大半出自太學。或親炙之名。儒雖光武雅好圖讖。後代學人因而浸染成習。不醇於儒教。然事託先聖。附會經文。固亦牢籠於儒者也。二百年文學。可謂儒家之產物矣。

第十二章 班氏父子

東漢一代。文學之士甚盛。前有馮衍杜篤。中有班固崔駰。後有張衡蔡邕。而實班固父子爲之雄。

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旣壯。博通羣書。天下兵起。衍說鮑永以自衛之策。光武即位。衍等久之乃降。遂見黜。後數以讒毀。不得被用。明帝時。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終廢於家。所著賦誄銘說之類。凡五十篇。其文頗有排衍之致。駢儷之形。比於王褒而更進矣。然氣力充沛。風格道勁。年老失意。故其文頗有鬱勃之觀。杜篤字季雅。大司馬吳漢薨。光

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誅辭最。高帝美其文。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論都賦。班固兩都。張衡兩京。此其鄉導也。其體沿子虛上林。雖辭不甚壯麗。亦自俊雅可觀。東漢文之本色也。

馮衍遺田邑書（節錄）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蠱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

馮衍顯志賦（節錄）

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撻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韻文無韻文。皆詞尙排比。大啟六朝。之涂轍矣。然西漢樸茂之風。猶未卒變者。儒家質直之氣爲之也。而代表之者。厥推班氏父子。

班彪文章氣節之士也。年二十餘。從隗囂避難。嘗爲囂說周秦興亡之理。作王命論。其

言甚剴切。而嘗不寤。遂避地河西。爲大將軍竇融從事。融深愛敬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草章奏。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知爲彪所爲。又雅聞其材。因召拜徐令。彪性沈重有氣概。當天下亂離之際。能直己而不屈於人。意氣浩然。不慕官爵。好述作。嘗潛心史籍之間。以爲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如揚雄。劉歆。陽城衛。褚少孫。史孝山之徒。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乃採摭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此班固漢書所由成也。

班固史才。司馬遷之流亞也。賦家則司馬相如之後勁也。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父彪卒。後明帝使固卒父前業。以爲漢書。固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起元高祖。終於季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實不朽之大業也。後世斷代爲史。託始於此。班氏父子之志事。大都與司馬氏父子相同。然以固之漢書。比於遷之史記。則有創業興守文之別。世之譏固者。以謂始元以前。出於太史公之書。始元以後。取其父彪之作。旣資於賈逵。傳毅。又助以尹敏。孟異。陳宗。而八表及天文志。又爲其妹班昭所續。自作

者無幾矣。依樣葫蘆。盜襲無恥。此未免過刻也。范曄之言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二子信皆有良史之才。爲二十四家之冠冕矣。雖然。以史論遷。史材少。擬始難。故多疏略。固因襲多。範圍短。故甚明密。以文言。遷疏爽。固整鍊。遷毗於陽。固毗於陰。程伊川曰。子長之著作。寄微情妙旨於文學。蹊逕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辭。蹊逕之中。似漢書。遜史記一籌矣。

班固既修史職。兼好辭賦。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效子虛上林而恢張之。雖辭藻不及相如俊麗。然志和音雅。猶見西京遺風也。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蔡范張之時。故亦作賓戲。以自通。雖不若答難解嘲之雋逸。然自淵雅可誦也。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志鬱道滯。并仿離騷。作幽通賦。以自暢。所著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之屬。凡四十一篇。其文大抵有所模擬。且時近於剽竊。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豈所謂才華之士。而自蔽目睫者耶。然其比良。遷董兼糴。卿雲誠足表東漢之文壇者矣。

同時與固齊名者有崔駰。傳毅。崔氏世有美才。至駰而益顯。年十三。通詩書春秋兼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與固並爲竇憲賓客。竇擅權。駰數諫之。前後奏記數十。指切甚。至所著詩賦銘頌七。依達旨酒警。凡二十一篇。班固數稱其才。肅宗嘗歎其頌。而謂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駰亦漢之文宗矣哉。

又世與固並稱者有張衡。字平子。嘗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積思研精。十年乃成。說者謂西京雄麗。足敵蘭臺。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其思立比於幽通。又稍漫衍。南都則流於繁雜。司馬流風。至此又稍降矣。衡所學淹貫。善機巧。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崔子玉稱之爲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洵非過譽矣。

衡之後有蔡邕。爲漢末一大家。邕字伯喈。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生平所著。凡百四篇。而以銘及墓碑爲特長。劉勰曰。蔡邕銘思獨冠古今。又曰。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蓋前賢賦頌。發揚已至。碑銘之類。有待後人。邕更致力爲之。故能盡掩諸家。然亦其才有偏至也。邕多識漢事。被罪收付廷尉。乞諫首刖足。繼成。

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死後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爲當世宗仰如此。

第十三章 東漢之諸子者流

東漢經學特盛。諸子之流派已頽。如鄭玄之徒。視爲小道。恐泥致遠。（見鄭論語註）學者要不過涉獵而止。故其論政闕統系而眇條理。言學務煩稱而鮮獨到。能卓然自命一家者。蓋甚寥寥也。然去浮崇實之旨。以張易弛之教。猶能斟酌損益。若王充王符仲長統輩。其盱衡當代。辨俗匡時。諸子之流亞也。自是以後。其細愈甚。雜而無紀。文集興而諸子無可言矣。

王充字仲任。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譏孔孟尊老子。時有詭激而不純於儒。然自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淫詞日熾。不可勝紀。充生於茅塞瀾倒之後。獨岌然自信。攘臂其間。剗虛黜靡。訂僞斷詐。遏絕詖淫之旨。使不得逞。是豈非特立之士乎。故蔡邕祕不示人。葛洪贊不容口。劉子元植擊班馬不

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有以哉。

王符字節信。性耿介。隱居著書三十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譴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紀昀曰。洞悉治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今觀其文。往往蒼勁有奇趣。似過論衡遠矣。

仲長統字公理。少博涉書記。膽於文辭。後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其書今亡佚。唯本傳中存數篇耳。比於揚董。究有不及。然其文章雄直之氣。則欲上追西京。

此外尚有崔寔荀悅。寔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論大抵崇尚刑名。以救當時虛靡之社會。爲文特票姚。范氏謂量錯之徒不能過之。可概知矣。悅爲獻帝侍講。禁中見政移曹氏。志在獻替。乃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作漢紀三十篇。王鑿曰。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悅

無一言及曹氏。視雄爲優矣。世有小荀子之目。

東漢學風。儒術爲盛。其文學多純整和易。而少偏驚之氣。然已失之碎。謬通方之訓。而好申一隅之說。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誠儒家之敵也。其行文。大率尙排衍而少俊偉軒昂之概。詞賦入駢儷而未成。論理文開其先矣。

第十四章 訓詁學之風行

後漢之文學界。以儒教爲根柢。而儒教之思想界。則以經學爲生活。蓋自石渠講學。虎觀談經。廁身儒林者。大都從事訓詁。盡一生之知能。以耗費於章句。彼其功雖能使聖經光被千載。而於覺醒思想界之大發明。革新文學界之大著作。則未嘗有焉。徒墨守陳編。窮年矻矻。是固承西漢學者之流風。而加之厲。然亦非別無他故也。一代之才人去而雄飛於霄漢。爲幸運之寵兒。氣節之士退而放迹江海。爲處士。爲逸民。而其列籍儒林者。要皆囊螢照雪。孜孜不懈之書生。其遇既飽聞禮教。其性又舒緩和柔。非必有卓犖之姿。蹠弛之概。所由甘老死於古人糟粕之中也。

後漢學者頗多。而述經國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者。如王充王符仲長統諸人。已詳見

前章。其他包咸、賈逵、鄭衆、馬融、許慎、何休、服虔、鄭玄等皆一代經師。代表漢之訓詁學者也。此與文學似無甚關係。然其間接之功。究亦不少。試略就諸人之著述言之。

包咸之學。長於論語。及魯詩。建武中爲郎中。授皇太子論語。作論語章句。賈逵之學。最通左氏傳及國語。爲左氏傳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永平中獻之明帝。帝重其書。令寫藏祕官。後又作周官解詁。鄭衆之學。明左氏春秋及詩易。嘗作春秋難記條例。章帝時爲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馬融性豪放。才高學博。嘗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又嘗著忠經。及春秋三傳異同說。亦善屬文。所作廣成賦。喬麗典。皇波瀾壯闊。有西京遺風。許慎性淳篤。博通經籍。當時稱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嘗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爲揚雄杜林以來所未有也。鄭玄字康成。馬融之門人。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爲訓詁學中之泰斗。何休以春秋公羊解詁名。難左氏及穀梁二傳。著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服虔以左氏春秋傳解有名。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此外趙歧之孟子章句。王逸之楚辭章句等。皆大有裨益於後世者也。

顧當時訓詁學之所以流行者。雖由後漢之思潮。一傾注於儒教。而亦適逢國家承平。累葉無事。儒者得以優游暇日。潛翫藝林。前輩之所遺。又與之以攻究之餘地。訓詁之學。亦時勢之所產生也。然其敝也。傷於繁碎。失之乖析。使人惛然莫得其統紀。王何承之。始以清言說經。開宋儒義理之先聲。此亦儒學腐敗之反動力。使然無足怪者。故觀於後漢文學。漫而不舉。壯而不雄。足以考知大亂之將至矣。

第十五章 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兩漢之殿軍。六朝之先導也。曹操以一世之雄。投身兵馬倥傯之中。收攬英雄。推獎文學之士。一時天下俊才皆集於鄴下。若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皆一世之雋。世稱鄴下七子。以其時當建安前後。或云建安七子。而號其詩爲建安體。七子之於文。咸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徐幹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任事多素辭。雖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圖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孔璋章表殊健。舊爲袁本初書記。故述喪亂者多。元瑜亦筭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翩翩然致足樂也。應瑒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故其文和而不壯。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然亦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此外尙有應璩。楊修。吳質。丁儀。丁廙諸人。皆有聲於時。與七子共爲鄴下之遊者也。而操縱之者。寔爲曹丕。曹植。陶鑄曹丕。曹植。是爲曹操。七子之與曹操。猶宋玉。唐勒。景差之與楚襄。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之與梁孝。襄王。孝王。不學無文。不若孟德之多才多藝。而又重之以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行連輿。止接席。朝夕遊從。未嘗須臾相失。賦詩樽酒之間。弄姿絲竹之裏。故當時鄴下文章。盛於天下。蓋曹氏父子有以致之。

孟德非文學者。然其文學之技能。足以握一代之牛耳。掌鄴下之文壇。故承兩漢四百年之後。而金聲也者。實賴其妙腕。立於六朝三百年之前。而玉振之也者。亦因其靈心。大膽周一身。故其文豪放。如天馬行空。不稍羈韉。英氣薄天地。故其詩雄勁無佻巧纖冶之態。亂世之奸雄。亦文界之怪傑也。蓋操之生性。非篤於情。遽於理。唯驅於滿腔之

霸氣一片之功名心。勇往超邁。以成意外之大業。故其詩概成於咄嗟之間。不假推敲之力。有嗚咽叱咤之風。無風流間雅之致。觀於短歌行。苦寒行。可以知之。其子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繼受漢禪。諡爲文帝。亦能邁志存道。克廣德心。然不及乃翁之雄武。故臨江而歎。自致於文。一變其父沈鷺雄桀之氣。而爲便娟宛約。頗極徘徊俯仰之情矣。其弟陳思王子建。以八斗之才。遭奪儲之忌。雖天潢懿親。而一生坎壈不遇。嘗以詩賦小道。不足以揄揚大義。欲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意氣崢嶸。不似乃兄之褊忌。故其作慷慨雋爽。無子桓柔媚之態。父兄多才。渠尤獨步。蘇李以後。故推大家。昔人稱孟德如驍將。子桓如美媛。子建如貴賓。蓋得其似已。

詩至建安。而古今之風會一轉。思王獨五色相宣。八音朗暢。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爲世文宗。茲舉其變遷之可尋跡者言之。

(一)調 古詩不費思索。子建則起調常工。如雜詩之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秦山梁父行之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皆噴薄而出。刻意爲之。

(二)字 古詩不假烹鍊。子建則用字必工。如公讌詩之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

筌篋引之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使字尖穎。皆經錘鍊而後出。

(三)聲 古詩節湊天然。子建則平仄諧協。如贈白馬王彪之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情詩之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皆音調鏗鏘。微露唐律端倪。

此漢魏之所由判也。等辭賦也。漢之文學主於賦。時一賦詩。而詩未盛也。魏晉文學主於詩。亦時作賦。而賦衰矣。惟魏之詩結體行氣未失。兩漢之舊晉之詩則已爲齊梁之先驅。漸入綺靡之習。此不可不辨也。

第十六章 魏晉之非儒教主義

三國鼎立。以蜀爲正統乎。抑以魏爲正統乎。此歷史上之義例。存而不論可也。茲所論定者。則文學的正統。謂先主續卯金之運。而酌兩漢文學之正流者。不在蜀而在魏。謂孫氏飲建業之水。而濬六朝文學之源泉者。不在吳而仍在於魏。故魏之國脈雖僅五十年。而魏之文學。則掉尾兩京之後。振鬣六代之前。魏之思潮。又一掃兩漢之儒教主義。振申韓之法術。以推轂老莊之玄虛。蔓衍於陳隋而不息。則魏之所繫者大也。并爭

於三國。急烈於當塗。放蕩於典午。其爲狀。殆與周秦之迭擅。漢初之清靜相同。而漢之黃老能用。其簡靜之宗。振儒術以救其敝。晉則相尙以空談。釋氏踵而益亂其流焉。故夷狄相乘而禍亂無已。顧考其致此之由。總因於儒教之廢敗。而時勢之相蕩相靡。有以成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弛之極而欲張。張之極而欲弛。一反一激。適以釀魏晉之政俗。茲爲分三端言之。

(一) 學術上。東漢訓詁之學盛矣。顧從事經術者。舉半生之歲月。而委之於一經。至有白首而未能通者。穿鑿其義。支離其詞。說一堯典。篇目累十餘萬言。不能休明。經之儒。不必懷經世之術。孝廉之士。不必有忠直之行。繁文縟禮之是崇。徒趨末而不求其本。拘文而不顧其用。天下士大夫。蓋已賤禮文之拘細。鄙訓詁之繁苛矣。故夏侯玄荀粲之徒。斥六經爲聖人糟粕。王弼注易。竄以老莊之旨。而學者喜其清新。何晏傅粉。一爲放濁之行。而薦紳爭於曠達。正始遺音。至元嘉而未墜。徒令後之人斥王何於桀紂之倫。誅夷甫於陸沈之後。而拯救末由也。

(二) 政治上。桓靈以來。政衰法弛。吏習爲姦。人安苟且。有識者亟思有以易之矣。

故崔寔苟悅著論斤斤於督責之治。魏武以刻薄寡恩之資。懲漢失而進崔琰。毛玠。陳羣。鍾繇之徒。任法課能以嚴爲治。武侯淡泊甯靜士也。而亦與先主相尙以綜覈導申韓之術。挽西蜀疲緩之人心。斯固出於因病制藥之不得不然也。

(二)道德上。羣雄割據。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武知天下之人才不可拘求於儒術也。於是崇尚躡弛之士。輕視節行之人。峻削嚴迫之相高。士困於督察。人苦於煩苛。激之已極。無所擇而惟其汎濫。思一假息於清虛。司馬氏起而收之以寬。而人心始愈趨於放蕩。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而刑名亦產老莊之風。又况據亂之世。殺戮爲多。易代之交。嫌疑易構。士有憂生之嘆。人懷自危之心。故龐公登鹿門而不返。阮籍託醉鄉而有逃。及至五胡雲擾。人不聊生。六代禪傳。如置棋石。益興短世之慮。自誦名檢之思。而陷溺之人心。幾不可復返矣。

儒學道衰。經世才乏。故魏晉之際。鮮論策家。歷史家。而漢世所萌芽之排偶文。演而爲駢四儷六之體。下逮齊梁。益崇綺靡。脂粉之香。花鈿之飾。塗布行間。有如倡冶。然厭世之想。喜近自然。放達之行。耽於審美文質。雖衰而文貌亦開一新生面。

第十七章 八代文章之始衰

東漢以後。駢儷盛行。爭尙詞華。畧於理實。忠直之氣。曠焉無聞。後世以其語爲四六聲。必求其弼諧。辭必配以儷偶。因號曰駢體。或曰四六者是也。此由修辭上觀之。偶一遣用。有如溶溶春水。浮數片落紅。亦自風神楚楚。然濃粧卻形其醜。多寶不足爲珍。及其敝也。用事浸巧。點鬼貪多。氣累於詞。文過其實。

夫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麗辭之體。亦出自然。昔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爲輕。功疑爲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字句或殊。而偶意則一。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老子元經。詞多妃偶。孫卿儒雅。文則斑斕。特其氣力邁往。規度宏壯。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晝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與逸韻俱發。然風骨適上。足障東川。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子建倡霸魏朝。規撫東京。加以工整。駢儷之職。以張暨乎晉初。斯風益暢。陸機連珠五十。屬對精巧。更大開

四六之門。然樹骨立幹。駢氣遺辭。猶未甚靡。五馬南奔以後。文格陵夷。日甚。四六之濁流。漲溢於大江南北。滔滔之勢。難可復返。秉意乎炎劉。迴薄乎唐宋。通望乎來今。亦足見天地間。自應有此一種美文。不可澌滅。顧西漢以上之爲麗辭者。率本自然。魏晉以降。則意存奇巧。塗抹粉黛。不厭嬌嬈。斯爲下耳。

如斯駢儷。瀰漫之中。而有不入浮靡。自成質奧。足追西漢以上之氣格者。斯真嚴霜之中。而見黃華之傲。時粧隊裏。而見古衣冠之人。魏晉之交。風軌未遙。猶存古逸。如諸葛亮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王羲之蘭亭集序。皆發於滿腔之至情。而非同駢儷之虛飾。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足與馬班抗衡。下此劉琨陶潛。以抗憤之辭。冲緩之氣。頗欲挽頽風於未俗。而卒病未能。斯亦足揚古文一縷之命脈者也。

第十八章 正始文學

正始文學。標榜老莊主義。破壞儒教主義者也。其倡始雖發之於王何。而繼起之盛。則寔推竹林七賢。故七賢者。爲正始文學之中心。而劉伶之酒德。頽厭俗儒之拘泥。破學者之苛碎。又爲七賢思想之代表。

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盃漱醪。奮髯蹠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三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竹林七賢者。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也。斯七人者。激於叔季之頹流。而更揚一波。託於麴蘖。逃入昏迷。一以遣慷慨悲憤之情。一以肆任放曠達之行。是豈非東漢全盛之弊。徒流形式。而以學者皆爲無用。主大夫不足有爲。遂排斥經術。唾棄名教。以自縱其情性。而安於恣睢。故彼等之思想。傾於破壞者也。彼等之主義。屬於厭世者也。或爲本能論。或倡懷疑論。一時景慕其風者。莫不驚於清談。習於任達。

阮籍嵇康。七賢中之領袖也。較其所作。阮之詩旨遙深。嵇之詞氣清峻。阮之才華如芳春。嵇之心情如勁秋。阮之志氣狂易。嵇之氣宇傲岸。故以詩言之。嵇詩峻切而乏蘊藉。

之致。阮詩雄勁之中。饒有淵深之趣。以文言之。阮文寬緩。不若嵇之剝切。

籍所作。於文有大人先生傳、樂論、達莊論。於賦有東平賦、元父賦、首陽山賦。皆自陶寫性情。發揚幽思。然其文學之價值。不在文與賦。而在詩。所爲詠懷八十二首。觸緒抒情。無端哀樂。身仕亂朝。文多隱避。原其忠悱所寓。離騷之遺也。當塗之世。此爲別調。康之文。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自寫素志。而隋直之氣。自見於文字之表。所作幽憤詩。最爲清雋。然詞氣頗傷急促。少淵雅之致。

此外如山濤荷天子之寵任。常以知足知止。謙退自晦。向秀注莊子。能發明深趣。暢衍玄風。皆深得老莊之旨者也。王戎遭母喪。飲酒食肉。不遵禮制。阮咸於端午日懸犢鼻褌於竿頭。樹之庭中。皆欲以破陋儒之迂拘。矯末俗之委瑣者也。於當時思想界。頗著其功。而於文學界。不及嵇阮二子。

自七賢出而天下爲之風靡。相與放效之者。有王衍、樂廣。以清談著。王澄、謝鯤、畢卓、胡母輔之。以任達聞。士大夫之追攀。幾如東漢名節之激勸。彼爲儒教主義之團結。此爲老莊主義之流行。彼則砥礪廉隅。崇尚節義。其極也。流於虛僞。此則鼓吹自由。標榜任

放其傲也。陷於恣睢。患中於人心。而國事不可復問已。

第十九章 太康文學

梁鍾嶸嘗論晉之文學曰。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而起。是爲文章之中興。然就諸子評之。除左思外。似皆陷於同一之窠臼。張載張華。不及張協。二陸則弟遜於兄。兩潘則尼不如岳。而推爲冠首。實數陸潘。顧以比於鄴下之詞人。則微有間。蓋漢魏之詩。主於造意。兩晉以後之詩。重在造詞。漢魏之詩。多起於患難流離之際。兩晉以後之詩。則主供恬安娛樂之爲。凡人當困苦之境。其操危慮深。故發之於文字者。特爲幽婉感愴。可興可觀。反是而樂絲竹。盛讌遊。以從容文藻之場。自必鏤肝琢肺。研聲律。務精巧。故纖密而少氣骨。秀整而乏精神。風會之變遷。常足致文章之升降。雖有豪傑。猶無奈何。茲爲略次太康以來諸家。以著其概。

二陸。晉室之雙璧也。張華嘗稱陸機之才曰。人爲文恨才少。機獨患才多。周浚稱陸雲之才曰。聞一知十。當今之顏子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吳大司馬陸抗之子。太康末。兄弟俱入洛。抵張華之家。張華素聞二陸名。一見如舊相識。乃曰。克吳之利。不如獲二俊。

雲雖與兄齊名。而文章實不及機。機著作最富。晉書稱其詩文凡三百餘篇。今存者散文則論序表傳等不過十數篇。韻文則賦三十篇。詩一百首。連珠五十首。及誄頌箴銘。弔文哀辭等十數篇。就中最可觀省者。爲韻文。而詩賦連珠尤善。詩鍾嶸以列入上品。賦皆取調楚辭。至爲秀逸。而連珠五十尤爲四六文之濫觴。文學史上所宜特筆大書者也。

演連珠曰。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要之機作。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間出排偶之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以士衡名將之後。破國忘家。稱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調旨敷淺。但工塗澤。雖宏瞻自足。而風骨已微。宜與弟並及於害也。

潘岳字安仁。幼有才穎。人目爲奇童。及長。才名冠世。性輕躁。而姿貌甚美。奇才偃蹇。久不得志。詔事賈謐。後被誣告。見僇於市。人品上甚無足稱。而所爲文。皆才藻妍麗。辭氣清綺。能承建安之餘韻。啟太康之新聲。尤工於抒哀情。如秋興賦。懷舊賦。寡婦賦。內顧

賦悼亡詩等。最爲出色文字。其情韻有欲盡不盡之妙。試一誦其文。則詞氣悽惋。令人惘然嗚咽。是爲獨得之妙技。亦千古之絕藝也。晉史稱之曰。機文似海岳。藻如江二人者。實當代之雄也。

張協。潘陸之羽翼。三張中之冠冕也。字景陽。少有雋才。仕爲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時天下亦已多事。寇盜猖獗。協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足己。優游自適。以吟詠爲樂。因作七命。雖規樞枚乘。七發。曹植七啓。而行文淵博。造語名雋。有過人者。其他有詠史詩雜詩。皆以恬退之人。自寫胸臆。詞彩葱蘢。音韻鏗鏘。亦堪爲百世之矩矱也。

此外求詩人於兩晉。西晉則有傅玄。傅咸。東晉則有王羲之。王獻之。二傅以嚴正名。二王以風流稱。然其氣骨稜稜。則兩者不相遜。其他與潘岳情好最渥。而有連璧之目者。有夏侯湛。耽於讀書。而有書淫之號者。有皇甫謐。受業皇甫謐。而才學通博。著文章流別論者。有摯虞。平吳之後。傾心經籍。自稱左癖者。有杜預。作天台山賦。擲地作金石聲者。有孫綽。雖有名當時。無關風會。惟左思劉琨郭璞三人。後先相望。以雄俊警健之音。振潘陸華靡之氣。而徵士滯明。獨於東晉之末。開淡遠之宗。是誠疾風之勁草。狂瀾之

砥柱也。

第二十章 東晉之詩傑

東晉一代。前有劉琨郭璞。方軌太沖。後有靖節陶潛。獨標逸範。皆詞人中之特秀者也。左思本出西晉。顧移叙於此者。以欲與越石景純。連類而及。以見三人之頗賡同調。於風會傾靡之中。而能陶冶漢魏。自鑄偉詞。斯誠空谷之足音矣。大抵太沖挺拔。越石清剛。景純豪儁。究觀其作。蓋可知之。

左思初作齊都賦。一年而成。後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句輒書之。賦成。偉瞻鉅麗。當世無比。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張華許爲班固張衡之流。思亦自負不讓。初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方作之。撫掌而笑。寓書弟雲云。此間有僮父。欲作三都賦。埃成。當以覆酒甕。及見其賦。嘆爲不能復加。遂輟筆。思天性重厚。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唯以閑居爲事。嘗作詠史詩。以見其志。沈德潛謂其胸次高曠。筆力雄邁。故是一代作手。非潘陸輩所能比埒。其賦其詩。誠足嗣漢魏之遺響。障潘陸之頽波已。

越石生逢喪。亂志存晉室。蓋慷慨之士。孤憤之臣也。北伐勸進兩表。勁氣直辭。迴薄霄漢。詩亦悲涼酸楚。託意雄深。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幽并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洵得之矣。

郭璞博學高才。好古文奇字。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註數十篇。又註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辭。詩賦數十萬言。避地過江。元帝甚重之。王敦反。璞遇害。所作如江賦。南郊賦。沈博絕麗。可追馬班。游仙詩辭多慷慨。與阮籍詠懷左思詠史同趣。變永嘉平淡之體。足稱中興第一。

過江末季。挺生陶公。不啻屈指典午。勢將上掩黃初。梁昭明序其集云。淵明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淵明以名臣之後。丁改玉之交。雖長往不還。而意未忘世。慷慨之志。時形于言。其擬古云。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蓋不徒飲酒詠荆軻諸詩。足以見其寄託矣。惟是淵明善尋孔顏樂處。自賦歸去來以來。愛自然。守邱壑。娛詩酒。忘貧賤。能樂天而無怨天。方入世而非厭世。其與憤時嫉俗之不平家。破棄禮法之方外士。迥乎異矣。故能以光風霽月之懷。寫沖淡間遠之致。任天機。主興會。質而綺。癯而腴。開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後此唐之王維。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蘇軾。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然或失之平易。或失之清刻。莫有及焉者也。淵明誠獨步千古者矣。

第二十一章 南北朝之佛教思潮

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信奉者尙少。醞釀於魏。晉。迎之以老莊之說。至南北朝。遂爲佛教之全盛時代。歷代君主。莫不崇奉佛法。而如僧道安。惠遠。法顯。鳩摩羅什。又能以一代之碩學高僧。堅其信仰。其在南朝者。宋文帝則令沙門與顏延之參與機政。齊武帝則使法獻法暢。昱贊樞機。梁武帝幸同泰寺。三度舍身。陳武帝幸太莊嚴寺。因羣臣奏請。久乃還宮。其佞佛可謂至矣。故梁時金陵之寺。多至七百。皆極莊嚴。至陳尤甚。

其在北朝者。魏明元帝封沙門法果爲輔國宣城子。孝文帝七發佛法興隆之詔。宣武帝使菩提流支譯十地論於太極殿。其信仰亦云篤矣。故魏之僧侶。數達二百萬。佛寺二萬有餘。而涅槃宗興於宋。地論宗、淨土宗興於魏。禪宗興於梁。俱舍宗、攝論宗、天台宗、興於陳。皆各闢宗門之起源。以光被教旨爲務。故風靡於南北。

佛教之東漸於中國。文藝起一天革新。不惟伽藍之建立。足以促建築術之發明。佛畫佛像之製作。足以敦繪畫彫刻之進步。而詩人眼底。常認佛陀之光明。文士筆端。喜頌三寶之功德。學者之腦海。浸染因果報應之思潮。總其及於文學上之影響者。則思想之變遷。與辭藻之竄用。聲韻之發明。是已。故詩人采佛典爲文料。文士以禪意潤篇章。學者競交緇流。互延聲譽。虎溪三笑。爲世美談。蕭齊張融。嘗以調和儒道佛三教。自任臨死。左手取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此足以窺見當時學者之思潮矣。又魏孫炎始唱反切法。晉沙門竺法護。因創四十一字母。尋十四字母之說。亦起齊梁之際。沈約著四聲譜。周顒撰四聲切韻。王斌作四聲論。聲韻之論盛興。此皆佛教東漸之影響也。

第二十二章 元嘉文學

文至宋而又一大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詩則於律漸開。文則於排益甚，而質直之貌衰焉。原其所自，厥有數因。

(一) 因於國勢者。自五胡雲擾，晉元中興，舉江東以號召，而名士播遷，渡江而至者，皆經大亂之後，元氣耗敝，求能立國，斯爲遂心。旣而君臣拮据，幸完疆圉，中原規復，志早不存。故淝水之捷，謝安以之自盈，姚泓之俘，劉裕藉以爲篡。朝野上下，率已放於晏安，薰於遊佚，蓋無復有擊楫之概，新亭之泣矣。故聲色之美盛，而淫侈之辭多。

(二) 因於地利者。吳楚古多詞人，蓋由於食物之饒，足得以樂其所生。然其地自春秋以來，中州人士多以蠻夷外之。漢興爲立郡國，戶口稍稍孳息焉。顧其蕃劇，尙未得比於腹地。東漢之末，孫氏憑以爲雄，地利乃益開發。典午南渡，北士流移者無算。由是而人烟之稠密，富源之拓興，自更倍於往昔。以江南佳麗之地，重金陵帝王之州，歷朝踵事增華，而玩愒之風，乃以益暢。聽鶯載酒，漱流枕石之徒，後先師放，蓋

無復有苦寒之思。飲馬之意矣。故治蕩之情盛而荒樂之詠興。

(二)因於學風者。儒術既細。士大夫相習於清談。賤禮節。貴玄虛。而佛教又乘之以興。益馳於放弛之俗。無復有以國家爲事者。視市朝之變異。若傳舍之轉遷。彼靈運所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湖人。忠義感君子。是豈真知忠義者哉。故六朝文士。除一淵明外。盡無非輕佻薄行之人。質既不存於文。何貴。

有宋一代作者。實推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三人。爲元嘉文學之代表。而靈運尤著。沈約修宋書。次靈運傳。以其關一代得失。因縱論之曰。歌詠之興。自生民始。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迭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

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顏謝並稱。其來久矣。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鑱金。然較其工拙。延之雕鏤。不及康樂之清新。亦遜明遠之廉俶。

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而文章之美。冠於江左。朝廷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被知。常懷憤憤。時或非毀執政。構扇異同。黜爲永嘉太守。因放遊山水。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後被徵爲秘書監。使撰晉書。而靈運以缺望參政。但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出郭游行。或經旬不歸。公務曠廢。免官東還。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故其集中。多游覽行旅之作。感時傷己之篇。又流連法業。時時讀佛辨宗。遠有深致。

故能刻盡山水。獨具會心。世以陶謝並稱。惟陶之對於自然也。以主觀。而縱狂自得。所長在真。在厚。謝之對於自然也。以客觀。而有意追琢。所長在新。在俊。然究非淵明匹矣。延之亦性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在朝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意懷怨憤。作五君詠。以見其志。又嘗作庭誥之文。與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性行亦頗相類。然謝尙豪奢。車服器皿。皆極鮮麗。顏居身清約。布衣蔬食。常獨酌郊野。傍若無人。比於靈運。爲得善終。鮑照嘗謂延年曰。謝詩自然可愛。君詩彫繪滿眼。延之終身病之。

立於顏謝之間者。有鮑照。字明遠。元嘉中。嘗爲河清頌。其叙甚工。以詩見知。義慶事文帝。爲中書舍人。帝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所作詩文。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胸心魂。古樂府尤奇調。獨創史稱。其文甚適麗。信然。其所短。頗喜巧琢。與延之同病。至其筆力之矯健。則遠過之。與謝並稱。允符二妙。顧名不及焉者。豈所謂才秀人微。取淹當代者耶。

抑顏鮑謝三家。尤足啟後代之津涂。自漢以來。模山範水之文。篇不數語。而康樂重章。

累什陶寫流峙之形。後之言山水者。此其祖矣。陸士衡對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鏤之巧。始於延年。齊梁聲病之體。後此對偶之習。是其源矣。國風好色而不淫。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至明遠傾側宮體。作俑於前。永明天監之際。延年康樂皆微。惟鮑體盛行。事極徐庾紅紫之文。遂以不反。並時文苑之才。雖有若傅亮謝晦謝瞻謝莊謝惠連袁淑范曄何承天之倫。藻飾紛披。雕文纂合。各標所長。而比於三子之關係。爲較輕矣。

第二十三章 永明文學

永明文學。承元嘉之流風。而更鑽研聲律者也。當是時。汝南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皆有平上去入之異。而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盛爲文章。以氣類相推轂。約等文皆準音韻。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遂撰四聲譜。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約持論以爲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繇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於是八病四聲之論競起。務爲音律之協諧。雕繪者益進。而纖巧綺麗者益進。而輕黠是爲明文學之特色。而爲其中心者。竟陵八友。

竟陵王。蕭子良者。齊武帝第二子。而爲當時獎勵文學最有力者也。武帝有男二十三。竟陵王最賢。好士禮才。故天下文人詞客。皆集其門下。而以謝朓。任昉。沈約。陸倕。范雲。蕭琛。王融。蕭衍。爲一代領袖。謝朓以詩鳴。任昉以文章聞。沈約詩文兼長。陸倕以下五人。並皆當代才俊。世稱竟陵八友是也。

李青蓮論詩。目無往古。惟於謝玄暉。三四稱服。泛月登樓。篇詠數見。至欲攜之上華山。問青天。其爲五言詩。情文駿發。往往神似玄暉。誠心儀之。非臨風空憶也。梁武帝絕重謝詩云。三日不讀。卽覺口臭。沈約亦曰。二百年來。無此作也。其見貴當時如此。試反覆讀之。覺其靈心妙悟。寓深情於筆墨之中。發至理於筆墨之外。淵然冷然。別饒風趣。然唐之聲律。實自此肇矣。世以玄暉與靈運。惠連。並稱三謝。然康樂每患板澁。玄暉多清俊。以厚論之。終居康樂下。至法曹。尤非二人敵也。朓性輕險。仕齊明帝爲中書郎。尋出爲宣城太守。東昏侯廢立之際。朓畏禍。反覆不決。被收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任彥昇天才卓爾。文章辭賦。皆極精深典實。仕爲尙書殿中郎。轉竟陵王記室。性孝友。好交結。獎進士友。善屬文。才思滔滔不窮。當時侯王奏疏。多出其手。爲文起草輒成。不加點竄。梁武帝初在竟陵西邸。一日戲謂昉曰。吾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之曰。吾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蓋以武帝善騎故也。後武帝登三府。果引昉爲記室。齊梁禪讓之際。璽書詔令。多昉爲之。爲文壯麗。少浮泛之弊。字字凝鍊。語語鏗鏘。實齊梁二代之冠冕。六朝三百年之菁英。沈約稱其心爲學府。辭同錦肆。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用意爲之。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歎矣。

沈休文歷仕三代。著書四百餘卷。藏書至二萬卷。六朝詩人文士甚多。鮮能出其右者。爲學出入儒道佛三家。精通舊章。博覽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所撰四聲譜。爲聲韻學上一大發明。時梁武帝不好四聲。而約自信爲入神之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寤。已獨得其妙旨。至令唐宋以後。千有餘年之詩人。皆奉其遺型。是豈非文學史上可特筆大書者乎。性恬退。雖仕進而

不戀榮利。居處儉素。以郊居之樂自慰。爲郊居賦。辭情朗逸。論者嘗以山濤比之。好誘掖後進。王筠、張率、何遜、劉孝綽、吳均、劉勰、皆當世能文之士。嘗蒙其推挽。最有助於文學之發達者也。所著宋書。雖文章緩弱。不及范曄後漢。而該詳富贍。亦自可觀。詩較鮑謝爲遜。在蕭梁間。亦不失爲大家。

陸倕文章。與任昉並稱。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與湘東王書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也。王融博涉有文才。然好作艷句。刻飾塗澤。務以聲色勝人。頗乏神氣。所作曲水詩序。以巧麗稱。一時有勝於顏延年之譽。范雲每一下筆。金玉立成。時人疑其宿構。蕭琛鳳見知於梁武。備受恩遇。稱爲宗老。皆有聲響於當時。蔚一世之文運者也。

謝朓離夜云。玉繩隱高樹。斜漢耿層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尙知限。客思耿難裁。山山不可夢。况及故人杯。

沈約翫庭柳云。輕陰拂建章。夾道連未央。因風結復解。霑露柔且長。楚妃思欲絕。班女淚成行。遊人未應去。爲此還故鄉。

王融臨高臺云。遊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井運當夏吐。窗桂逐秋開。花飛低不入。鳥散遠時來。還看雲棟影。含月共徘徊。

范雲巫山高云。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輝。靄靄朝雲出。冥冥暮雨歸。巖懸獸無迹。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空依依。

此錄其尤近唐音者。用以知其風骨卑弱。已開律體之先路矣。

第二十四章 梁陳間作者

齊梁陳三朝遞嬗。其間文人大抵爲貳臣。如沈約、任昉、陸倕、范雲、蕭琛、何遜、吳均、劉孝標、丘遲、庾肩吾之倫。舊皆策名蕭齊。陰鏗、徐陵、張正見輩。又皆筮仕蕭梁。人既不殊。體無或異。統曰梁陳間作者。正以著當時文風之相同也。竟陵八友。惟蕭衍遭際時會。自致大位。不僞以文名。

梁祚雖僅五十年。而文運之隆。在六朝中。爲最。其源實自武帝父子。邕之武帝幼而聰明。睿敏。長更博學多藝。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洞達儒道佛。時流名輩。靡不推許。即位之後。博求人材。大修文教。鼓吹玄風。扇揚儒業。尤篤信正法。長於釋典。爲文下筆成章。千

賦百詩。直疏便就。雖怒徐摛之宮體。而其詩亦漸染艷情。不能遂革靡靡之習。而變諸子浮薄之風。太子統篤學早逝。第三子簡文帝。博綜儒書。善談立理。讀書十行俱下。作詩千言立成。好作豔曲。江左化之。因有宮體之目。元帝天才英發。讀書萬卷。能繼承父兄之風流。文采著述。辭章並傳於世。而文格綺靡。無復溫柔敦厚之遺。

梁武父子。酷似魏武父子。而功業文章。究莫能及時爲之。亦才爲之也。顧當時文士。可匹建安諸子者。則少有人焉。任昉沈約。其稱著者已。何遜詩文工麗。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劉孝綽爲文甚美。王融謂天下文章無我。卿當獨秀。王筠之文藻。沈約嘆爲晚來名家之獨步。張率之才華。武帝稱其長兼枚馬。周興嗣之舞馬賦。壓倒張率。光宅寺碑。凌駕陸倕。其病也。武帝與斯人斯疾之歎。吳均博學才俊。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之吳均體。外此江淹丘遲。到溉到洽。徐摛庾肩吾輩。要皆佼佼一時。而關係尤重者。莫若徐陵庾信。

世以徐庾並稱。然徐實不及庾。梁大通間。徐陵與其父摛。仕於太子。得恩寵。時庾信亦

與其父肩吾。出入東宮。當時稱爲雙俊。梁禪於陳。陵歷事武帝文帝宣帝。盛被禮遇。凡梁陳禪讓之詔策。及陳初之檄書誥命。皆出其手筆。蓋猶任昉之於齊梁之際也。爲文綺豔。世與庾信稱徐庾體。一時後進之士。競相放效。隱爲一代文宗。庾信後入周。以南人而雄視北方。啟隋唐之新運。則所關尤較重焉。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博覽羣書。尤精春秋左氏。及聘東魏。鄴下文人學者。皆盛稱其文辭。梁亡入西魏。遂仕於周。凡經四朝十帝。殊可謂長樂老人矣。陳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得歸其鄉。周主獨留信與王褒不放還。居恆鬱鬱。有鄉關之歎。此哀江南賦所爲作也。其在周。以文傾世宗高祖。以逮滕趙諸王。皆歎待優渥。與爲布衣之交。凡周羣公墓誌碑銘。多出其手。其文不獨高出北朝。卽當時南朝諸人。亦皆在下風。時有南徐北庾之稱。然其才華富有。綺麗之作。本自青年。漸染南朝數百年之流風。及其流轉入周。重以飄薄之感。調以北方清健之音。故中年以後之作。能湔灑梁之宮體。而特見風骨。杜甫稱之曰清新庾開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蓋上摩漢魏之壘。下啟唐宋之塗。實以信爲能兼之也。徐庾以外。以善屬文名者。南有陰鏗。北有王褒。陰鏗仕於陳世。與何遜並稱。陰何然陰專工琢句。實

不逮何王。褒與庾信留周。並齊名。往往有感愴之句。而亦終不及信。夫文自齊梁以來。其詞概綺艷。而失於輕浮。其情則多哀思。幾如聽亡國之音。南風之不競。是豈無故哉。彼其君臣遊樂。據半壁之江山。以儉一時之安逸。而忘百年之遠圖。風俗日媮。淫荒日甚。陳後主之昏亡。尤足以著江左文章之結穴。後主少有才慧。自爲太子時。與詹事江總等。爲長夜之飲。卽位後。更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孔範。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後主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

爲常。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文武解體。以至覆滅。淫靡之風。浮華之習。一至於此。其亡也宜哉。

第二十五章 大邢小魏

自五胡遞興。典午南渡。河淮以北。鞠爲戰場。禮樂文章。蕩然以盡。拓拔崛起。收拾羣竊。日尋干戈。不遑文事。雖有崔浩高允之徒。蔑足道矣。孝文遷洛。慕尙文雅。庶幾華風。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而孝文亦善屬文。每於馬上口占。不更一字。一切詔策。多自爲之。故能振起人文。革麤鄙之舊。興太平之風。以迄於齊。而執當時文壇之牛耳者。前有袁翻常景。後有蕭愨顏之推。尤以溫子昇、邢邵、魏收三人爲最。

溫子昇、邢邵皆才德兼備之士。以文章德行名一時。世稱溫、邢、魏收則天才煥發。隻在二子之右。而年齒在其後。故子昇死而邢魏并稱。有大邢、小魏之目。大小之意。非以其人品學識之高下。由其年輩之前後稱之也。而二人者各異所好。邢邵規模沈約。魏收私淑任昉。及兩人互爭名而相訾毀也。魏收常薄邢之文。謂爲沈約集中之賊。而邢邵

亦謗收模擬任昉。時時剽竊。祖斑對顏之推曰。邢魏之臧否決。卽沈任之優劣定矣。而文宣嘗貶邢之才。謂不及收。文襄亦謂溫邢詞氣遜於魏收。豈休文終乙於彥昇乎。北朝文學之特色。有清剛質實之音。無輕艷浮華之習。力雖不逮漢魏。格已高出齊梁。此固風會使然。亦由地氣所致。如溫邢二子。文行忠信士也。溫素不作賦。邢亦不甚好之。惟魏收詰其所短而傲之。嘗曰。能作賦者始爲大才。然溫邢之文質彬彬。其高出於魏收之姦穢者。固已多矣。

第二十六章 六朝之樂府

自樂經放失。漢立樂府以後。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繫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司馬相如匡衡之徒。所爲文章深厚爾雅。曹氏父子。氣爽才厲。恒悲壯與。頗有漢家遺風。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浸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於南朝。胡音化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遞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

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繁手淫聲。爭新怨衰。新聲熾而雅樂亡矣。條其流品。略如左方。

漢以後樂府風體頗極發達。而雅頌則微。魏郊廟疑用漢辭。晉使傅玄改其樂章。宋命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晉曲。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製。元魏宇文雅好胡曲。沿隋及唐初依江左舊樂。既乃更造新章。然古意久亡矣。漢鼓吹。饒歌。軍樂也。原有朱鷺等二十二曲。魏使繆襲改爲十二曲。而君馬黃等十曲。并存舊名。晉命傅玄復製二十二曲。以代魏曲。惟玄雲鈞竿之名。不改漢舊。宋齊并用漢曲。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鈞竿。則略而不用。後周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隋唐承之。非復古遺矣。又魏晉以後有橫吹曲。初亦稱鼓吹。漢有二十八解。後不復存。所用者。有黃鵠等十四曲。又有關山月等八曲。梁陳隋唐間。擬其辭者頗衆。相和歌。漢舊歌也。舊有平調。清調。瑟調。謂之三調。後又有楚調側調。總謂之相和調。魏晉以來。相承用之。後魏用兵淮漢。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隋加損益。特置清商署以管之。唐以領於十部。其新起於江左者。則吳歌雜曲。西曲歌。江南弄。吳歌雜曲。其始皆徒歌。既而被

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後。下及梁陳。咸都建康。所由起也。西曲出於荆郢樊鄧之間。其聲節送和。與吳歌異。江南弄則梁武帝改西曲爲之也。此外尙有舞曲。琴曲。雜曲等歌。而雜曲尤廣用。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遊懽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之懷。或言征戰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其名甚多。或因義命題。或學古敘事。體變於風。而情詞放歎矣。

當是時。詞人之歌咏。往往製爲長短句。開後世填詞之祖。如梁武帝沈約等之所爲者。至隋煬帝望江南八闋。直成詞譜。然西溪叢話。謂爲朱崖李太尉爲亡姬謝秋娘所作。殆或然歟。今不取。

梁武帝江南弄七曲其一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躑躅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沈約六憶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不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

長短句之相間。蓋因合樂之時。隨低昂而生節奏。以致錯落不齊。周頌漢歌。往往然矣。

惟天籟獨攄。初無定譜。按歌合節。一主於和。泊乎鄭衛雜興。競爲靡曼。聲病之說出。而樸直之氣衰。律以密而彌拘。情以蕩而益促。古人以聲就詞。後人以詞就聲。此不獨樂府之變。抑亦天人之代遷也。

第二十七章 文集與文史之盛興

六藝皆聖人之製作。所以平治天下者。而文其寄焉耳。周道既衰。諸子蜂起。各以其學馳驚於世。思明其道術。而文始繁。然志在存道達情。初無意於爲文。而無不可視爲文也。逮乎兩漢。學術益繁。文章漸富。文集與文史。句萌始達。而後文學之塗。徑成焉。班志藝文。如以賈誼之奏議。入於儒家。辭賦入於賦家。但記目篇。不區體製。則以其淵源所自。猶足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然賦本出於詩。不仿太史公入春秋例。以居葩經之後。而另立賦家。自爲一略。文學分途。已難合軌。然猶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勸。於是採摛孔翠。芟簡繁

燕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論之。謂之流別。學者便之。及阮孝緒撰七錄。始立文集錄。由是後世率應酬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橫入別集。用供尾闈。是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而成。於蕭梁。昭明太子復祖述摯虞之意。築文選樓。與劉孝威。庾肩吾等。所謂高齋十學士者。討論篇籍。商榷古今。成文選三十卷。徐孝穆又取文選之所棄餘者。集其艷詞爲玉臺新詠十卷。此二書者。爲後世文選與詩選之權輿。亦爲總集與別集之分。派文章之繁。蓋於此而可見也。

戰國諸子之所爭。嘗在學術。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韓非子之顯學篇。皆學術之品量。而不及于文藝。兩漢專家之學。就衰而論文。始盛。枚馬之徒。互競妍醜。向雄諸子。譏議前哲。魏文典論。則品藻夫時人。士衡賦文。又抉發其利病。文學之研究。寔重于世矣。由是而繼起者。則有摯虞之箸流別。李光之論翰林。本平生之心裁。充文壇之祈嚮。文學一途。益以精進。洎乎梁代。英彥朋興。刻意文藻。劉勰始商榷古今。苞羅羣籍。別其體製。較其短長。爲文心雕龍。凡五千篇。將欲以濟聖經之用。成一家之言。自謂夢執禮器。隨仲尼南行。自負亦不淺矣。同時作者。尙有任昉之文章緣起。取秦漢以來

之文。而析其源流。鍾嶸之詩品。列古今詩人而分爲三品。雖不逮劉氏之明通。抑亦藝苑之寶筏。大啓後世文評詩話之宇者也。吳兢西齋取題文史。文獻通考因之。文學之研究。蓋至此而始盛也。

然則文集之興。實起于學不專。師雜無可投。不得不以集統之也。文史之興。實起于文章既繁。漸成專業。不能不有史以明之也。自文選出。而言文學者。始有範圍。自文心雕龍出。而言文學者。始窮格調。此文學之坦途。抑亦文學史上之大關鍵也。

第二十八章 隋之統一與文運之更始

隋與秦。居相等之閏位者也。秦承姬周學術之分裂。爲漢代文化之椎輪。隋亦承南北朝之浮華。啓李唐文教之新運。先是宇文泰病。當時文章競尚浮華。欲革其弊。魏主饗太廟。命蘇綽仿周書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其略云。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永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云云。并命自今文章。皆依此。

體及隋文帝受周禪。性不喜詞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尙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尙。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途既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摠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刺史縣令。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王船山論之曰。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裁之以六經之文。而言有所止。則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開之先矣。宇文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

爲之一息。此天欲敗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

隋非必能起衰也。疲極思息。鬱極思舒。當箕風畢雨之時。而有月暈礎潤之兆也。故其見於文字者。不古不今。而有不醇之色。以至於唐初。徐庾邢魏之流風。蓋猶未沫。積重難返之勢。本不可遽期之歲月間也。煬帝當時唯一之詞人。司轉移風會之樞機者也。其荒淫驕奢。等於陳之後主。而大有豪健之風。蓋輕豔本之梁陳。而如飲馬長城窟白馬篇。則氣體闊大。能存雅正之音。詔書亦稍近質厚。如再伐高麗詔。雄偉宏麗。頗爲得體。正明而未融之候也。此外諸臣。亦同風調。足徵南北思潮之合流。而猶有淄澠之味也。

北朝好質而尙經學。南朝好文而尙詩歌。及隋起而天下一統。南北潮流始合。故如陸法言之切韻。則承沈約之遺風也。顏之推之家訓。王通之中說。則純然儒家言也。而王通爲尤。通字仲淹。家世以儒術顯。至通而益大。通少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中。西游長安。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大重之。以見沮於公卿。遂歸河汾。作東征之歌。隱居教授。乃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書未及行。遭時喪亂。竟以亡失。惜哉。而後之論者。多所疑怪。謂其續經爲吳楚僭王。陋儒從而和之。加詆厲焉。於是通之道不行於當時。且長埋於後世矣。夫就秦漢以來之事。而竊取其義。以明王道。統文獻。徵進化。夫復何害。苟其不足比於六經。自有優劣之判。則併存焉。而以觀後王爲法。亦未始非治平之一助。必懸一六經以尙古爲能事。務排通而後快。謂經不可續。聖不可繼也。豈不諱哉。而幸也。通之道薪盡而火傳也。

第四編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一

唐之文物典章。燦然具備。而其基皆建之於貞觀。貞觀之政。文治武功。古今無兩。而其端悉操於太宗之廟謨。太宗實聖神文武之資也。既掃清妖孽。鞏立皇圖。乃北殄突厥。西平吐谷渾高昌。東伐高麗。北滅薛延陀。西臣西域。領地被於四垂矣。而又遠攬成周。近觀叔世。度立國之宏規。成一王之典制。自爲秦王時。卽潛心治道。開文學館。延致文學之士。討論文藝。嘗至夜分。及卽位後。復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卷書。妙選天下文學之士。爲弘文館學士。聽政之暇。引見內殿。商榷古今。鑿鑿然宏獎文學。崇尚經術。儒雅之風。滂然雲蒸。而當時諸臣。亦極一時之選。原其所自。大都爲王仲淹。徒人。通教授河汾。弟子蓋千餘人。其著者。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而房玄齡。溫大雅。以及繁世玄。靖君亮。王孝逸。裴嘉之。倫。皆列在門牆。若房杜

李魏二溫王陳羣迭爲將相輔翼太宗。唐三百年之業。多出通門人之功。豈不偉哉。夫以漢之近古。遭秦一炬。而所遇多武夫。然則唐之所以勝於漢者。實通之有所留貽。惜天不假通以年。而使聖主遇聖臣。致令房魏諸公。戚戚於禮樂之興。而興有元首無股肱之嘆也。

戰國南北之思潮。統一於漢。參觀第二篇第八章魏晉五季之思潮。融會於唐。唐之世。實儒道佛

三教滙流之時代也。自魏晉崇黃老。而宋齊以下。浮屠之教義。又汎濫焉。齊梁間三教

調和。恆爲當世學者之理想。參觀第三篇第二十二章而王仲淹亦有是志也。程元曰。三教何如。文

中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

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唐興。高祖太宗。均崇尚儒教。砥礪

經術。屢幸國子監。獎進天下名儒。而又皈依佛教。尊崇道教。三藏玄奘。齋譯印度經論。

一千三百三十餘卷。太宗高宗。皆信仰之。釋徒以盛。以老子姓李氏。而與同姓。太宗特

尙老子。位於釋氏之上。高宗更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故道教於唐益濫。歷世之主

雖時有異尙。而究少偏殘。故終唐之世。當呈三教合流之觀。儒教風潮。以爲政治上之

源泉。佛道二教。視爲宗教上之根本。景教回教。則細流而已。至三教融鑄之功。有宋理學。始爲得之。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二

有唐一代。文學極盛之時也。而其垂範後昆者。尤莫若韻文。而無韻文。次之。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唐開神堯之運。於詩有李杜。於文有韓柳。咸有登峯造極之觀。而詩尤盛於文者。蓋通唐三百年。瀾滿於上下。均各極其能事也。故次唐之文學。詩爲主。而文次之。其餘雜藝。以時附見云。

唐詩超軼古今。顧其所由致此者。主因有二。唐代人生。靡不能詩。廟堂之上。雍容揄揚。侍從遊宴之作。奉詔應制之篇。不一而足。人情喜仕宦。而唐制最重進士。以詩賦選錄。其始進也。如此。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善元稹歌詩。徵爲舍人。文宗好五言詩。特置詩學士七十二人。其被用也。又如此。上以是徵師。以是教。交友以是相高。其盛也不亦宜哉。

唐之詩集。漢魏以來之大成。開宋元以後之宗派。以體言。則五七雜言。以至樂府歌行。

律絕無一不備。以格言則聖神仙凡妖艷鬼怪各品無所不有。以調言則飄逸雄渾精深博大綺麗幽邃清奇纖冶奧峭無一不至。其人則帝王將相以至村夫野老婦孺樵牧緇流道士無有不能。清乾隆時勅撰全唐詩凡九百卷二千三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自唐至清垂千餘年其間湮沒不傳者何限而猶浩若煙海供後人之沾丐。有唐韻文在中國數千年中可謂最極其盛者矣。

總全唐詩之變遷。明高棅本陸游說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初。凡一百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中唐自代宗大歷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因時代以分人。雖人各一體而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特色。與其精神。茲就四期中詩風之變遷略爲次論之。

六朝之詩艷矣麗矣而格調之壯闊氣勢之雄渾蓋闕如也。隋煬帝有復古之志而不果。唐承之而加進焉。然初唐之際猶秉六朝餘風未能湔除舊習。王楊盧駱四傑之作雖雄麗宏恢而不脫脂粉之氣。駢儷之調及陳子昂出始慨然有志復古。開風雅之源。

而爲盛唐之先驅。中宗之世。天下無事。懷於宴安。侍臣詞人。爭以詩酒相處樂。獻酬交錯。唱和風生。帝亦多取詩文之士。充弘文館學士。由是望風承旨。希榮固寵之徒。藉歌詠以倖進。輕佻之風。因以日熾。沈佺期宋之問二人。尤爲班首。玄宗卽位。篤嗜文學。深厭浮華。羣臣乃黜輕綺。謝雕琢。遂一轉而入於盛唐之域。方是時。唐威振四夷。承累世之富。府庫充實。長安繁華。前後無比。宮室之壯麗。衣服之麗都。蓋駕於天下矣。南衢北里。美女如雲。千金遊俠之子。流連其間。絲竹之聲。晝夜不絕。洋洋乎太平之象也。故建築。音樂。繪畫。雕刻。諸藝術。咸極一時之盛。而詩亦開未曾有之大觀。李杜詩中之聖也。而翼之以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岑參。高適。李頎。常建。賈至。王昌齡之徒。並轡聯鑣。互相輝映。譬之梅櫻桃李。爛發一時。萬紫千紅。各標特色。俄而風姨暴起。折木揚塵。魏紫姚黃。狼藉都盡。漁陽鼙鼓。動地方來。萬乘旌旗。倉皇西幸。九重城闕。蹂躪於胡馬之蹄。六宮娥眉。宛轉於翠華之道。時勢之斗轉。致令詩學之義象。與音節亦隨之而變遷。故天寶之亂。爲唐室盛衰之轉關。抑亦唐詩盛衰之分水嶺也。言詩至李杜。譬之登山而達於絕頂。自茲以往。則騁驕而下。峻阪矣。中唐以後。專求語句之工巧。氣象迫促。已不

如盛唐之混涵。其間惟韋應物之雅澹。錢起之清瞻。庶幾接踵前武。元和之世。韓白二家。並宗杜甫。然一失之險。一失之易。逮至晚唐。自李商隱溫庭筠杜牧以下。有許渾劉滄而賸水殘山。難語於大。至皮日休陸龜蒙。已開宋詩之端。而唐音於此絕響。

詩莫盛於唐。而賦亦莫盛於唐。自魏晉以來。上焉者以浩博競勝。往往組織傷風雅。詞華勝義采。次之則一例綺靡。殊欠古氣。唐總八朝之衆軌。啓後代之支流。踵武姬周。蔚然翔躍。古賦排賦。律賦。文賦。百體爭開。昌其盛矣。人徒以清疎雅雋之派。歸宗於歐陽永叔之秋聲。蘇子瞻之赤壁。李泰伯之長江。黃魯直之江西道院。不知實導源於唐也。韓柳爲掃除對偶之宗。亦卽倡導聲音之祖。試觀所著。意味深長。風骨蒼勁。挾周翼漢特冠當時。其他有韻之辭。大率類是。唐於辭賦。信可云善變矣。後代循流繼軌。異製無多。而輕華腐濫之詞。一式同聲。迭相祖述。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本篇言賦。於此詠鱗趾焉。

四六遠肇東京。篇不數聯。其風未墜。齊梁綺艷。始拓坦途。至於唐而亦大盛。追原所自。多由試賦。而來官燭易銷。意取數行俱下。韻枝所窘。常恐孤字難安。沿徐庾之流風。加

急就之章草。譬若隸書。用居省便。宏用於應奉。通道於誌狀。蓋不獨制誥表章。箋啟之屬然矣。綜其前後。雖體態略殊。而樸直之氣。精澁之色。殆已透過。六朝陳子昂獨孤及韓愈柳宗元等。相繼提倡雅正。以古文相號召。天下爲之辟易。雖慕從者較尠。而得此振臂之呼。散文駢文。亦自駸駸入古。開有宋古文極盛之源。唐於文學界之關係。洵不淺也。

第三章 古今體詩格之成立

詩之體製。至唐而大成。漢魏六朝諸作。祖述風騷。陶寫情性。篇無定句。句無定聲。長短曲折。惟意所從。世號曰古體。唐調以聲律。加以排整。句有繩尺。篇有矩矱。世號律詩。或曰今體。一曰近體以別於古體也。古體今體。唐代始劃立鴻溝。下此千餘年間。傾無量英俊之心血。要皆依樣葫蘆。初未敢越雷池一步也。

律詩之興。發於齊梁間作者。參見第三篇第二十三章非必始興於唐也。蓋自沈約創聲病之說。爾後諸家遵軌。競爲新麗。益與律體相近。陳隋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等所作。往往見五律七律排律之體。唐王績野望。九月九日等詩。唐太宗餞來濟詩。則

聲律穩順。屬對精密。又近開律體之先聲。然其初非出有意。不過偶合新調。故未能別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詩格調者。或僅六句。或至十句。至陳杜沈宋。揣其聲音。順其體勢。始與六朝以前之古詩判然分途。蓋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後者之律。則立意而爲四韻也。嚴羽有言。風雅頌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古。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是已。

近體詩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絕而稱也。絕之聲調與律同。或不與律同。亦可。章四句。通常散行。亦有全體屬對者。有前二句或後二句屬對者。蓋由律詩中截來。故又號曰截句。五絕則本漢魏小樂府。五言如蘂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此其祖也。此類之作。其始皆用隱語。若子夜歡聞前溪讀曲諸歌辭。皆是。齊梁以後。淫哇成風。蕩子浪婦。以爲信口道情之具。校其聲律。遂成絕句。然則律爲古詩之變。而絕爲樂府之變。卽以七絕論。如挾瑟歌。烏棲曲等。亦已肇其端。而大業末年。有刺煬帝之巡遊無度者云。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蓋宛然盛唐之音也。是絕句之創定先於律詩。而五絕之早成。又先於七絕。

知絕句之源於樂府。則知唐之樂府。大抵主於絕句也。王漁洋山人嘗撰宋洪氏唐人萬首絕句選。以庾唐樂府。以謂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而考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二百年。以絕句擅場。卽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誠可謂體兼古今。無美不備者矣。

汪師韓詩學纂聞謂七言律詩卽樂府也。此乃爲樂章者。偶用律體云爾。茲略不舉。

唐不獨詩有古今體。賦與駢文。固亦有之。齊梁之作。大抵端莊不尙流利。燕許鉅公。長篇盤硬。吟口未諧。溫李晚出。音節小殊。然溫傷仄少而平多。李恨仄多而平少。錯落不拘。宕逸自喜。猶有魏晉遺意。至若子安之序滕閣。賓王之檄武壘。語無骨鯁。偶必妃豨。音調務極鏗鏘。屬對更爲工整。務除鉤棘。敝失侈淫。世因稱前者爲古體。駢文後者爲律體。駢文律體之作。雖較少於前。而沿宋迄清。蔚成風尙。實自唐發之也。嘗試衡之。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

山深谷唐以後如平曠野唐以前之爲文者於古人非斤斤乎步驟而私淑之也唐以後韓歐之文輾轉相師有若道統之傳而不墜唐於文學界實關古今之分殊焉抑與韻文最有關者爲韻學而唐之韻略與今異初沈約推衍前人之說撰四聲譜其書今不傳無由詳知然其爲後世韻學之祖已無疑矣王應麟玉海曰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至隋陸法言患南北音乖舛開皇初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據呂靜以下六家韻書討論刪定者十數年至仁壽元年始成名曰切韻以爲文楷式其書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合二百六韻後玄宗天寶十載孫愐增其字改名唐韻韻目一仍其舊唐韻在唐代盛行如女道士吳彩鸞所手寫者卽是書也唐代詩人之所循用者惟此二百六韻然其間有官韻私韻之別官韻用於科舉不許通移私韻則因官韻限制之嚴取其聲相近者通用之用便吟詠然以比於今日之百六韻其爲嚴密可知而唐詩仍極聲調之美其冠絕今古宜也

唐韻至宋仁宗景祐中丁度等本切韻唐韻二書增廣之撰爲集韻更合訂而爲禮部

韻略。頒諸國子監。以便科試者取則焉。但二百六韻。仍循舊未改。私韻僅併爲十三部。其後平水人劉淵撰平水韻。於唐人私韻。果如何通用。既不精審。又唐宋間字音之訛。亦未詳考。唯就當時發音之類似者。合部目而爲一韻。其武斷至爲可駭。書凡平上去三聲。各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前二百六韻。至此一變。幾去其半矣。元初陰時夫著韻府羣玉。刪上聲中一韻。爲一百六韻。即今日所使用者也。明太祖患韻學蕪禿。命樂韶鳳等撰洪武正韻。平上去三聲。各二十二部。入聲十部。併爲七十六韻。然格未竟行。今之所用。仍爲陰本。比平水韻減去一韻。比唐韻其寬嚴不同。日而論矣。讀唐詩者。所不可不知也。

第四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經學

太宗既已戡定天下。欲偃武修文。七德之舞。俛首而不欲視。獨諦觀於九功之舞者。其微旨蓋已有在也。故登極之後。開弘文館。召致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十八人。分爲三番。每日六人直宿。討論墳籍。商略古今。號曰十八學。

主。使閭立本畫像。褚亮作贊。藏之御府。當時天下士大夫。以入此選爲無上之光榮。名之爲登瀛洲。

十八學士。皆能際會風雲。於政事上。成經國之大業。於文學上。又立不朽之盛名者也。善謀之房玄齡。以國器稱。善斷之杜如晦。以王佐才聞。虞世南拾遺補闕。爲人倫之準的。于志寧善於啟沃。薛收長於方略。其餘諸子。概馳騫於軍旅之際。經略天下。欸陳襟抱者也。而其入儒學傳中者。雖止陸德明。顏相時。孔穎達。蓋文達。四人。入於文藝傳中者。雖僅蔡允恭一人。然皆負文藝之俊才。積經術之素養。房玄齡幼而警敏。善屬文。貫綜墳籍。兼工草隸。杜如晦英爽喜書。常以風流自命。虞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五絕。徐陵賞賞其文類已。褚亮博學多識。嘗賦詩陳主前。江總諸人。驚其敏贍。姚思廉受詔。與魏徵撰梁陳二史。李守素通氏姓之學。號爲肉譜。又稱人物志。蘇勗博學有美名。薛收馬上草書檄。該敏如宿構。薛元敬掌文翰。於軍國之際。最爲稱職。許敬宗常掌法令。撰國史。外如于志寧。李志道。蘇世長。文辭皆有可觀。此其所以佐英主而彰偉績也。

唐一代思潮。雖曰二教合流。而高祖太宗之胸中。曾歸重於儒學。高祖嘗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太宗封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屢幸國子監。行釋菜之禮。又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故能使一代之經術。炳焉勃興。天下秀才。爭負笈挾策。雲集乎京師。學舍至一千二百區。諸生三千二百員。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皆遣子入學。又以五經自魏晉以來。章句繁雜。謬誤滋多。詔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疏。百餘篇。命曰五經正義。折衷南北之學。說斯大有功焉。然終唐之世。經學無進步之跡。不復見革新之端者。亦以此區區。老死訓詁之間耳。三百年之經術。所以不如詩歌之盛也。

第五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史學

唐文學之士。其未入弘文館。而有名箸述者尙多。然以十八學士觀之。不特經學。而於史學。故亦有大功。是亦足以彰一時之盛也。史自馬班而後。專門之業。稍衰。壽志過於率略。范書體致局弱。沈約宋書。取譏煩雜。魏收魏書。號爲穢史。他有作者。尤無完善。唐與斯道復振。補前代之闕畧。一裁之以簡正。而聚人修史。實開後世館局之公。雖能各

極所長而抵牾。沓之弊不少。蓋史權既散。家法久湮。記傳之繁。與時並進。馬遷之業。難以責夫。後人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唐所修各史。皆簡淨有法。而晉隋二書尤善。其屬於一人。著作者。姚思廉之於梁書。陳書。李百藥之於北齊書。李延壽之於南北史。是也。思廉本梁史官。察之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梁書。思廉推其父意。採謝吳等所記以成之。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又以父在陳。嘗刪撰梁陳事。陳亡。以所論載上隋文帝。未訖而歿。因繼其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百藥亦本父德林在齊所著紀傳。應詔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延壽以父太師。嘗欲改正宋齊逮周隋。索虜島夷之稱。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爲南北二史。好述妖異。兆祥謠讖。頗爲繁猥。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陳壽之後。此其亞也。其成於衆手者。房喬等之於晉書。令狐德棻等之於周書。魏徵等之於隋書。是也。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攷正類例。雖詳覈而

幾冗最甚。周書雖有柳蚪牛洪各家。率多牴牾。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隋書則魏徵等撰紀傳。長孫無忌等撰志。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故亦號五代史志。夾際鄭氏曰。唐始用衆手修書。然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初令狐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代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修撰之。歷代史事。於是告成。而其原皆自德棻發之也。惟諸史論贊。競爲豔體。僅思廉之文。不尙駢偶。實不足以揚馬班之業。則固囿於當時風氣。而無如何也。

第六章 初唐四傑與沈宋二家

唐初作者。承江左流風。未能脫纖麗之習。幸賴賢君。臣起而挽之。故能釀盛世之元音。

初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對曰。聖作誠工。然體不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固不奉詔。而魏徵亦以佐命功臣。務爲遒峻。其述懷一首。實立於唐詩之源頭。王績風骨雋遠。古意六首。又爲陳張感遇之先聲。三百年之雅音。可謂胚胎於此時矣。惟去齊梁未遠。一時體製。每帶徐庾。而表而出之者。則爲王楊盧駱四傑。

王勃字子安。通之孫也。屬文初不精思。酣飲之後。援筆立就。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爲沛王府修撰。以戲爲諸王鬪雞檄。高宗怒斥出府。所爲滕王閣序。最有名。韓公謂江南多遊觀之美。滕王閣獨爲第一。後省父往交趾。渡海溺水死。年二十九。時與勃齊名。而恥居其後者。有楊炯。博學善屬文。顯慶中舉神童。授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終盈川令。嘗作孟蘭盆賦。獻武后。詞甚雅麗。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盧。前謙也。盧照隣初事鄧王。調新都尉。以疾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苦久疾。訣別親屬。自沈潁水。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因作五悲文。自傷。所著號幽憂子。厭世之意最切。長安古意一篇。化班張之賦體。而入於詩。詞旨華麗。後世之所師奉也。駱賓王於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舉兵。

爲作檄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嬰然曰。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敗。賓王亡命靈隱寺。爲浮屠。妙於五言詩。所作帝京篇。與盧之長安古意。同工異曲。亦一代絕藝也。

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四子自一時之俊也。惟使事尙巧。不免取譏於人。若楊炯喜用古人姓名。人稱點鬼簿。賓王好以數對。時號算博士。杜子美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甫誠知言者哉。

與四傑相匹者。有沈宋。沈佺期。字雲卿。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嘗侍中宗宴。舞回波爲弄辭。以悅帝。詔賜牙紉。善屬文。尤長於七言。宋之問。字延清。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爲考功員外郎。賄賂狼籍。睿宗初。貶死欽州。二人皆以附二張進。而之問尤無行可恥。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當時爲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律詩之法。門實成於二人之手。然性行

輕薄。屬辭綺麗。如良金美玉。而多媚態。未嘗有高潔之思。雄大之氣。齊梁綺習。幾欲墮而長焉。得陳子昂起而芟除之。而後唐三百年之風氣始於是開。

第七章 陳子昂

唐以前。無古律體之分。陳子昂特起於王楊沈宋之間。始以高雅冲澹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力追古意。後代因之。古體之名。以立。其感遇三十八章。上接嗣宗。下開張李。韋柳。其風節雖不足稱。而振起文章雅正之功。不可誣也。子昂嘗謂文章道弊者五百年。漢魏風骨。晉宋不傳。然文獻猶有足徵者。僕嘗觀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興寄都絕。每永嘆而思古人。常恐迤麗頹靡。風雅不作。是爲耿耿耳。斯亦足以窺其抱負矣。

子昂詩。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瀟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虛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足分。豈徒山水壽。空與麋鹿羣。如臨歧泣世

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邱。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蹊逕。妙絕齊梁。韓退之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而柳儀曹亦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忤者。子昂而已。韓柳三公爲文章大家。而盛見推許。亦可知其聲價矣。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爲學。精究墳典。耽愛黃老易象。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武后時拜麟臺正字。死年四十二。爲神鳳頌。明堂議。貢諛牝朝。誠所謂薦珪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者也。

與子昂同時者。有杜審言。崔融。蘇味道。李嶠。世號崔李蘇杜爲文章四友。而李嶠晚沒。有文章老宿之目。後子昂而起者。有張九齡。所作感遇詩。本詩人比興之義。託意草木蟲魚。足以追配伯玉。至其相業。上接房杜。下聯姚宋。子昂不敢望也。故有子昂之起衰而詩品始正。有曲江之繼軌。而後詩品乃醇。

第八章 開元天寶間詩學之極盛

唐三百年。詩學全盛之天下也。而開元天寶之詩。尤全盛中至極之時也。然是時。治安

已極。陽有四海驩虞之象。陰卽有崇極而圯之勢。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歷史上於此起。一大轉變之機。而天下亦於此開一大活動之舞臺矣。

玄宗中主也。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啟沃。而爲開元之盛明。因李林甫、楊國忠之壅蔽。而肇天寶之禍亂。於是忠臣泣血。義士蘊憤。詩人學者。痛哭流涕。發經世於文章。故士或擲筆而捉劍。或賣刀而買書。或釋褐而升青雲。或挂冠而懷山水。而其顯呈活氣則一也。當時之詩。或爲飄逸。或爲沈鬱。或爲悲壯。或爲眞樸。而其發揚精采則一也。

唐一代詩人多。而開元天寶之際尤多。李白杜甫。詩中之聖也。爲全唐文學之中心。而產於開元天寶之間。等而下之。顏頰二聖者。有王維。稱燕許大手筆者。有張說。蘇頌。工文章而撰李氏花萼集者。有李乂兄弟。負才名四十年。而以三絕聞者。有廣文鄭虔。妙於七言絕句。而有詩天子之號者。有王昌齡。與昌齡締交莫逆。劇飲流歡。不遑他恤者。有孟浩然。往來鞍馬烽塵之間十餘年。最長邊塞之作者。有岑參。與岑參齊名。悲歌抗慨。以功名自喜者。有高適。賦黃鶴樓詩。使供奉擱筆。稱唐人七律中第一者。有崔灑。江南意一詩。而推爲詩人以來罕有此作者。有王灣。他如儲光羲、李頎、常建、王之渙、王翰。

祖詠。賈至之倫。莫非一時之傑。玄宗嘗曰。前世有李嶠。蘇味道。擅一時文名。號蘇李。今朕得蘇頌。李義。何愧前人。濟濟多士。詞采如花。洵盛唐之偉觀也。而其中尤宜注意者。莫如王孟高岑四家。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爲南宗之祖。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維與弟縉。夙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舍下。別漲於竹洲花塢。維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哀其田園所爲詩。曰輞川集。其詩得氣之清。蟬蛻塵埃之外。浮遊萬物之表。嶠然泥而不滓者也。漁洋山人以與李杜比之。爲仙聖佛。

孟浩然襄陽人。少隱鹿門山。工五言詩。年四十。乃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嘗與諸名士聯句。一座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適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仕而誣朕棄人命。放歸。詩與王維均學陶。王得其清腴。孟得其閒遠。而時失枯澹。要其與維。俱爲有唐

沖夷簡靜之宗。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性磊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混跡博徒。天寶中。舉有道科。祿山反時。擢諫議大夫。轉西川節度使。終散騎常侍。適喜功名。貴節義。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之。開元以來。詩人之達者也。

岑參。天寶中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屬中原多故。遂終於蜀。始佐封常清。暮久在西域。邊塞之詩。殊多。高岑二人。詩略同一畦徑。骨力老蒼。才思奇縱。戛然金鐵之音。雖不足比於李杜。亦自別樹一體。

第九章 李白杜甫

拱衆星而揚日月之輝。連羣山而標泰華之峯。多士雲起之中。而能略兼諸家之長者。實維李白杜甫。昔人謂詩至李杜。地負海涵。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故五古如王孟儲學陶。而供奉學院。與射洪曲江同宗。而更出之以曠逸。少陵材力。騁舉縱橫。揮斥不主一家。七古。王李高岑。安詳合度。供奉加之以恣肆。少陵又濟之以沈雄。五律。王孟悠然自得。太白穠麗。復運以奇逸之思。工部更於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七律。右丞東川。安

和俊爽。高岑亦與比肩。太白好運古於律。時與少陵同。不拘拘於聲律對偶。而一種英爽之氣。亦自凌厲無前。少陵尤五色藻績。八音和鳴。故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爲長律。亦與供奉俱臻絕倫。絕句。右丞龍標。並皆佳妙。太白純以神行。獨多化王之筆。杜所不及者。惟此耳。猶李之短於七律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乎其弗可及已。

李白。隴西一布衣也。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性倜儻。喜縱橫之術。好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不事產業。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益州刺史蘇頲見之。待以布衣之禮。謂羣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若廣之以學。可與相如比肩。嘗自岷山出居襄漢之間。更南遊江淮。至楚。留雲夢三年。去而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縱酒酣歌。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居剡中。筠被召。白亦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而白與酒徒。日醉飲於長安市。一日。帝與楊貴妃賞壯丹沈香亭。意有所感。欲使白爲新樂章。召入。而白已沈醉。左右以水注面。稍解。援筆賦

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將有所大用。而白常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嫌之。摘其詩激貴妃。帝欲用白。妃輒沮之。白知不容。益驕放。而與賀知章、崔宗之、張旭、蘇晉、焦遂等。沈湎於酒。所謂飲中八仙是也。既而去京。放浪四方。北抵燕。西至岐。邢東接溟海。南極蒼梧。轉至金陵。上秋浦。抵潯陽。後永王璘辟爲僚佐。璘謀亂。白坐長流夜郎。赦還。過當塗卒。

李白詩。類其爲人。志氣宏放。喜爲大言。青年時。俠骨稜稜。不顧細謹。不修小節。氣若蓋一世。故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語功名。則談笑而靜胡沙。不以爲意。其所欽慕者。常拳拳於魯仲連、侯嬴、鄒食其、張良、韓信之倫。然卒以其狂易之性。遇讒放廢。所至不改其舊。一酣放於酒。其神識超邁。故能易功名之野心。而爲出世之逸想。灑落豁達。曾無浮世之艱。故其發於詩也。亦俠亦仙。飄然而來。儻然而往。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不勞勞於刻骨鏤心。而天馬行空。不可羈鞔。鞭揚馬。軼屈宋。一洗梁陳宮掖之風。而出以縹緲浮雲之志。彼於古風五十九首之第一章。而歎大雅之不作。慨正聲之微茫。嘲六代之綺麗。明刪述之隱衷。洵無媿其言矣。

杜甫忠愛之詩人也。嘗言之孫少貧。寄食於人。客遊吳越齊趙間。天寶中。舉進士不第。後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累上賦頌。高自稱道。謂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而楊雄枚皋。可企及也。已而祿山叛。陷京師。甫避亂走三川。肅宗卽位。靈武甫自賊中赴行在。拜左拾遺。以論救房琯。出爲華州司戶參軍。時關輔饑亂。乃寓居同州同谷縣。身自負薪採橡栗自給。乾元二年。至蜀。嚴武鎮成都。奏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與甫世舊。待遇甚厚。乃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枕江結廬。縱酒嘯歌其中。後攜家避亂荆楚。出瞿塘。下江陵。泝湘流。登衡山。寄寓耒陽以終。甫爲人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時憊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杜甫詩善自道其境遇。純以學力而得。非若李白之運以天才者比也。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實自狀其本領。蓋其思力沈厚。他人說不過七八分者。少陵必說至十分。甚者至十二三分。而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之。必使經千錘百鍊而後出。故其句法。字法。章法。篇法。無一不曲盡其妙。誠可謂集古今詩之大成者也。一生坎壈蹭蹬。而篤於性情。

故其詩常沈鬱雄奇。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爲詩史云。

李杜二人。時同境同。交情頗密。而其性行。其思想。其文章。則各擅其勝。亦一奇也。李受南方感化。杜受北方感化。李之品如仙。杜之品如聖。李出世。杜入世。李理想派也。杜實際派也。李受道家之影響。杜本儒教之見地。李如李廣。杜如孫吳。李以才勝。杜以學勝。李豪於情。杜篤於性。李斗酒百篇。有揮灑自如之概。杜讀書萬卷。極沈鬱頓挫之觀。彼海闊天空而樂自然。此每飯不忘而泣時事。彼爲智者。樂水。此爲仁者。樂山。二者殆不易軒輊也。元稹嘗論李杜優劣。謂李不能窺杜之藩籬。而韓愈斥之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李杜詩家之兩極。洵不許羣兒之容喙矣。

第十章 大歷十才子

天寶已還。安史之亂初平。朱泚之禍又起。內而藩鎮跋扈。互結黨援。外而回紇吐蕃。滋爲寇害。天子空想望太平。士大夫徒幾幸無事。宰輔罷薦不任。宦豎因而竊權。朝廷威信。有若贅旒。姑息因循。不復見興國之氣象。是爲僞安時代。卽憲宗之世。賢相名將。疊起。平淮西。下河北。一時朝野赫然。然帝意寢驩。任用非人。國政日紊。藩鎮復叛。秋陽之

暴亦已。不長。玄陰之凝。轉襲其後。以底於亡。而不可復振矣。唐之文學。正與其國命相爲消長。故中唐之世。有韋劉韓白。以與太歷十才子互相先後。迴翔容與。如抗如墜。盛唐之音欲垂。未下。晚唐之調。有開必先。蓋風氣至此而漸轉也。

韋應物少事玄宗爲三衛郎。晚更折節讀書。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大歷中除櫟陽令。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調左司郎中。終蘇州刺史。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以坐。唯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廁於賓客。得與倡酬。其詩閒澹簡遠。人比之陶淵明。稱陶韋。其詩云。嘗愛陶彭澤。文思何高元。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閒。白居易謂其自成一家體者是已。

劉長卿字文房。開元間成進士。至德中。歷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爲轉運使判官。以罪貶潘州南巴尉。終隨州刺史。長卿清才冠世。頗凌浮俗。性剛多忤權門。兩度遷斥。人悉冤之。詩雅暢。於五言尤神妙。故權德輿推爲五言長城。長卿嘗自謂曰。今人稱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李嘉祐郎士元。安得與予並驅乎。每題詩。不言姓。但書長卿。天下莫不知名。

當是時。有韓翃、盧綸、錢起、李端、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湜、夏侯審。所謂大歷十才子者。皆善爲五言詩。結交唱和。馳名都下。與劉長卿競以研鍊字句。力求工秀。爲歸不復有盛唐深厚兀稟之氣。然亦自清雅圓利。就中韓翃、盧綸、錢起、李端。詞采高華。尤爲多士之選。

韓翃字君平。少有才名。天寶末。登進士。不得志。冀門圭竇。四壁蕭然。室無一物。而其詩興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詠。朝野莫不珍之。嘗作寒食詩。代宗時。闕制誥令。御筆特批簡春城無處不飛花之韓翃。遂任駕部郎中知制誥。建中末卒。盧綸字允言。天寶末。舉進士不第。客遊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交。大歷初。還京師。遷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數和御制詩。爲代宗所賞。其詩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文宗雅愛之。遣中使至其家。得詩五百首。錢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除考功郎中。大歷中。遷大清宮使。翰林學士。其詩體製新奇。理致清贍。李端。大歷五年進士也。授校書郎。遷杭州司馬卒。初郭曖大會客賦詩。約詩先成者賞百縑。端先賦一詩。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然此篇恐宿構。願更賦一詩。請以起之。姓爲韻。端立成一章。比前尤工。一座莫

不感歎。此外司空曙之清華。崔峒之冲融。吉中孚之神骨。耿湓之逸調。苗發之能文。夏侯審之才思。皆足追隨韓盧錢李四子者也。

與十才子相輝映者。尚有郎士元、李嘉祐、皇甫冉、皇甫曾、朱放、包何、顧况、張繼、戴叔倫、李益等。然諸家之作。雖時有佳聯佳句。然少渾成之妙。洪響既滅。纖音乃起。嚴滄浪所謂大歷以還之詩。爲小乘禪信已。

第十一章 元和長慶之中興

李杜逝而諸家出。日月沒而燭火興。唐之詩。其衰於大歷矣乎。自韓白出而振風雅之遺韻。元和長慶之間。幾復見開元天寶之盛。故有四傑之紆軫。而後有李杜之上驥。有十才子之淳藩。而後有韓白之奔流。乾隆御選詩醇。獨以韓白繼李杜。詢爲卓見。已尤可異者。韓白二家俱學杜。而韓更欲高白。更欲卑韓。得其峻。白得其平。因宗匠之各殊。而一時流風所扇。儼有二大潮。流之觀。茲先就二家之大體言之。韓之詩尙奇險。白之詩尙坦夷。韓務言人之所不言。白務言人之所欲言。故韓之詩能奪人魂膽。快人耳目。白之詩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嚙。前者如山之巍巍。時不免佞屈之嫌。後者如水之蕩蕩。

亦覺有平淺之陋。然其抗壘前賢。特開生面。皆於文學上可大書特書者也。

韓愈古文家也。而善於詩。其才氣之英偉。學問之該博。非尋常詩人所及。而其思想。則醇乎儒教主義也。其詩雖無李白之才思。杜甫之情致。而剗削之貌。具博厚之觀。雄鷲之中。含工巧之妙。縱橫馳騁。奇氣襲人。於李杜之軌轍以外。盡鑿山通道。自成一家者也。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以不屑於格律。聲病。而自喜馳驟。故特見其長。雖律詩中如詠月詠雪諸作。體物工。措詞雅。然比於元和聖德詩南山詩琴操等之鬱律突崛。源本雅頌者。固有間矣。特其字拗語奇。往往招意象之晦澁。故後人多以此少之。

白居易詩人也。而工文章。顧况覽其文。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後得吾子矣。居易儒學之外。尤通內典。雖遭遷謫。常以忘懷處順爲事。爲人和平簡易。晚年尤甚。自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其詩根柢六義之旨。不失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蓋當是時。務矯大。歷十才子之風。尙動擬漢魏。甚者模雅頌。強自爲高。居易則專主入俗耳。背嶮峻。而馳入坦途。舊傳居易作詩。必使一老嫗聞之。解則錄之。不解則復易之。此雖附會之談。亦足以窺其用意。故上自玉公。下至

士庶僧道孀婦處女。往往有誦其詩者。禁省寺觀郵埃牆壁之上。往往有題其詩者。外而傳播朝鮮。流行日本。價重於雞林。其勢力之所及。豈不偉哉。論者以其清空如話。絕少豪放高古之趣。而嗤爲淺俗。亦非無故。然於李白之飄逸。杜甫之沈鬱。韓愈之奇險。外卓然以流麗伍於三家之間。爲百代之儀型。亦不可謂非人傑者矣。

與韓愈同學。杜而爲友者。有孟郊。賈島。李賀。盧仝。而其門下則有張籍。王建。皆受韓愈之推輓。與誘掖者也。孟郊字東野。少隱於嵩山。性狷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之交。與唱和於文酒之間。其詩多奇澁。不可讀。而愈稱之曰。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於漢氏矣。郊一生窮苦徹骨。至不能養親。屢舉進士不第。周遊天下。無所遇。故其詩刻苦。賈島字浪仙。初爲僧。號無本。元和中。元白變而尙輕淺。島獨案格入僻。以矯浮艷。當冥搜之際。雖王公貴人。皆不覽。游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好苦吟。與愈爲布衣之交。愈授以文法。去浮屠。舉進士第。其詩或寒澹。或幽奇。或奧僻。論者以儷孟郊。斥爲郊寒。島瘦云。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愈與皇甫湜過而試之。賀援筆立就。如宿構。二人驚爲奇才。後舉進士。卒時年二十七。以鬼才稱。其詩尙奇詭。絕去畦徑。當時無

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管弦。盧仝隱於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性情高潔。無仕進之志。破屋數間。上奉慈親。下養妻子。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後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其詩比於李賀。更爲怪誕。時有劉叉者。亦客韓愈門。作冰柱雪車二詩。狂怪更出。盧仝李賀之右。張籍字文昌。性狷直。善古體詩。嘗取杜甫詩一帙。焚爲灰燼。飲之。曰。欲以改易吾肝腸也。當代公卿。如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薦爲國子司業。尤長於樂府。多警句。王建字仲初。大歷十年進士。以宮詞百首得名。嘗遊愈之門。與張籍契厚。唱答尤多。時稱張王。此六子者。東野之古詩。浪仙之五律。長吉之樂府。玉川之歌行。並如危峯絕壁。深澗流泉。各自成趣。不相沿襲。與昌黎深契合者也。至張籍王建。則以平麗勝人。與愈家數略異。其爲開中唐之新調。則一也。與白居易爲友者。有元稹劉禹錫。元稹字微之。以歌詩爲穆宗所賞。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之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爲人輕浮。而猜忌。與居易交最厚。少時才力相匹。其詩亦尙坦夷。唱和之多。無踰於二人者。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元和體。稹所爲詩。往往播樂府。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

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與白氏長慶集。盛行於世。劉禹錫字夢得。爲人倔強自傲。屢遭貶謫。而無懊悔之色。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唱酬頗多。居易推爲詩豪。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稱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柳宗元古文家也。而亦善詩。文名與韓愈相若。出處與禹錫略同。而詩則造詣峭勁。於韓白二家之外。獨標宗派。當舉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在唐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謝風氣。東坡謂子厚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此外作者有楊巨源。鮑溶。李紳。羊士諤。皆能以詩著名者。元和之風氣。固過於大歷矣。

第十二章 晚唐之詩學

文學之盛衰。與國運相消長。國家將興。國民之心聲。自有雄大之氣。安樂之極。艷靡之音。漸繁。洎乎國勢日非。而暮氣中。乘徒自局。於一丘一壑之間。無復有長駕遠馭之志。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晚唐之世。蓋同此况味矣。雖其間作者。時作壯言豪語。而精已銷亡。不免外強中乾之誚。故自太和以後。詩格益卑。步武中唐。每况愈下。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學張籍者也。李洞、方干、姚合、喻鳧、周賀、九僧、學賈島者也。許渾、趙嘏、專工琢句。日休、龜蒙、祇講詠物。以及劉駕之疊字、韓偓之香奩、纖巧淫猥。去風人遠矣。而其善自振拔者。則商隱之精深。庭筠之藻綺。牧之之俊爽。尙不愧爲大家。

李商隱字義山。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爲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幕府。賞補太學博士。商隱原無意黨爭。爲時勢所驅。陷於怨牛黨李之間。遂妨仕進。一生落魄。不安其處。初爲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爲令狐綯所憾。竟坎壈以終。詩宗老杜。而綺麗綿密。多風諭時事。意義貴深蘊。喜用故事。烘托往往過於僻澁。語工而意不及。然其骨力開張。洵杜陵嫡派也。大抵義山文詭怪。詩華縟。此其特色。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弦歌之音。爲側艷之

辭爲行塵雜。不修邊幅。而好遊狹邪。恃才傲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其被貶爲方城尉。制辭有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終流落而死。庭筠才思綺艷。而風度未宏。尤長樂府一體。在三唐之間。詞極風雅。接軌齊梁。太白以外。實推庭筠。其描寫富貴處。瞻麗典雅。芊綿綺合。爲人所不能及。

杜牧字牧之。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才高俊邁。不羈。兼有經濟之略。善論兵事。爲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文奧衍。而多切於時務。詩豪而艷。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當時承元和後。白氏一體靡天下。加以國運衰替。詩風入於柔靡。牧獨力矯時弊。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闢。多爲翻案之語。何義門稱牧學子美。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放。洵不誣也。與李商隱齊名。號李杜。又號小杜。以別於甫云。

要之溫李杜三子之詩。其風格皆可嗣響盛唐。所惜體率纖冶。而無旁魄論都之觀。則時爲之矣。昔人謂詩莫備於有唐三百年。自初唐之渾融。變而爲中唐之清逸。至晚唐

則光芒四射不可端倪。如入鮫人之室。謁天孫之宮。文彩機杼。變化錯陳。密麗若溫李。與峭若皮陸。爽秀條暢。若韓薛羅章。大含細入。無不鑿之方心。實殿三唐之逸響。似未免揄揚過分也。然其刻畫景物之作。足以怡閒情而發幽思。雖曰尖新。亦自輕利。要有不可沒者在也。宋詩之薪火。於此實先之矣。

第十三章 韓柳以前文章三變

唐代文家首推韓柳。韓柳之於文。蓋百世不祧之祖也。然風氣之遷轉。原非可期之於一人一時。必先有爲之驅除難者。而後因之而成。韓柳以前文章。凡三變矣。初變於四傑。再變於陳子昂。燕許二公。三變於元結。獨孤及文章。始次第入古。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駢四儷六之體。盛行於時。太宗雅好藝文。頗崇纖麗。王楊盧駱四傑。出始以精切豪厲相尙。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楊炯序王勃集云。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開雕刻。練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青規而輟九攻。君於時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勳

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長風一振。衆萌自偃。積年綸。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此足以考見四傑之風力矣。

子昂於詩。既開古風一體。於文亦變而之雅馴。馬貴與謂其不脫偶儻卑弱。與王楊沈宋同。觀其文。表序雖沿時習。而論事奏疏之類。疏樸近古。古文疏鑿之功不少也。其時又有北京三傑者。富嘉謨。吳少微。谷倚。亦排斥浮艷爲文。雅厚雄邁。人爭效之。號吳富體。而尤有力者。推張說。蘇頲。說字道濟。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爲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嘗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頲字廷碩。調露二年。進士。賢良方正異等。玄宗時。爲中書舍人。知制誥。開元初。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封許國公。頲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爲文敏贍。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頲序事。外爲文章。景龍後。以文章名當世。而爲人所傾慕者。頲與張說。壽。燕。許。二子之文。雖體製不甚超奇。而以宏茂廣波。瀾。則兩漢之胎息也。同時張九齡。風度醞籍。亦不減燕許。九齡幼善屬文。玄宗朝。知制誥。

諤諤有大臣節。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柳宗元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造其極。文章至此。蓋去華縟而入於精潔之一途矣。

燕許之後。有蕭李常楊。士穎伉爽精深。華詞采炳蔚。衰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皆以排擯浮俚。超追上乘。開元以來之卓卓者。至陸宣公。贊尤爲另開一體。贊字敬輿。大歷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爲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爲中書舍人。平章事。贊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逮成。皆周至人情。常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雖爪牙宣力。蓋贊與有助焉。其文議論婉暢。理致生動。稍無髮積之痕。爲後世言事者所祖。歐蘇之駢儷。大都取法於此也。而元結獨孤。及乃大變排偶濃艷之習。韓柳二公從而推挽之。而後古文始告成功。結字次山。天寶十三載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玗洞。稱琦玗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爲聲叟。酒徒呼爲漫叟。及官呼爲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誓。

牙。而其文辭亦如之。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唐之文人。獨數結云。結文大抵澶漫矯亢。戛然獨造。高氏子略謂其奇古。不踏襲。視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獨孤及字至之。天寶十三載。舉河曉元經科。代宗初。爲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稱最。徙常州。卒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爲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惡爲用。長於議論。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風。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及門人有梁肅。李舟。善屬文。能祖述其意云。

第十四章 韓愈柳宗元

唐興八世百六十年間。文章承江左遺風。陷於雕章繪句之弊。貞元元和之際。韓愈柳宗元出。唱爲先秦之古文。與李翱李觀皇甫湜等相應。和遂能挽回八代之衰。上踵孟莊荀韓下啟歐蘇。王曾蓋古文之名。始此。而唐以後之爲文者。莫不以韓柳爲大宗。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酷排釋氏。性明銳。好直言。不爲詭隨。累遭貶黜。而不改其舊。慨然以興起名教。宏獎節義。

爲已任。誘掖後進。極爲懇切。每言近世文章。多拘束於排偶之弊。經語之指歸。馬班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深探本原。上規姚姒。下逮百家。不主故常。無所不有。無所不妙。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刳以樸。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牴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爲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爲蹈襲前人者。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而舊史稱愈恃才肆意。整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作諱辨。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抑未免過當矣。以文學界言之。破駢儷。而爲古體。棄脂粉。而獨崇質素。摧陷廓清之功。比於乃祖淮陰。可謂雄偉不常者矣。蘇氏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囁刻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而不敢迫視。若夫奇辭險句。時出而走於枯屈聱牙。至與揚雄同弊。亦其過也。歐陽公愛愈詩。獨工於韻。得韻寬則

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彼其於文。容有類此。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及長。儁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踔厲風發。一時名士皆慕與之交。爲文章卓偉精微。旣罹竄斥。涉履蠻瘴。放浪山水之間。溼厄感鬱。一寓之於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爲之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則世號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史稱子厚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剟思。與古爲侔。體裁密緻。粲若珠貝。劉禹錫序言。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韓柳二人。倡爲古文辭。斤斤焉。以爲文之心。法開悟後進。如韓之答崔翊書。柳之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是已一時文風。賴以轉移。而文學之師法。亦於此確立。是又文心雕龍以後之一進步也。願二人生同時。交最密。與李杜同也。其性行。其主義。其本領。其文致。

亦如李杜之各異焉。韓畢生力排佛老。柳則嗜浮屠之言。而合於易論語。韓自信傳孔孟之道統。不顧流俗。抗顏而爲人師。收召後學。柳有志聖人之道。而不欲爲人師。韓數遭貶謫。而百鍊之鋼。毫無屈折。晚使河北。面叱王庭湊。柳坐貶永州。卽深自短氣。抑鬱以死。自其文章論之。韓如高山之雄峙。如大川之奔放。柳如巉巖之奇峭。如激湍之幽咽。韓如平原曠野。師以正合。柳如間道斜谷。兵以奇接。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原經而論理。柳原史而敘事。前者以宏大雄肆勝。後者以縝密雋潔勝。故韓之詩。時爲有韻之文。柳之文。時爲無韻之詩也。然柳之文如李之詩。本於其才之所至。韓與杜得力於學。故學文者多宗韓。學詩者多宗杜。亦以韓與杜之無所不有。學焉而各得性之所近也。有唐一代於詩。有李杜於文。有韓柳。殆所謂日星河嶽者與。

與韓愈相師友者。有李翱。李觀。皇甫湜。翱字習之。愈之姪婿也。貞元十四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爲文。詞致渾厚。而得其謹嚴。集皆雜文。無歌詩。蘇舜欽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觀字元賓。華之從子。愈

之友也。貞元八年與愈同年進士。明年中博學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尙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湜字持正。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繪綵甚厚。其爲文得愈之奇崛。與翱爲韓門弟子。而亦不能詩。湜一傳爲來無擇。再傳爲孫樵。專刻意求奇。每况愈下。而翱之文。則最爲北宋人之所宗尙也。

第十五章 韓柳以外之文家

自韓柳以古文爲天下倡。其承流而變者。固已有人。而卒以得位。未崇。偃草力弱。駢儷之餘。波浸染甚久。回蕩振轉。其勢未能遽熄。至於宋而古文始大暢。其風韓柳之功在唐。爲小在後。世爲甚鉅也。茲略舉其同時與後時者以考見之云。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尙書平章事。爲文雅正。瞻緝。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

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韋處厚亦有名。未爲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以識度爲宗。命相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誠臺閣能手也。呂溫字和叔。貞元十四年進士。官左拾遺。貶衡州刺史。溫從梁肅爲文章。規摹左氏。藻瞻精富。流輩推尙。劉禹錫少工文章。縱橫博辯。於韓柳外。自爲軌轍。柳子厚嘗謂其文雋而膏味無窮。灸而愈出。白居易文章亦精切。然體清駛。與其詩之平易。皆若信手而成者。劉白二人。其文究不如其詩之工也。元微之爲文長於詩。初喜藻麗。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又有樊宗師張登者。宗師官諫議大夫。韓愈稱其爲文不剽襲。然甚晦澁。其絳守園池記。殆不可句讀。經王晟註釋。猶有不盡通者。如瑤翻碧漱。鬼眼頽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云登官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工爲文。權德輿以公幹景陽比之。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

之狀。凡此皆與韓柳同時者也。

後韓柳而起者。有令狐楚李德裕。以擅長箋奏制誥鳴於時。楚字愨。士掌牋奏者十三年。相憲宗。會昌初卒。爲文以意爲骨。以氣爲用。以筆爲馳騁。能脫盡裁對隸事之迹。德裕字文饒。穆宗初擢翰林學士。會昌時以功拜太尉。封衛公。善爲文章。有會昌一品集。皆制誥詔冊表疏之類。謀議援古。袞袞可喜。其外集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論精深而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從楚學。今體章奏者。有李商隱。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又與商隱並稱者。有杜牧。之爲文豪邁有奇氣。其語感時憤世。椎胸而不能自己。殆與賈長沙相上下。所爲罪言。尤有名於世。此後惟劉蛻之文勢奔放。司空圖之詩文高雅。爲可稱。餘子瑣瑣。仰四六之流沫而已。

第十六章 佛教之勢力與繼徒之文學

有唐一代。非儒家得意時代。而繼徒之得意時代也。非經學極盛時代。而文學之極盛時代也。故繼徒之勢力強。而儒家之地位卑。文學者之聞望高。而經學者之境遇晦。而

緇徒與文學者。又嘗握手。與相契合於文酒之間。此唐之文學與佛教所由合同而化也。駱賓王亡命杭州而爲浮屠。無本還俗而爲韓門弟子。詩如張說王維李端白居易。文如梁肅柳宗元。皆以好佛而爲文有高致。得佛教之趣味。雖力排佛老如韓愈。猶與文暢高閑大顛之徒相往來。而況其他者乎。其在緇徒中。如皎然廣宣貫休齊己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處默清江寒山拾得之倫。皆以能詩名。置之諸唐詩人中。亦無遜色。而寒山拾得二人爲尤著。其詩以佛教大乘之理想。發爲宗教或哲學之詩歌。嘲罵時俗。警醒頑愚。固不當以工拙論。及乎有宋邵康節以下道學之詩。率祖尙之。遂爲詩家之一體。

中土佈教之流傳。盛於六朝而大成於唐。善導之淨土宗。慧能之禪宗。道宣之律宗。法藏之華嚴宗。皆集唐以前之宗教思想而成者也。窺基之法相宗。金剛智及不空之眞言宗。則新啟宗門者也。其時朝野上下。靡不好之。天子則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憲宗宣宗懿宗。皆崇拜三寶。宰相則張說宋璟杜鴻漸王縉孟簡裴休。皆皈依佛門。自執弟子之禮。佛教之比於儒。其範圍天下思想界。殆有中分之勢焉。雖以

武宗之排佛極暴。終於無効。而浸潤之久。遂以產宋代之理學。吾國思想至此。生一大變化。

隨佛教之流行。而經典之翻譯。與夫贊銘倡頌論疏之文。亦蔚然稱盛。而有加于前。光智譯寶星經等五部矣。玄奘譯因明論以下經論七十四部矣。法朗之譯大雲經。法藏之譯大寶積經。法琳之爲破邪論。惠乘之著辨正論。杜順之撰華嚴法界觀。五教止觀。以及道宣之行事鈔。義淨之寄皈傳。道世之法苑珠林。智昇之開元釋教錄。非皆於文學上有素養者不能也。是曰繼徒文學。而尤以玄奘所係爲鉅。玄奘患從來翻譯訛謬頗多。欲廣求異本參驗之。貞觀初。隨商賈遊西域。留十七年。齋梵本六百五十部而歸。詔使譯經大慈恩寺。自是稱唐以前翻譯者曰舊譯。成於玄奘之手者曰新譯。重要之佛典。至今日而得以完全無誤者。不可不歸功於玄奘也。

第十七章 唐代小說之盛興

小說家者流。魏晉以後。作者不絕。大都文辭猥瑣。迥乎唐代。小說界雖不足以劃一新時期。而簡冊之多。門類之繁。比於前世。固有足多者。其叙歷史者。若張鷟之朝野僉載。

康駢之劇談錄。記社會者。若唐語林。芝田錄。二書未詳何人資諧笑者。有李商隱之雜纂。供辨正者。有李匡義之資暇述。鬼怪者。有博異志。陸氏集異記。談義俠者。有虬髯客傳。劍俠傳。言情者。有遊仙窟。章臺柳傳。步非烟傳。霍小玉傳。而如遊仙窟。假神仙以述情事。頗爲穢褻。文辭絢爛。是乃後世淫書之作俑。而髯客傳之類。則開後世事之雜劇傳奇也。其種彙爲唐代叢書。龍威秘書。五朝小說等所收。無慮數十百部。實不勝枚舉矣。晉宋以來。二氏之道。大行其影響之所及。不特文章詩歌爲然。卽小說界亦本其迷信喜談妖怪習爲荒誕之辭。唐以前如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陶淵明搜神後記。焦度稽神異苑。任昉述異記。吳均續齊諧記。顏之推北齊還冤志。是已。入唐以後。除前博異志。陸氏集異記外。則有薛用弱之集異記。臨本德之冥報記。牛僧孺之元怪錄。李復言之續元怪錄。鄭常之洽聞錄。薛漁思之河東記。段成式之酉陽雜俎。溫庭筠之乾闥子。陳翰之異聞集。裴劍之傳奇。皆雜記神仙鬼怪變化及草木禽獸妖異譎詭之事。以投時好。卽如劍俠傳。紅線傳。長恨傳。仙苑編珠。亦何莫非道家之末流階之厲哉。

第十八章 詞學之發展

詞濫觴於唐。滋衍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曲調極多。唐以後聲律學之一體也。以其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止於其間。填字。故曰填詞。然或號曰詩餘。以爲自古樂府流行而來。惟攷漢代古詩與樂府始分。見第三篇第七章而樂府又略有十種之別。東漢以後樂府之音節。漸歸漸滅。至曹子建已患其難識。東晉江左。惟存清商曲辭之一。此本江南風謠。亦實唐絕之嚆矢也。見第三篇第二十六章及四聲入病之說起。乍見之。似欲主以音律之關係。被歌管絃。實則止於整飭語格。協諧韻調。與樂律上之音譜。全爲別物。所云詩律卽樂律。徒耳食之見耳。詩至唐律。益遠於歌矣。蓋漢代以來之樂府。旣亡於齊梁之間。所謂樂府者。皆擬作耳。以故隋唐以後。盛傳外國之樂。唐十部樂中。爲中國本土之音者。僅清商曲辭所遺之清樂而已。其餘有由涼州。伊州。甘州。天竺。高麗。龜茲。安西。疏勒。高昌。康國等採用者。天寶之末。明皇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蓋可知矣。樂旣採自外國。奏之歌詞。是有不能備協。而繫於清商樂之絕句。又過於單調。不得已而於向來絕句之歌法。調以外國之樂律。雖不必入音克諧。而絕句一體。已有詩樂一致之勢。唐梨園教坊所傳習之大曲小曲卽是也。惟樂曲概長重疊絕句。以叶其節奏。其不

和固已多矣。而歌絕句之際，或於字間加散聲，或於句裏插和聲，以期變化。歌法則文字與曲節，又未免背離。由是而求救濟之方，乃以曲譜爲基礎，散聲和聲皆填字以遷就之。以視乎詩，故字有多少，句有長短，卽所謂填詞是也。

彭孫遹詞統源流，以詞之長短錯落發源於三百篇。固數典太遠，實則詩自三百篇以降，歷乎漢魏六朝，體製雖多大別，歸於句格之整不整二者而已。其不整者如梁武之江南弄，沈約之六憶，其聲調之圓美，正可推爲絕妙好辭，以之爲倚聲之權輿，自無不可。見第三篇第二章然普通稱詞之濫觴者，實推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及張志和之漁歌子。其詞錄載於左。

憶秦娥云：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漁歌子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是知填詞之發生，實破五七言之絕句爲之，非必脫胎於古樂府也。如菩薩蠻合五七

言而成漁歌。子則裁七言絕一字者也。至憶秦娥之長短錯落亦裁之於七言。或有餘或不足皆以協和其調也。又楊升庵草堂序云。唐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然則詞不惟破絕並破律爲之矣。汪森曰。古詩之樂府與近體之詩分鑪並馳。非有先後。謂詩降而爲詞。以詞爲詩之餘者。殆非通論也。王昶曰。不知者謂爲詩之變。實則詩之正也。以證前言。信不誣矣。自是作者輩起。韋應物。戴叔倫。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皆創調填詞。至五代尤盛。譬之黃河。梁武沈約爲其崑崙。伏流千里。忽發於李白。張志和之儔。漏爲星宿。海至五代則出龍門。越底柱而馳於豫。兗之域矣。詩詞兩體。蓋猶夫古今體詩之異形也。

詞之有調。猶近體詩之有聲律。有調各別名者。有調名同而體異者。短者如十六字令。僅僅十六字。長者如鶯啼序。多至二百四十字。萬紅友詞律載填詞圖譜。凡六百六十調。千百八十體。清康熙欽定詞譜。凡載二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其繁冗宏富如此。

詞上承詩。下啓曲。亦唐代一大創製也。蜀趙崇祚編有花間集十卷。其詞自溫飛卿而

下十八人。凡五百首。爲後世倚聲填詞之祖。陸務觀曰。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漁詳以謂花間之妙。蹙金結繡。而無痕跡。五季文運萎敝。他無可稱。獨詞濃艷穩秀。茲舉其著者。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其詞悽惋動人。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耶。其臣有馮延巳。字正中。陳世修稱爲思深詞麗。韻逸調新者也。所作菩薩蠻。蝶戀花諸調。尤堪愛誦。韋莊字端已。蜀人。爲詞婉秀。不減飛卿。世以溫韋並稱。此外有皇甫松。毛文錫。和凝。牛希濟。薛昭蘊等。至於宋以詞爲樂章。因之更大進步。小令中調之外。又出以長調。而其體大備。

第十九章 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

有宋一代。理學昌明。於漢族人文史上。可與春秋戰國並稱。爲思想界活潑之一大時期。蓋自兩漢以來。學者專業一經。師弟相傳。墨守舊說。而無復熒見。馬融鄭玄王肅之徒。所爲畢生事業者。止於該統衆說。箋註羣經。至唐重加疏解。演繹周詳。委曲旁貫。愈趨於繁碎叢冗。使人生厭倦之心。然上世之名物度數。後人得以推明者。亦不可謂非漢唐諸儒之功也。中如揚雄王通韓愈之輩。自任甚重。藐薄諸儒。一意以遠紹先聖爲

志然究無甚發明。太玄擬易。法言倣論語。文中子一書。其語氣務追仿宣尼。韓氏之原道。原性師說等篇。固有益文字。要不過前人之糟粕也。然則自漢至唐。專事講習。鑽研故紙而已。有宋學者。苦漢唐之煩碎。不役心於文字。直闢發乎精神。南北兩思潮。導源於先秦。並流於魏晉。經六朝李唐。而又有身毒思想之混和。大奮其勢力於是。而至宋儒。乃融匯貫通。發爲性理之學。故宋儒者。實能化儒釋道三元素而生一新元素者也。試略就宋儒與佛老之消息言之。宋儒陽排釋氏。實陰入佛門。講禪悟者也。與韓愈不緇佛書。力斥浮屠者。殊科矣。周敦頤之於僧壽涯。朱熹之於妙喜禪師。皆以他山之石攻玉者也。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語。取於杜順之華嚴法界觀。亦合於道家之說。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者。不外參禪佛門。悟道徹底之功。而明道行狀。謂其出入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張子之正蒙曰。知死之不可與言性。其西銘之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何莫非竊取佛家之語。與其慈悲之意乎。邵雍傳陳希夷河洛之學。尤近於道。而謝良佐謂其皇極經世之學。發於廬山一老僧。後儒斥其不醇。則以調和之功。未能如程朱之翕合無間也。陸象山直指本心。則幾墮入禪學中矣。況如彼歐陽修。

之於契嵩林逋之於智圓。蘇洵之於祖印。蘇軾之於了元。其交遊最密。尤爲世顯著者。乎。觀伊洛淵源錄。朱子語錄。程門諸賢。如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等。皆歸於佛老。一時學士大夫。滔滔皆是。以定靜參悟。心性合道。清虛取佛。老之純理。明孔孟之教。義是爲當代思潮之大勢。而轉掩蔽其原。謂其理吾儒盡具。至舉大學中庸以尊之。用示所本。資便附會。窃人之所有。而揜伏其贓。復深拒之者。則以佛老有靈於政治。不可以爲教。是雖宋儒者之陋。抑亦苦心之所蘊藉也。究之以禪學飾儒術。推行之於政治。終非所宜。而歸於文弱。不能自振。其與晉室清談之禍。相去豈絕遠哉。

宋之儒家。固有佛學之修養。而宋之佛家。亦多有儒學之脩養。楊億爲譯經使。贊寧乃爲翰林編修也。佛家之著作中。極有名於後世者。如延壽宗鏡錄。贊寧宋高僧傳。道原景德傳燈錄。道成釋氏要覽。契嵩輔教編。繼忠義成記。圓悟碧巖集。法義翻譯名義集。志槃佛祖統記。其數至多。不可枚舉。而契嵩在沙門嵩中。尤以學問文章名一世。李觀嘗著潛書排釋氏。見輔教編。而太息曰。吾輩之議論。曾不若一卷般若經。而歐陽公亦曰。不意僧中有此郎。王安石嘗問張方平曰。孔子逝後。百年而生孟子。孟子以後。無復

及者。何吾道之寥寥也。方平對曰。豈無人哉。如馬祖、雲峯、岸頭、雲門。皆騏驎千里之才。孔孟之教。不能勒住此輩。皆去而歸釋氏。安石以爲然。張商英亦歎爲至論。佛門之才。何嘗遜於儒哉。宋之於佛。雖陽甚受儒家之排擠。而實陰致其功。矧天子宰相。如眞宗、仁宗、王旦、文彥博、富弼、張商英、蘇易簡等。皆極崇信而修淨業者乎。宋之道學。實可謂儒教與釋教之變相也。

宋崇樸學文章。雖襲前人之遺軌。而務以理勝。故能遊心萬仞。瀝液羣言。不爲所囿。駸駸乎欲駕而上之。文則歐蘇曾王以外。若劉原父、兄弟、司馬君實、周茂叔、張橫渠、朱晦菴、陳同甫、葉水心、薛浪語、魏鶴山之倫。皆非後世號爲古文專家者所易及。初未嘗以步趨韓柳相矜也。宋初楊劉之學。盛於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猶未變唐體。至歐蘇乃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叙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荊公尤深厚爾雅。純乎義理之言。南渡以還。初寮浮溪。平園秋崖輩。覃慮殫思。語多精妙。初不必執燕許常楊以相競也。詩初有白體。峴體。晚唐體。峴體楊劉最著。晚唐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歐蘇梅宗之。參以太白昌黎。至蘇黃更跨厲焉。流而爲豫章詩派。號爲宋詩淵。

觀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姜白石得體於韋柳。又何嘗傍先民以自隘也。蘇樂城有言。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吾以爲宋人能聞道。故能變唐人之所未及焉。

第二十章 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

宋之學風。既融取佛老以緣儒術。故其以儒術見於政治上者。君相之精神。嘗與漢唐異。太祖少時。學於辛文悅。晚年最好讀書。嚮用儒臣。嘗謂宰相必用讀書人。立國之遺謨。蓋於此可見也。命曹彬伐江南也。戒以勿暴掠生民。彬亦克體其意。不妄殺一人。眞宗朝。與契丹和戰議起。寇準嘗進百年無事之策。曰。不如此。數十年後。彼復生心。眞宗謂曰。數十年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宰相李沆喜讀論語。嘗曰。爲宰相者。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此莫非仁心爲質。而歷世之秉朝政當輔導者。又何莫非讀書之人。足以矜式一世。卒之朝野上下。養成姑息之政。馴致苟安之風。甘於小康。無復有舉國家百年之長計者。故始迫於遼。中劫於金。終亡於元。異族之禍。更烈於晉。其始也。趙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其終也。陸秀夫於流離顛沛之際。擁護末帝而於

匡山舟中猶講大學章句。噫嘻。論語大學果有何神力而顧迷信於此。其謬妄迂腐。至於此乎。綜之宋人爲學。失之文弱。而有獨善之風。全偏重於個人。而於國力之伸張不甚措意。一代之思潮。所由闕雄大魁奇之氣也。

宋以文弱致敗。然其收儒教之功者。固亦有焉。五季之亂。篡奪相仍。視君臣易位如奕棋。士大夫忠義之氣。掃地以盡。宋興。濟之以文德。明君臣之分。嚴禮誼之防。優遇隱逸。以勵名節。登用賢俊。以厚廉恥。慶歷之際。尤稱極盛。時承太宗眞宗之後。國是已定。天下士民。漸習於義方。天子恭儉。愛人恤物。終始如一日。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人才輩出。羣賢滿朝。務以道義之心。忠正之氣。磨礱天下。故汴京旣陷。猶支撐江南半壁之天。李綱宗澤岳飛張浚之倫。義膽忠肝。堅如金鐵。前仆後繼。蹈刃無難。故能以積弱捍疆。胡及夫國祚沈淪。崎嶇海嶠。四方之義士。仍繼起不絕。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之所爲。存一綫於洪濤。被英風於千載。迄今讀胡銓之封事。文信國之正氣歌。謝枋得之却聘書。其有不感激自興者乎。是不可謂非三百年勸學養士之餘澤也。

唐之取士以詩賦。宋之取士以策論。故宋之文學不在詩。而常在文。文主議論。故散文。

尚焉。其間文體之變遷上亦可劃分一時。期前半期振復古之氣運。後半期肇時文之發生。按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故論理之文。稱極盛云。

三百年間作者如林。而誇一代文物之盛者。則在仁宗以後。哲宗以前。奎星照爛。欲掩諸家。則尤推蘇子父子。此如李杜二家之於唐。爲國運大轉之候。邵康節聞天津橋上杜鵑聲。而嘆地氣之遷徙。天下之變不遠矣。既而靖康之難。徽欽北狩。江左偏安。苟延殘喘。隨國勢之興廢。而文風亦遂截然不同。北宋累葉承平。士大夫爭以氣節相高。廉恥相尚。一掃五季之卑陋。有雍和博。大氣象。臺閣文章。尤爲可誦。及至南宋。國勢不振。天下多事。悲壯激越之音。痛哭流涕之文。繼踵相因。是亦出於時勢之不得不然也。

第二十一章 西崑體

五季五十餘年間。天下紛亂如麻。日尋干戈。元元之民。墜於塗炭。無復絃歌之聲。是爲

中國文學黑暗時代。宋承景運。點檢爲天子。雖五季之弊少熄。而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野樸陋之作。猶未絕也。五代時。江淮吳越。間較北方爲清晏。故其文學稍足稱。羅昭諫之在錢氏。江東獨步。詩文以譏刺爲主。氣雄調響。幾欲方駕玉谿。然淺露紛呶之處。往往而有。沈顏之於吳。亦有志矯當時文章之浮靡矣。倣古著書百篇。而文特骯髒。南唐之著者。有韓熙載。徐鉉。皆擅長制誥碑表。詞理精當。鉉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慢。後入於宋。爲散騎常侍。同時有鞠常。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盛倡駢儷。而其文多疲萎不振。及太宗之時。楊億起而一變。文章之體。與劉筠。錢維演。互相倡和。轉相切磋。三人同聲上格。調練才藻於文。於詩皆宗法義山。一時爲之風靡。所謂西崑體是也。未流之襲楊劉者。乃入於奇險僻澁。而文風益下。西崑體者。有宋文學之新紀元也。其詩在當時爲尤有勢力。所輯西崑酬唱集。二卷。詩凡二百五十首。楊劉錢外。有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隄。丁謂。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共十七人。其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鬥果爲工。嫣然華美。而氣骨不存。及夸者爲之。徒失於爛熟。無復空靈縹緲之神韻。往

往竊取義山詩句。生吞活剝。靦然不恥。後村詩話。謂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

五代之間。多宗奉李商隱。唯喜字面綺麗。而未得其用意深厚之所在。西崑諸家亦然。楊大年嘗以爲商隱之詩。其味無窮。杜甫比之。則未免村夫子面目。是可知其嗜蒹之僻矣。歐陽文忠曰。楊大年與錢劉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敝。又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蓋其詩之律切精工者。自不可廢。而歐公之尤惡之者。則以其碑版奏疏。頗傷雕摘。然五代以來。燕鄙之氣。由茲盡矣。

楊億字大年。建州人。雍熙初。年才十一。召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時號爲神童。眞宗時。累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兼史館修撰。天性穎悟。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仁宗時。追贈禮部尙書。諡曰文。夏英公言其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劉筠字子儀。大名。咸平元年進士。累遷知制誥。翰林承旨。擢戶部龍圖閣學士。爲人不苟合。學問閎博。文章以理爲宗。辭尙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淒麗。與楊

億齊名。號爲楊劉。兩家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錢惟演字希聖。吳越錢俶之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文僖。與楊劉鼎立。號江東三虎。

當楊劉倡爲崑體之際。同時有柳開、穆修、王禹偁、寇準、魏野、林逋、潘閔等。另闢蹊逕。文則柳穆習爲淳古。詩則王禹偁及徐鉉兄弟、李文正、王漢謀、奇爲白體。寇魏、林、潘學晚。唐曰晚唐體。特掌霸權者。猶當推崑體諸公耳。茲爲各次其概。

柳開字仲塗。開寶六年進士。仕宦累不進。咸平初卒。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旣而易今名。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宋之爲古文者。實自開始。然其體艱澁。可謂明而未融。門人張景從開學爲古文。名最高。穆修字伯長。祥符二年。經明行修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爲文沿沂韓柳。而能自得者。其後一轉而爲尹洙。再轉而爲歐陽修。其功亦不淺。惟病出異標。新。往往有僻論。水心葉氏曰。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穆符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爲尙。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辭。

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巧麗矣。彼怪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要其所譏。而轉移風氣之功。固不可沒哉。時在伯長前者。有王元之。禹偁。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知制誥。出知黃州。卒。詞學敏贍。獨步一時。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水心葉氏謂其文簡雅古淡。不甚爲學者所稱。以無師友議論故也。

寇準字平仲。下邳人。太平興國中進士。凡三入相。封萊國公。謚忠愍。善屬文。尤長詩。什多得警句。而淒婉有致。林逋字君復。錢塘人。隱於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長吏歲時勞問。卒賜和靖先生。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澹如其人。魏野字仲先。蜀人。隱於陝州之東郊。號草堂居士。真宗聞其名。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爲詩清苦多警策。與寇準王旦相善。每往來酬唱。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交好最密。

宋初文學之概況。具如上述。承唐末五代之敝。爲儻偶者。浮麗。攻古文者。笨拙。學西崑者。則脂粉塗附。好晚唐者。又燕野爲累。物極則反。氣運之待轉者。蓋有如窮冬之候矣。

第二十二章 歐陽修與文運拓新

起趙宋文運之衰而爲一代詩文宗匠以轉移天下之風氣者惟歐陽修。修固宋文學界極有力之人也。然有六朝之綺習而後有伯玉之高蹤。有元結獨孤及之前驅而後有韓昌黎之矯厲。壯文界革新之勢力。夫固有筭路藍縷以啟山林者。則尹師魯、蘇舜欽、梅聖俞之功不可忘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始判官西邊。屢建討夏之策。不用。以事貶筠州監酒。師魯爲人內剛而外和。與其弟學古文於穆伯長。且傳其春秋學。爲文古峭勁潔。有出藍之譽。繼柳穆之後。尤卓然可傳。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之文千餘言。而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自唐末文章卑弱。天聖初。洙與穆修振起之。然二公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也。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爲無益而廢事。

蘇舜欽字子美。景祐中進士。累進集賢校理。監。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益讀書。買水石自適。發其憤懣於歌詩。爲體豪放。軒昂不羈。如其爲人。而蟠屈爲吳體。

又極平夷妥帖。歐陽公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旣長，學六經仁義之說，爲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爲詩。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發之。故平生所作，於詩尤多。嘗言詩家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又曰：詩句義理雖通，而語涉淺俗可笑者，亦其病也。故其詩古淡深遠，外槁而內腴，自成一家特色。然不善學之，則枯淡而無味。故蘇黃以後，傳其派者希。惟陸務觀重之。歐陽氏曰：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之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文如尹穆。詩如梅蘇。固已履革新之運。而兼之。而大者實爲歐陽。修宋興七十餘年。至天聖景祐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公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之功爲多。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賢而親誨之。家貧不能得紙筆。令以荻畫地學書。稍長。借書隣里。遂博極羣書。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工儷偶之文。及得韓愈遺稿。心好之。苦志探頤。忘寢與食。必欲與並轡相馳。方以應試而未敢爲也。既舉進士。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出韓文而問學焉。與論議當時事。迭相師友。又與梅堯臣遊。爲詩歌相唱和。雖皆在諸君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時進士文章務爲鈎章棘句。修知貢舉。痛抑之。風氣爲之一變。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皆聞風興起。由其汲引。獎進以顯。爲人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而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而志氣自若。晚號六一居士。熙寧五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忠。

修以精該之經學。具犀利之史眼。以故論事有制。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爲文平淡溫潤。極紆餘委備之致。凡人少年之作。有英氣。有霸氣。及至晚年。始老成圓熟。而公之文。

無不溫溫然有君子之容。其晚年嘗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蓋成於推敲改竄之餘也。論公之文者多矣。舉其尤善者。蘇明允以爲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斑固劉向也。東坡次其集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王安石曰。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修之文學。韓詩亦學韓。而參以李杜。始矯崑崙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其婉麗雄勝之處。雖崑崙體之工。亦未易之。如廬山高。明妃曲。爲公最得意之作。嘗自稱廬山高。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稱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又稱明妃曲前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是雖酒中傲語。亦可想。

見其抱負矣。而後村劉氏謂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亟推宛陵爲開山祖師。宛陵於當時風氣。誠有挽正之功。而貶廬陵。則未免失當也。

與修同時。而能古文者。有石介。劉敞。兄弟介字守道。天聖八年進士。遷直集賢院。爲文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無所忌諱。陸放翁謂其文老蘇不能及。殆未必然。歐公重其人。非以其文也。敞字原父。慶歷六年進士。累遷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卒。學者稱公是先生。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英宗嘗語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歐陽公云。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或曰原父將死。戒其弟敞。毋得遽出吾文。百年後自有知我者。其後東萊水心極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間。實則原父之文。雖稱雅健。然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太肖蹊逕。未化未足。躋歐王也。弟敞字貢父。號公非先生。亦博極羣書。同時中第。敞性醇靜。敞則才鋒敏捷。詞辨雋利。著作亦各肖其爲人。然沉酣典籍。文章爾雅。則一也。敞子奉世。字仲馮。亦有名。世稱三劉。

與修同時。而以駢儷騰聲者。有夏竦。宋庠。兄弟。竦字子喬。以父死事補官。仁宗朝。累擢

知制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英國公。諡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善爲文章。尤長偶儻之語。詞藻瞻逸。有燕許遺軌。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而爲人姦佞。庠字公序。弟郊字子京。天聖中。兄弟同榜進士。俱歷顯宦。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公序館閣之作。沈博絕麗。子京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謂其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者是也。

修於散文。旣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掣有宋文章之領矣。而朝廷制誥。縉紳表啓。如英公大小宋。固猶未脫楊劉之綺習也。修奮然爲之。獨尙雅雋。行以流轉之筆。如亳州乞致仕第二表。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云云。南豐荆公從而和之。而荆公。尤喜運經語脫口而出。子瞻兄弟更號英偉。去濃麗而崇雅澹。遂蔚爲宋駢體之特色。而風氣亦自修開之。修誠人傑矣哉。

第二十三章 曾鞏王安石

曾鞏王安石同爲修所獎進。其在政治之勢力。曾不及王。而文章則曾之溫雅。與王之

精悍均爲古今有數大家。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也。幼聰敏。有行義。及冠。才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勸舉進士。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卒。呂公著嘗告神宗曰。鞏之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其文慄鷲奔放。雄渾瓌偉。其自負。要自劉向。藐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爲之訓勅者。人人不同。瞻裕雅重。自成一派。歐公門下士。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嗣云。方以智曰。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曾本儒士。乏才氣。其文典雅。有餘精彩。不足朱熹始推尊之。又自學之。明清諸家。亦皆崇尚。如方望溪。一輩所謂桐城派諸人。皆是。蓋凡才氣短者。多避光華偉麗之文。喜沈靜溫恭。其極流於庸腐熟爛。學南豐之文。其弊有如此者。詩多醇厚。可誦。要不及文。然比於蘇洵爲勝。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也。博聞彊記。一過目。終身不忘。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以矯正一世爲己任。釋經義。不取一切先儒傳注。著字說。務出新意。多穿鑿。

附會而其屬文也。運筆如飛。初若不經意。及成。見者莫不服其精妙。曾鞏導之於歐陽修。修爲延譽。登進士第。及後得志。鞏不復與交。神宗嘗問安石於鞏。鞏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獨吝於改過耳。神宗夙異其文。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謚文公。爲文簡鍊雄潔。拗折峭深。其一種精悍之氣。於他人所不能見者。蓋其所本在荀子。當時於南豐眉山之間。自占一席。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晚年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頗以險絕爲功。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

安石不獨長於文章。而其才。兼具法理家頭腦。理財家手腕。所爲新法。實參酌古今。兼濟時變。雖非盡善。其大段規畫。自有可觀。特以不合於中國人歷史。上守舊之心理。既遭司馬光蘇軾等之反對。而安石爲人。又執拗固僻。剛愎自用。素稱公正者。既不與相合。不得已。而求同志。託呂惠卿曾布等。姦險之徒。以行而新法。乃益爲世大病。而後人往往心醉於溫公之德。傾倒於東坡之才。遂至詆爲元惡大憝。亦未免諱矣。

惟因安石新法。而有宋黨人之禍。實始於此。原黨人之爭。發端於宋襄四賢一不肖詩。

而於石介慶歷聖德詩與歐陽修朋黨論益有水火之勢是爲君子與小人之黨爭及安石參政蘇洵先論辨姦呂誨繼斥爲大姦而蒲宗孟章惇亦毀司馬光姦邪由是正姦之論常不決元祐時司馬光爲相一反安石所爲紹聖初章惇爲相復絀元祐之政蔡京出而專遵安石舊法並以昔日反對之文人學者如司馬光呂公著程頤蘇軾黃庭堅之倫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爲大碑樹於端禮門於是元祐之黨人一貶斥於紹聖復追復於元符再追奪於崇寧又追贈於靖康其間有洛黨川黨朔黨三派洛黨以程頤爲領袖川黨以蘇軾爲領袖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或爲政事上之爭論或爲學術上反目甚者爲人身之攻擊所謂正人君子者亦自不相容而宋室之禍乃岌岌乎不可爲矣

第二十四章 洛黨與道學

元祐時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蘇軾爲翰林學士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謂其不近人情每嘲刺之由此兩人有隙兩家門下至相標榜遂有洛黨川黨之目

程頤世稱伊川先生司馬光呂公著謂爲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天子以黜俗論。宏正道爲心。身踰五十。不求仕進。言主忠信。行遵禮法。安貧守節。篤學好古。無不讀之書。其學以誠爲本。以論孟學庸爲標指。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兄程顥嘗稱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顥與頤同道。而氣象各異。顥如春風。頤如秋霜。顥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曾不見其忿厲之容。頤莊厲之色。雖進講之時。對於天子。亦不少假借。顥初與弟頤受業周敦頤。尋孔顏之所樂。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沈潛六經。出入老釋者數十年。遂使孔孟之學。煥然復明。顥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伊川序之曰。孟子以後第一人。

蓋自孔孟歿而世無眞儒者。千有餘年。漢注唐疏。於訓詁以外。殆無何等之發明。其間雖有論及大道者。而察焉不精。語焉不詳。遂使聖人之道。幽沈於魏晉。支離於齊梁。滅沒於隋唐。及二程出而始以千古不傳之道學。明於百世。蓋道學者。宋朝學術之特色。而二程者。其又道學之主腦也。

今試尋道學之源流。二程以前。有邵雍周敦頤開其源。二程以後。有朱熹張栻暢其流。而與同時者。則有張載楊時。皆主理氣性命之學者也。邵雍字堯夫。諡康節。始陳搏明。

易學得河洛精蘊。以傳於穆修。修傳北海李之才。之才以授雍。雍妙悟神契。能通天地運化。與陰陽消長。著有皇極經世書。伊川擊壤集。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嘗著太極圖說。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說道德之根本。修身之真諦。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其學以易與中庸爲宗。嘗著正蒙。撰西銘。發前聖所未發。二程深服其說。而楊時獨疑其近於兼愛。云。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師事程顥。造詣極深。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時與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有程門四先生之稱。而龜山德望特高。其名至傳於塞外諸國。他日朱熹張栻之學。得二程之正宗者。亦私淑於龜山者多也。

第二十五章 川黨與文學

洛黨尙經術守禮法。而文學則視川黨爲遠遜。以唐宋兩朝之文。僅八大家。而蘇氏一門三父子。得各占一席。誠足以震動一世。爲文人學者所宗仰。世稱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三蘇中而軾尤爲稱首。

洵字明允。號老泉。蜀之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應試不第。歸而悉焚所爲文。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至和嘉靖間。挈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時歐陽修有大名。上

所著權書衡論以下二十二篇。歐陽修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一時士大夫爭相傳誦。傲其所爲文。除校書郎。與姚闢等同纂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謀機變之言也。

軾字子瞻。洵之長子也。幼而穎悟。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與其弟轍應禮部試。主司歐陽修得其文。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客曾子固所爲。乃寘第二。時科舉文尙奇澀。歐陽修欲革其敝。凡涉於磔裂詭異者皆黜之。及榜放。平時有聲名如劉焯輩。皆不預選。而軾兄弟皆入彀。仁宗得二蘇對策。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英宗卽位。召直史館神宗朝。與王安石不合。出知密州。坐烏臺詩案下臺獄。尋赦。貶黃州。軾在黃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與程頤之徒不合。出知杭州。紹聖初。斥逐元祐黨人。貶瓊州。徽宗卽位。赦還。卒於常州。高宗時。追諡文忠。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責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所爲。詩騷銘記書校論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

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宋以來所未有也。

轍字子由。洵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爲商州軍事推官。以兄得罪。坐貶筠州監酒。宣仁臨朝。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爲翰林學士。尋拜尙書左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責置雷州。徽宗時北還。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自謂得聖賢遺意。

三蘇之文。多得力於戰國策史記。而洵之文。古勁簡至。其鍊句鍛字處。二子猶有不及。曾子固曰。明尤爲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子瞻之文。其飄忽變化類莊子。俊逸雅健似賈誼。圓轉周到。又與陸贄相若。蓋無所不有。無所不能。嘗自道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湧泉。不擇地而後去。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則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又曰。文無定形。唯行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自來論子瞻文者多矣。不如其自言之爲得要也。子由文委曲明粲。言理處精該沈著。是其獨至。東坡謂其文汪洋。

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然究不及其兄云。

三蘇之詩。洵所作極少。亦非其所長。轍善詩。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而亦非其兄。子瞻之敵。子瞻詩大抵才思橫溢。觸處生春。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渾雅。趙甌北曰。以文爲詩。始自昌黎。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天生健筆一枝。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而爲一大家也。且不特詩文然也。於詞於書。俱臻絕妙。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坡公兼而有之。所以爲古今有數人物。

第二十六章 江西詩派

二蘇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天下之依以揚聲者。望塵惟恐弗及。陳后山有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蓋世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云。其門下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客也。張文潛。次公客也。時謂之蘇門四學士。加陳師道。李薦。又稱蘇門六君子。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張長於議論文字。在蘇門爲最著。師道晚出其名。稍次。李方叔則更次之。

魯直名庭堅。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與子瞻並稱。謂之蘇黃。爲詩奇崛。所謂江西詩派者。宗之。是爲宋詩。一大變。後村劉氏曰。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擗扯義山之語。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史稱其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也。亦善文。文學西漢。子瞻嘗薦之。自代曰。瑰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恣肆。東坡嘗云。魯直詩文。如贈醉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又或謂其詩妙脫蹊逕。言謀鬼神。無一點塵俗氣。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尙墮在元妙窟裏。誠不免有此病也。

無咎名補之。嘗作七述。叙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亦欲有所賦。見其文。遂闕筆。屈行輩與之交。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

是深於經。可革浮薄。常自謂喜左邱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爲兼得數子之奧。莫敢與之爭。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量張云。文潛名耒。仕至起居舍人。在四學士中獨後亡。詩文兼長。故傳於世者尤多。同時鮮有其比。晚年詩體效白樂天。樂府效張籍。初與秦少游同學於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文潛爲難云。又曰。無咎雄健駿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子各以所長名家。

少游名觀。號大虛。元祐初。蘇軾薦爲太學博士。遷國子編修。善爲文。詩詞兼工。子瞻嘗謂李薦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磨琢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敖漢孫亦言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而呂本中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蓋其早標新穎。晚洗浮華也。

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號后山。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因從受業焉。後喜黃魯直詩。復從之學。元祐初。蘇軾薦爲棣州教授。終秘書省正字。爲文簡潔。極

有法度。詩雖學豫章。然其造詣平淡。真趣自然。亦豫章之所闕也。論者曰。庭堅學杜。脫穎而出。師道學杜。沈思而入。寧拙勿巧。寧樸勿華。雖非正聲。亦云高格。薦字方叔。東坡知貢舉。得試卷。以爲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後。竟不第。爲文才辯縱橫。去蘇之本體最近。

四學士之於蘇門。以黃爲稱首。所謂江西詩派。卽本之而立者也。詩派之說。起於呂居仁。自言傳江西衣鉢。嘗作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尊。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顓。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凡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卷傳於世。爲時所稱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以是前輩多有異論。居仁名本中。好問之子。祖謙之祖。請康初。權尙書郎。紹興中。賜進士第。少學山谷爲詩。後人以其詩入派中。又與居仁同時。有曾文清吉父。乃贛人。詩與山谷相近。居仁常以詩往還。而不以入派。後村劉氏嘗以此疑之。又南豐曾紘伯容。與其子思顯。道詩皆源委山谷。高亢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蘇黃勢力之及於宋。

文學其大有如此者。

第二十七章 南渡後之文

宋自南渡以後。國勢日非。其始也。忠臣義士。猶感激奮發。陷胸斷脛。以與金人爭旦夕之命。既而河山清謐。半壁堪懷。北狩之奇辱。日遠日忘。和議之足貪。相引相蔽。無復雪仇之志。共耽處堂之安。舉朝野上下。澁酣於暮氣之中。孝宗光宗之際。猶有一二英傑之士。卓厲風發。倡復大讐。及韓侂胄一啓兵端。師徒撓敗。秋後之熱。乃一洩而無餘。徽羹吹鑿。蜩縮鼠伏。在位者以持祿容頭爲上策。論學者以心性理氣爲空談。終以弱亡不少覺悟。此南渡以後之士風也。

自王安石罷詩賦墨帖。專尙經義。行之既久。而迂疏淺陋者。起而代之。濂洛之理學。既行。語錄習氣。又往往竄掇其間。蕪鄙腐濫之詞。承間迭起。故求宏雅雄駿之文於南宋。實不可多得。然南渡之初。風槩矯厲。本元氣鼓盪而出。擁勇突怒。不少斬斲之裁。若李綱之雅健。胡銓之嚴正。其最可稱者也。及其後。文多緩漫痿痺。毫無振作之概。矯亢者失之囂。沖容者失之弛。朱子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尙如此。又曰。時文之

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及紹興渡江之初。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又。曰。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章。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文。至。朱。子。時。蓋。已。不。勝。其。敝。矣。

宋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愚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詞科之興。最貴者四六之文。又謂之敏博之文。士大夫欲游場屋。卽工時文。旣擢詞科。舍時文卽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則培植聲望。爲他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結知當路。受薦舉。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受終身之官爵者。嘗有祖父子孫。繼登卿相。悉皆詞科之人。四六之見重於當時者如此。然世道休明。詞氣盛壯。及其衰也。則惟誇對偶。炫精的日巧。日小。無復典直宏大之觀矣。

宋南渡後。乾道淳熙間。蘇文盛行。舉子翕然宗之。號乾淳體。雖不及慶歷元祐之盛。而能文之士。若朱熹陳亮呂祖謙鄱陽三洪周必大樓鑰葉適輩。於散於駢。皆足以追北。

宋之矩。獲云。

南宋之爲古文者。有王十朋字龜齡。紹興中廷對以忠鯁稱。擢第一。孝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改吏部侍郎。歷四郡守卒。諡忠文。有梅溪集。文尙理致。不爲虛浮靡麗之詞。惟典雅而氣格卑下。不足稱也。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淳熙中詣闕上書。紹熙四年策進士。擢第一。爲人才氣超邁。修皇帝王霸之學。金銀銅鐵混爲一器。所上書論治體本末甚悉。尤善談兵。爲文海涌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洄漩起洑。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然不無失之夸厲之處。紀昀謂亮得志未必不爲趙括馬謖。是乃妄爲貶詞。同時有劉過者。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嘗以書抵時宰。陳恢復方略。不報。放浪江湖間。昀亦謂過才氣縱橫。較亮爲粗率躁妄。要以迂拘之見衡之也。後人以亮等尙事功。稱永康學。派時與亮齟齬者。有朱熹。字元晦。年十九登進士第。光宗時除江東轉運使。寧宗欲嚮用之。而韓侂胄誣元晦爲不軌。謫永州。胡紘沈繼祖復共論元晦十罪。因奪職。已而有余熹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斥之乃止。熹爲南渡後大儒。於詩文非其本色。然以學問發爲文章。深人自無淺語。文沿韓歐曾三家。而平正明暢。無語錄粗鄙之態。南宋莫

有過之者。呂祖謙字伯恭。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累除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與朱子甚相得。有東萊太史集。其文博辯閎肆。朱子病其不守約。以嚴格論。實不免病麤俗也。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溫州永嘉人。淳熙五年。歷權兵工吏三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終寶文閣學士。謚忠定。適才雄學博。雅以經濟自負。爲文藻思英發。而主於語必己出。峻潔醇雅。凌跨一代。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也。同時有瑞安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乾道八年進士。累遷中書舍人。除寶謨閣待制。其學以通知古今。講求實用爲本。喜爲經世之文。不空說性命。以博名高。適等爲學。主博通。致用。稱永嘉學派。嘉定以後。作者惟推真德秀。魏了翁。德秀字景希。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學者稱西山先生。德秀承乾淳諸老之後。競推爲正學大宗。文恣肆條鬯。於詞命尤爲擅能。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與德秀同年進士。理宗朝累官資政殿學士。爲文根柢醇正。而紆餘宕折。出自自然。誠卓立於流俗者矣。

南宋之爲駢文者。有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政和中。累擢中書舍人。出鎮燕山府。建炎

初貶象州。爲人喜依附名流。而反覆炎涼。頗干清議。文瓌奇高妙。於制誥最爲所長。汪藻字彥章。高宗朝累除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拜翰林學士。爲文文從字順。體製渾成。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自徽宗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初寮而浮溪。尤集其大成。其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感動人心。幾於陸贄興元之詔。孫覲字仲益。靖康時爲執法詞臣。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贄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代高麗謝賜燕樂表。尤膾炙人口。至其爲人不足道也。綦崇禮字叔厚。高宗朝拜翰林學士。工於四六。典雅精切。乾祐以後。鄱陽三洪。周公樓。攻媿等。最著。三洪者。洪适字景伯。遵字景嚴。邁字景廬。适邁紹興十二年。同中詞科。又三年邁繼之。三洪於孝宗朝。均歷顯宦。适謚文惠。遵謚文安。邁謚文敏。文名滿天下。爲士林楷式。益公名必大。字子充。號平園叟。紹興中進士。中詞科。孝宗朝歷右丞相。拜少保。善於制誥。亦能古文。晚作尤刻勵。終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樓攻媿駢散語。比於益公爲進。大率詞氣雄渾。援據該洽。銜華佩實。兼有衆長。其題跋諸篇。尤資攷證。攻媿名鑰。字大防。隆興初進士。累官中書舍人。甯宗朝參知政事。攻媿以後作者。有真西山。魏鶴山。而李公甫亦其著者也。公甫名劉。號梅亭。嘉

定初進士。官中書舍人。寶章閣待制。遊於真西山之門。爲文以流麗穩貼爲主。西山嘗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衛國夫人。劉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乙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嘆賞。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劉以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兆。時方有蜀警。人咸賞其中的。著有四六標準。此後方岳之以意爲主。語或天出。楊至質之邊幅少狹。而吐屬雅潔。亦宋季之錚錚者也。

第二十八章 南渡後之歌詩

元祐以後。詩人遞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鍊精而性情遠。要不出蘇黃二體。而江西一派之傳。爲尤盛。陳簡齋辦香。老杜大體。不越於黃尤楊范陸諸人。亦實通豫章之氣脈。及永嘉四靈起。獨喜姚賈。稍就清苦之風。以矯江西麤獷之失。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謂之唐宗。而庸沓之習。粗俚之調。不勝其敝。及乎國勢日下。而方謝之徒。相率爲危苦急迫之音。而宋詩又一變云。

陳簡齋名與義。字去非。紹興中。歷中書舍人。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參知政事。當崇觀

間尙王氏經學。風雅幾絕。而簡齋獨以詩名。陳黃以後。詩人無逾之者。其詩由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杜老忠愛之意。晚年尤奇壯。劉後村謂其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尤袤字延溪。號梁溪。孝宗朝。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光崇朝。除禮部尙書。詩平澹。雋永於律。尤勝。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孝宗時。累官權吏部尙書。拜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楊誠齋謂其詩縵而不釀。縮而不儻。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萬偉。窮追太白。其才調不及誠齋之富健。而無其粗豪。氣象不及放翁之廣博。而無其窠臼。大抵早年沿溯晚唐。後乃規取蘇黃遺法。約以拗峭。變以婉媚。其品在楊范之間。誠齋名萬里。字庭秀。孝宗朝。歷秘書監。寧宗時。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嘗謫永州。問學於張浚。詩才思健。舉狀物寫情。無不入妙。洵有所謂穿天心。透月脇者。然時雜俚語。流於生澁。嘗自序江湖集云。予少作有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之所存。蓋學后山半山及唐人者也。放翁名游。字務觀。性忠孝。才氣超絕。尤長於詩。范成大帥蜀。辟爲參議。在蜀九年。乃歸。嘉泰初。擢寶章閣待制。有渭南劍南二集。爲詩多至萬餘首。自來所希見也。中興以來。言詩者必

曰。尤。楊。范。陸。四。家。尤。楊。范。皆。紹。興。中。進。士。陸。隆。興。初。賜。進。士。出。身。行。輩。畧。相。等。其。名。亦。不。相。上。下。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梁。溪。石。湖。冠。冕。佩。玉。度。騷。婉。雅。其。大。較。然。也。然。四。家。中。實。推。放。翁。第。一。誠。齋。次。之。放。翁。詩。凡。三。變。初。喜。漢。縵。中。務。閎。肆。晚。歸。恬。淡。其。傳。雖。本。曾。畿。呂。本。中。而。清。新。刻。露。出。以。圓。潤。自。成。一。家。其。惓。惓。君。國。之。處。沈。雄。悲。憤。幾。與。老。杜。抗。衡。惟。其。中。多。信。手。拈。出。時。有。率。易。庸。滑。之。失。劉。後。村。曰。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除。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放。翁。弟。子。有。戴。復。古。者。詩。清。健。輕。快。不。假。斧。鑿。然。其。弊。也。疏。漫。誠。齋。弟。子。有。蕭。千。巖。東。夫。爲。詩。工。致。而。病。瘦。硬。與。尤。楊。范。陸。齊。名。稱。尤。蕭。范。陸。或。曰。范。楊。蕭。陸。東。夫。弟。子。姜。夔。尤。楊。後。一。大。家。也。夔。字。堯。章。鄱。陽。人。東。夫。識。之。於。年。少。客。游。妻。以。兄。子。因。寓。居。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自。號。白。白。道。人。尤。工。度。曲。詳。見。後。慶。元。中。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迄。不。第。而。卒。詩。琢。句。精。工。全。謝。山。謂。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以。詩。傳。論。之。楊。之。後。變。而。彌。上。陸。不。及。已。

南渡中葉之詩。承江西派之末流。氣失則粗。意失則澀。於是永嘉四靈之徒乃起。而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而四靈之有聲。則由推轂於葉水心也。四靈曰徐照。徐玘。翁卷。趙師秀也。照字道暉。一字靈暉。號山民。玘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卷字續古。一字靈舒。師秀字紫芝。號靈秀。四人惟玘官長。奉令。師秀登科。改官。然均不顯。故其名不甚揚。而水心方唱爲晚唐體之說。爲詩精嚴高遠。見師秀所選唐賢詩衆妙集。而大賞之。其稱徐照曰。山民有詩數百首。琢思尤奇。皆橫絕歎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慄慄。肯首吟歎。不能自己。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趙汝回云。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永嘉四靈。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四靈詩長於近體。五言風調流麗。讀之令人爽口沁心。當時江湖之士多從之。陳起之江湖羣賢小集。由此昉也。起字宗元。錢塘人。以業書肆善詩。與江湖詩人相善。因取中興以來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集而刊之。其詩有刺時相史彌遠者。起等坐投獄。并毀其板。且禁士大夫賦詩。紹定六年彌遠死。禁迺解。江湖小集今闕佚多。無由詳見。然當時詩學之敝。洵嚴羽所謂止入聲聞辟支之果也。

理宗之時。與蒙古合而亡金。於是志滿氣驕。以爲大敵殲除。太平可立。共醉心於周程朱張之理學。而揚右文之聲。國運益以衰落。講學家膚淺粗疎。江湖派雕鏤細碎。而詩教不可問矣。然一。二英特者起。隨外難之激盪。搖撼亦自入於淒厲之音。一洗猥瑣之陋。若劉克莊。方岳。真山民。汪元量。謝枋。張炎。鄭思肖。其著也。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淳祐初。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學於真德秀。詩警切清穩。而格不甚高。岳字巨山。號秋崖。紹定初。進士。累遷吏部侍郎。兩謫邵武軍。以坎壞終。岳天才駿厲。善用成語。運掉虛字。逸韻橫生。雖無嶽瀆之觀。而能刻意入妙。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宋亡。落魄縱游。善爲詞。詩有堯章深婉之風。真山民亦宋末隱士。自云西山之後。詩得體晚。唐風神蕭朗。元量號水雲。宋亡。流浪四方。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閒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宋亡之詩史也。枋。字名翱。一字枋父。自號晞髮道人。爲文天祥咨議參軍。宋亡。隱居不出。鞫倜儻有大節。詩文奇氣兀傲。一掃宋季之庸音。黃黎洲謂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枋。羽其尤也。思肖字憶翁。號所南。宋亡後。客吳下。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詩文橋厲逸宕。有心史七卷。明季始出。萬季野以爲海鹽姚叔祥所依託。疑莫能明也。

其尤赫赫在人耳目者。文天祥文山、謝枋得疊山之作，宏雅悲壯，又不徒以文章著矣。

第二十九章 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

二程歿後數十年，而有朱熹陸九淵出，振興宋之哲學。然二人者同時而各異，其見大陸之異，同遂成千古不可合併之案，亦千古不可少之案。末流無識，曉曉門戶之爭，互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至於焦唇敝舌，而猶不能以一也。茲爲溯朱陸同異之爭，實起於鵝湖之會，鬪意見，辨是非，是亦學界之偉觀，不減鴻都之論難也。

爲鵝湖會見之因者，呂祖謙。祖謙見朱陸之學各殊，欲令會於一處，討論是非，遂於淳熙二年，爲鵝湖之會。其主者，朱陸外有呂祖謙及陸九齡。江浙之學士，多來與會者。會期凡十日。時熹年四十六，九齡四十四，祖謙三十九，九淵三十七。九淵字子靜，學者稱象山先生。九齡字子壽，九淵兄也。

鵝湖之會，論教人之方。陸子欲先使人明發本心，而後取學問思辨之功夫。朱子則先使人博學審問，而後歸於約。陸以朱子偏於道問學，爲近於支離。朱以陸子之偏於尊德性，爲流於虛無。各執一是。旬日之會，終不能滙一而罷。後六年，陸子再訪朱子於南

康。朱子迎之於白鹿洞書院。乞爲諸生講。陸子因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聽者皆爲感動下泣。朱子大喜。以爲切中學者深痼之病。刻之於石。垂爲懿訓焉。及與泛舟。嘆曰。自有宇宙。已有此溪山。唯無此佳客。則二子之心機。幾欲契合無間。旣而談論漸熟。再入鵝湖。未了之宿題。陸子斥其弊。朱子爲反覆辯正之。於是白鹿洞之會晤。彼此意見。亦終於不可併合。而匆匆分袂。

朱子之學。以道問學爲主。以居敬窮理爲入聖之階。梯陸子之學。以尊德性爲宗。簡易直截。謂六經皆我註脚。故朱子以陸子之頓悟爲師心自用。陸子亦以朱子之窮理爲外索。徒勞然其爲救正人慾橫流之時病。則一也。茲錄鵝湖會朱陸唱和詩。以著其爲學之旨。兼以見宋詩之道學習氣。不獨當時一佳話也。

陸九齡鵝湖會前示子靜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止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相切磋。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九淵鵝湖會途上次子壽韻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

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朱熹鵝湖會和陸子壽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陸之學。一長一短。未易軒輊。大抵自周程以來。翬爲道學。皆融取二氏之精液。以成而朱之學。取於儒多於釋。少陸之學於釋多於儒。少故奉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斥朱爲散儒。其得失當讓於哲學史。但以文學論。陸之詩不若朱之圓熟溫潤。陸之文不若朱之敷腴縱放也。

第三十章 記事文之發達

有宋史學。因文學。理學之盛而益精。到其屬於正史者。有新唐書。新五代史。先是石晉宰相劉昫等。因唐事。述舊史。增損成唐書二百卷。繁略不均。是非失實。仁宗時。詔曾公亮等。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議者謂舊書成於五代。文

章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僂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銖谿體。識者病之。然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用功亦可謂至矣。新五代史者。歐陽修以宋開寶中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歐陽子自謂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歐陽子嘗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之功業可紀也。其屬於編年者。有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綱目。資治通鑑。司馬光奉詔編集。神宗所賜名也。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經十七年始成。體大思精。爲秦漢以來未有之偉著。公自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信已然其成。亦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淳甫。爲之分任。其叙事繁簡。略師左邱明。年近則詳。遠則略。以唐紀視漢紀。其紙葉蓋多八九。視周紀益滋多。近今各國編著所不外也。通

鑑紀事本末。袁樞因病資治通鑑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千百年之間。不相綴屬。乃爲此書。以便學者之省覽。朱子通鑑綱目。亦本溫公著目錄及舉要歷之意而作。自謂義例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無所匿其形。其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其條貫至善也。然此二書。皆因於溫公通鑑而成。或錯綜其事。以爲尙書體。或原本其槩。以爲春秋體。非有若創始者之難也。且溫公作通鑑止。欲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而綱目乃放春秋立褒貶之法。踵揚雄之故轍。近王通之僭擬。既有溫公之書。無甚奇異之處。雖不作可也。取譏後儒。宜哉。其屬於典志之作者。則後世所稱三通。除杜佑通典外。占其二。鄭樵通志。作於淳熙之時。馬端臨通考。成於南宋之末。雖多因通典舊文。而自剏義例。廣厥體裁。皆特殊之著作。如通志之二十畧。括歷代之制度文物。而詳著於篇。獨出胸臆。誠所謂非漢唐諸儒所得聞者。通考之攷訂詳覈。搜羅闔富。允稱精密之作。此外則有胡宏之皇王大紀。羅泌路史。則衍皇甫謐之帝王世紀。譙周古史考而大之也。尤可紀者。地理一科。實至宋而發達。周以前。其書學於太史。漢以來。亦但述河渠溝洫之屬。書之可考者。山經地志而已。晉摯虞始作畿服經。後

代因之。并有紀載。至宋則有太平寰宇志。輿地紀勝。皇朝方域志。卷帙多至二百。其他撰者。不可勝記。蓋已與史而別出。爲沱擴附庸而成大國矣。是亦足知宋史事之發達也。

第三十一章 詞學之極盛

宋之於詞。猶唐之於詩。帝王如太宗徽宗。大臣如寇準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推而至於道學。武夫。婦人。女子。釋子。羽流。多能通曉音律。製腔填詞。詞始潛發於殘唐五季之間。至宋乃推闡極致。熙寧中立大晟府爲雅樂寮。選用詞人及音律家。日製新曲。謂之大晟詞。於是小令中調之外。更增長調。詞調成於此際者。居多。有是倡率。故宋於詞學。最稱極盛時代。

晏氏父子者。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世稱詞之正宗。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世稱詞之變體。詞體大約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其詞調蘊藉。豪放者。其氣象恢宏。前者沿花間之遺。一稱南派。後者爲蘇黃脫音律之拘束。一稱北派。然婉約爲詞之初態。詞不必以婉約爲至。齊梁小樂府。爲唐絕句之源。無

不艷冶靡曼。豈得謂李太白王少伯清奇雋逸之格。目之爲變體乎。此種區別。原無足取。要其大體如是云爾。昔蘇子瞻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此不特蘇柳之異。抑亦南北兩派之形容也。宋初有名者。爲晏殊父子。張先。柳永。歐陽永叔。殊字同叔。慶歷中稱賢相。謚元憲。爲詞不踏襲前人語。喜馮延巳歌詞。所自作亦不減延巳。實開宋初風氣。子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有父風。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在諸名勝中。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然工艷。幾於勸淫。於我法當犁舌之獄。先字子野。官都官郎中。人謂之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然子野自以其素所得意影字句。稱爲張三影。詞亦長豔體。情餘於才。最無咎曰。世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耆卿所乏也。耆卿永字也。初名三變。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章。號柳氏三絕。景祐初進士。官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喜作小詞。薄於操行。在東都遊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骯骯從俗。天下詠之。流傳禁中。時有薦其才於仁皇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此人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酌。豈可令仕宦。遂流落不

偶嘗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死之日。羣妓釀金葬之郊外。其詞非羈旅窮愁之辭。卽閨門淫媠之語。往往流於鄙俗。而音律諧婉。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所規新調尤多。永叔所撰婉麗閒雅。其間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者。亦有鄙襲之語。雜廁於中。或謂爲仇人無名子所爲。或以爲劉輝僞作。疑莫能定也。然范文正之御街行。韓魏公之點絳脣。何足累其白璧。宋初之詞。實尙沿花間舊腔。猶之初唐不脫六朝豔冶之習。必以歐公詞之豔者爲出於他人。則曾慥蔡條之見陋已。

詞至東坡。出始脫音律之拘攣。創爲激越之聲調。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卓犖花間輿臺者。卿不足道也。或以其音律小不諧。自是橫放傑出。曲子內縛不住者。黃九和之。雖稱高妙。然其粗俗處。往往而有。而後村之徒。則以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均以秦七大虛詞。情詞兼勝。清遠婉約爲工。然論其格。似稍遜於蘇黃也。同時有賀鑄方回者。以舊譜填新詞。幽麗淒豔。題曰寓聲宛邱。晚年自署慶湖遺老。所爲小詞。尤工山谷文潛。均亟稱之。詩文皆高。不獨長短句也。稍後有周邦彥。美成。歷祕書監。徵閣待制。

提舉大晟府。妙於音律。著有清真集。精深華麗。體兼蘇秦。長調尤善。鋪叙妙用唐人詩語。囊括入律。渾如己出。在南北之間。屹然爲一大宗。又有李清照。易安。格非之女也。嫁於張汝舟。著有漱玉集。格力高秀。推爲詞家正宗。亦一奇也。

南渡以後之詞家。尤軼於北宋。最著者有辛幼安。名棄疾。號稼軒。歷城人。陷於金。高宗朝。率數千騎南渡。授承務郎。寧宗時。累官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其詞源出蘇軾。才氣橫溢。奇恣大聲。鞞鞞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於宋人中別闢門庭。而其濃麗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婀娜豪健。兼而有之。區區南北之別。非所問也。學之者有劉過。過詞多壯語。而較粗率。其與對壘。隱然爲南渡後之大宗者。惟姜白石以裁雲縫月之妙手。發敲金戛玉之奇聲。野雲孤飛。去留無迹。雖美成。容有不及也。蓋自白石出。而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節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達祖字邦卿。號梅溪。依韓侂胄。韓敗。坐黥。爲行無可稱。而詞特超羣。有清新閑婉之長。無詭蕩汙淫之失。瓌奇警邁。情辭兼到。觀國字賓王。與梅溪齊名。而交亦相得。清新挺拔。分鑣堯章。詞原樂府之

遺以知音爲要。白石善吹簫。自製曲。玉田亦能按譜製曲。其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昔人謂詞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詞學發達於北宋而大成於南宋。及其敝也。正聲微茫。寒螿幽咽。元興院本劇曲起而奪詞家之席。而斯道益衰矣。故明人稱爲詩餘。偶有所作。無復被之管絃。是爲詞學衰頽時代。

第三十二章 文史與史料

文章之事。不越論事。述情。理明則辭達。義集則氣充。堯舜何師而何聖。莊屈何法而何文。畜於中者深。斯形於言者至此。天地自然之比。竹也。自世降文繁。蕭統劉勰鍾嶸之徒。曲意言文。而後文始爲世競病。承其流者。文評詩論。萃然以興。世謂詩話出而詩始亡。文法繁而文始敝。非以其束縛深而性情散。七竅鑿而混沌死。者耶。然智旣演而更進。法以驗而彌多。文評詩論之興。亦由文盛之趨勢使然。及夫放者爲之。乃更密其罔焉。是可已而不可已者也。尤可異者。因決科射策之故。爭餌於利祿。相率從事於苟且欲速之文。而文料之搜集。以興自文料興。而文乃益趨於剽竊。若匠者之待裝砌。優人之攝衣冠。略情理而繡鞞。益不足與言文矣。是亦文學升降之原。不可忽焉者也。

宋之選文者。有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皆以網羅一代文獻。藉考文運之盛衰。至於標示準的。則推眞德秀之文章正宗。不惟批評。更加圈點。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去取甚嚴。以爲後世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故其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而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不錄也。蓋一本其道學家之特見也。論詩者。多以嚴羽滄浪詩話爲有制。凡分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大抵謂論詩如論禪。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又曰。詩之極致曰入神。曰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窮理。則不能極其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蓋羽當詩教極壞之時。故特舉盛唐之興趣以救之。前清王漁洋本之而立神韻說。其功亦可謂遠矣。自是之後。論詩文者益夥。略不備舉云。

文料之纂輯。本起於後世苟簡爲文者之所爲。爲避癩祭之勞。用資循習之便。於古無其昉。而事略同於劉向之採摭古事爲說苑新序之類。其始見者爲梁朱澹遠所撰語麗及語對。當時儷偶盛行。語麗分四十門。盡采書語之麗者。語對不傳。至於唐虞世南撰兔園策。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儷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鬼

園策子之。誚。幾。爲。腐。爛。之。代。名。詞。云。自。是。以。後。作。者。蕃。起。李。義。山。之。金。鑰。備。牋。敢。應。用。無。名。氏。之。玉。屑。掇。辭。藻。爲。歸。晏。殊。類。要。爲。修。文。而。輯。任。浚。書。叙。指。南。爲。尺。牘。而。設。押。韻。歌。詩。押。韻。以。備。詩。賦。之。用。漢。雋。選。腴。文。選。雙。字。類。要。則。皆。獵。取。字。句。之。工。至。如。洪。邁。所。集。之。法。語。精。語。尤。稱。薈。萃。是。則。文。料。之。搜。求。至。宋。而。益。發。達。降。及。前。清。如。子。史。精。華。御。纂。淵。鑑。類。涵。佩。文。韻。府。文。料。之。宏。富。足。稱。古。今。淵。藪。吾。以。爲。有。文。料。之。類。書。爲。文。始。趨。於。便。易。亦。有。文。料。之。類。書。而。爲。文。始。日。遠。於。古。何。者。日。漱。取。古。人。之。唾。玉。而。不。自。用。其。才。欲。以。求。及。前。人。是。乃。却。步。追。蹤。之。類。也。要。其。原。皆。自。尙。古。之。弊。喜。典。故。求。來。歷。有。以。致。之。

第三十三章 遼金文學

遼本通古斯族一派。始稱契丹。金亦與遼同種。初曰女真。俱起於塞北之一部落。累以兵馬蹂躪中原。遼於五代時。取得石晉賂燕雲十六州。爲塞外強國。後亡於金。金自完顏阿骨打稱帝。至太宗。並破宋。虜徽欽二帝。據有北方。後亡於元。遼傳國二百餘年。其建國在宋創業前四十餘年。金傳國百二十餘年。其見滅於元。在宋亡前四十餘年。遼

金之種性。皆所謂北方之強。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其歲時之所事。菟獮耳。人民之所好。殺伐耳。獷悍之氣。麤鄙之俗。稟自天性。盜竊攘奪。了不知禮義之爲何。雖盜據中原。不能興起文化。徒甘心於馬牛之襟裾。偶有貌襲。神所不屬也。遼自景宗以下三世。九十餘年。爲遼之全盛時代。文教漸啟。風氣漸革。然少足稱者。金佔有長江以北。襲遼之遺製。採宋之文物。世宗章宗。禮樂修明。庠序日盛。多有自科第登宰輔者。儒學專門名家。雖鮮。至朝廷典章。隣邦書命。多有可觀。文運之隆。於斯爲盛。

金因宋遼之遺。韓昉、吳激、宇文虛中、高士談等。自宋往。王樞、王競、李獻可、魏道明、朱之才、施宣生輩。自遼往。或以知名。顯或以奉使。留自是以還。作者代起。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儁。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之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稱。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於文藝之中。爵位最重。趙秉文、楊雲翼、尤號文宗。蓋流派雖殊。而風槩良有足慕者。舉其重者。列之此篇。

金初特數吳蔡。吳激字彥高。號東山。長於詩。工筆札。畫得婦翁米芾筆意。御命使金。

以知名士留之。拜翰林待制。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燕山太守。仕金翰林學士。松年起家省吏。官尙書右丞相。文藻清麗。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松年子珪。字正甫。學問該博。稱當時第一。世宗朝。官禮部郎中。妙於文。詩非其所長。大定明昌間。黨懷英爲著。貞祐正大之際。趙秉文名最高。懷英字世傑。少與辛棄疾同舍。棄疾南歸。顯於宋。懷英在金中大定中進士。累進翰林學士。趙秉文謂其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危險之語。其詩似陶謝。奄有魏晉。尤工制誥。爲金開國以來第一。同時有王庭筠。字子端。大定中登甲科。風流文采。映照一時。所作篇章。卓然出於時輩之右。自號黃華山主。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閒道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官禮部尙書。兼侍讀。爲學深於義理。故其文長。辨析不復以繩墨自拘。極所欲言而止。詩七言排律。氣勢縱橫。律詩壯麗。絕句精絕。五古沈鬱頓挫。學阮嗣宗。真淳簡淡。學陶靖節。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繼黨懷英。掌一世文柄者。殆三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泰和大安後。科舉文唯取苟合尺度。少有奇氣者。皆排之。秉文學省試。得李獻能作格律稍疏。而詞藻富麗。拔之以爲首。一時譁然。以爲秉文破壞文格。然流弊爲之一洗。學者比於宋歐陽修。時與秉文齊名者。楊雲翼。字之美。

與秉文代掌文柄者二十年。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門生半天下。時號楊趙興定末拜吏部尙書。有李純甫雷淵者。感槩氣節之士也。純甫嘗以諸葛亮王猛自期。於書無所不窺。尤通莊列左氏國策。其文章亦肖之。三十以後。徧讀佛書。能盡其精微。淵素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比之。及從純甫遊。學問文章日進。當時稱豪傑者。實曰李雷。有劉中。最長古文者也。典雅雄放。頗有韓柳氣象。其弟子如王若虛高法鷟張履張雲卿。皆擢高第。有名爲古文者。翕然宗之。號曰劉先生金源之運。蓋郁郁乎文已。及元好問出而集一代之大成。而金亦於此告終焉。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年十四。學於郝晉卿。通經史百家業。成下太行渡河。作箕山琴臺二詩。趙秉文時官禮部。有重名。見而奇之。謂少陵以後無此作。招以書。於是名震京師。稱爲元才子。官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後。以著作自任。乃構亭於家。顏曰野史亭。有金源君臣言行錄。壬辰雜編。中州集等行世。郝經稱之曰。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天下者三十年。天下銘功德者盡趨其門。卒年六十有八。遺山詩文並妙。史稱爲文有繩尺。備衆體。詩奇崛而絕雕剗。巧縛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

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而特出新意。紀昀曰。好問才雄學贍。其詩皆興象深遠。風格迥上。文亦繩尺嚴密。根柢盤深。歐曾蘇黃固未易及。使與游楊范陸旗鼓相當。當未知勝負所在。金元兩代談者。奉爲大宗。趙甌北曰。蘇陸古體行墨之間。尙多排偶。一以肆其博辨。一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省澹。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不及也。唐以來律詩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往往有之。沈摯悲涼。自爲聲調。蓋生長朔漠。關河之裏。其天稟故多豪雄。英傑之氣。又值金源覆滅。以宗社邱墟之感。發而爲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爲之。亦時爲之也。

第三十四章 元之建國與文運

元本蒙古一蠻族耳。崛起沙朔之間。并吞四隣。牧馬南下。亡金滅宋。西與歐羅巴民族相接。南服印度土耳其波斯諸國。餘威遠及於南洋羣島。其版圖之廣大。經略之雄偉。蓋秦皇漢武唐太之所不及也。迺其國祚綿延。不及百年者。何哉。元與遼金同出遊牧。馬蹄所過。廬舍爲虛。文物典章。闕然無睹。及一旦撫有中土。因其生來部落之習。稍範。

中國立國之規不師先聖禮教之長徒於其燦然者慕之追之去彞幕入黼帳離羶酪登糟邱脫韋韞曳綺紉棄長槩麗陽阿情氣中乘雄心軟化天賦獷悍之質奄然以盡武威乍弛宗社之柱石已傾襲浮薄之文忘根本之計幾何而不自戕也金之詩多悲壯元之詩多纖麗蓋有所從來矣

元之建國當宋寧宗時始自太祖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至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統一區夏祖孫之雄圖皆古今所罕見也而忽必烈規模尤大其用人不問種族務在輸入外國之學術文明八思巴薩摩斯迦人也擢爲帝師馬可孛羅意大利人也舉爲樞密副使愛薛猶太人也用爲翰林學士迦魯荅思畏兀人也舉爲大司馬所頒新字頌將以革新人文雖未及推行而學畫要爲宏遠假此曠古大帝國得聖君賢相累葉繼出如唐宋之國祚長久必能吸入新文明鼓吹新思想一掃腐敗之習俗陶爲有力之國民以養成進取之氣象於數千年之學術開一新生面於中國文學史上劃一新紀元豈不甚善奈何忽必烈以後帝業驟崩國勢遂弱於文學上不惟無長養徒見其摧殘而已矣噫

元自塞外入主中華。素非自有文化。足以易中土也。其所設施。要亦金宋之臣僕而已。依漢族從來之文物。保持之而已。故元之學者。談性命心性。不無淺薄之譏。講文字訓故。則有漫漶之失。一代大儒如金履祥。許衡。吳澄。許謙。姚樞。亦徒漱前人之殘炙。未嘗有所發明。文亦步歐蘇之後塵。而更爲頽下。惟詩不襲宋人之淺陋。而出以幽麗。於詞曲。於小說。乃融會而有通俗文學之發生。則爲文學史上可大書特書者也。

第三十五章 元代之作者

元兼二代遺才。於金有遺山。於宋有仁山。師友流傳。斐然可述。仁山名履祥。字吉父。姓金氏。少遊王栢及何基之門。宋亡。絕意仕進。屏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門人許謙傳其學。潛跡華山。學者自遠而至。號白雲先生。遺山門下。則有郝經。王恂。爲之羽翼。以詩文著稱。而與仁山同傳程朱之學者。有許衡。稍後有吳澄。許吳二人。實爲元文學之綱領也。衡字仲平。官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出於宋趙復之門。爲文明白質樸。主於達意。其徒姚燧。字端甫。號牧菴。文法韓愈。遠過於師。爲一時宗匠。澄字幼清。博學多通。官翰林學士。著述頗富。文詞華典雅。篤實不及於衡。而工綴過之。其徒虞集。四傑

之首出者也。有劉因者。曠世之高士也。治經究訓詁。言理極程。朱所長。辭章適健。尤出許吳之上。而醇正亦不讓之。

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宋宰相允文五世孫。宋亡。潛居臨川。大德初入京師。拜國子助教。集賢修撰。遷國子祭酒。至正八年卒。集爲人孝友。學問博洽。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經綸之妙。一寓於文。頗有宋慶歷乾淳風烈。自遺山沒而一代正宗幾絕。集以謹嚴之法度爲典實之詞章。健利之筆。壓倒一時。時與集同負盛名者。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爲四傑。載字仲弘。趙子昂在翰林。見其文。極口譽之。由是名動京師。嘗曰。詩當取材漢魏。音節以唐爲宗。故其詩清思不及范梈。秀韻不及揭傒斯。權奇飛動不及虞集。而風規雅贍。位置三人之間。終無忤色。梈字亨父。別字德機。家貧早孤。爲人清癯。不勝衣。而卓然自立於流俗之外。吳澄稱其句山遙一鶴立。山合百蟲鳴。宛然爲自家寫照。爲詩蹠蹠宕逸。而有遠情。揭傒斯字曼碩。爲行清儉。至老不渝。性孝友。順宗朝。爲遼金宋史總裁。文叙事嚴密。詩清麗婉轉。四家以集爲之冠。集嘗曰。楊載如百戰健兒。范梈如唐人臨晉帖。揭傒斯如美女簪花。而自稱如漢廷老吏。揭聞而不平之。四家詩系源本。

江。西。而。稍。著。之。以。清。麗。道。園。尤。近。唐。人。四。家。之。前。有。趙。孟。頫。字。子。昂。宋。亡。入。元。爲。翰。林。學。士。承。旨。歷。事。五。朝。詩。文。清。奇。麗。逸。書。畫。尤。長。馬。祖。常。字。伯。庸。在。延。祐。至。元。間。以。富。健。之。才。鴻。麗。之。文。唱。導。海。內。者。二。十。餘。年。四。家。之。後。有。張。翥。字。仲。舉。號。蛻。巖。詩。流。麗。清。婉。尤。工。樂。府。薩。都。刺。字。天。錫。號。雁。門。詩。與。蛻。巖。相。若。而。尤。長。於。情。多。感。時。事。而。發。當。時。頗。有。詩。史。之。目。

元中葉以降。黃潛柳貫吳萊之倫。經術文章。照耀異代。鐵崖倡霸於越。徒衆尤繁。殿後之英。殆與遺山等伍。潛文以法度勝。貫之根柢尤深。而名與潛齊。或曰貫嘗受經學於金履祥。故能自致之也。吳萊之文。規撫秦漢。嶄絕雄渾。比柳黃稍後。柳稱爲絕世之才。黃自以爲不及。惜享年不永。元末言古文者。推此三家。戴良王禕宋濂。皆出此三先生之門。鐵崖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元末兵起。浪跡浙西山水間。徙居松江上。聲價日高。明太祖徵之。謝不往。未幾病卒。維楨以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友。張甫稱其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稱其論撰。如觀周敦商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晴詩震蕩。凌厲鬼設。神

施典麗之中別饒萬致。惟矯枉過正。往往失於怪誕晦澁。或譏之爲文妖然。元末之詩。率流纖弱。歌行之類。有若小詩。維楨以雄傑之才。遭遇國變。與時齟齬。因潔己垢俗之故。致流于縱。維楨亦俠矣哉。維楨詩友。瓚名尤高。爲詩枯淡自喜。又戴良與維楨同時。負盛名。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王逢元吉號席帽山人。元亡後。皆不應徵辟。以歌詠自適終其身。

第三十六章 小說戲曲之勃興

元之文學。比於歷代。皆瞠乎其後。而可指爲特色者。實惟通俗文學。卽小說戲曲之類是也。文以載道也。實所以弼教。前代學者。每務爲高深。故通俗文學之發達。遲遲吾行。及至元通俗小說戲曲出。而人猶多忽視。以爲無當於明道之文。而不知其力之浸染。比於研經薛史者之所爲。尤爲普遍而滲漶。希臘文明。有耶世希羅之悲劇家。亞黎士多夫之喜劇家。而愈顯其色。法蘭西革命。有福祿特爾之小說劇本鼓吹。而益促其功。蓋其感發警醒。有使人轉移於不自覺者。明道弼教之用。爲獨至矣。顧元世之所以尚者。其意雖不在此。要其發明之功。實不可或輕。考其原因。會成於左之三種。

(一)宋金之留貽。前此無以白話說理者。自二程始。因弟子之講習。彷彿家說法。爲語錄。是後言性理者。因之此文體之用俗語者也。邵康節之詩。宛如口語。黃山谷之詞。至有竟體用白話。後起者。往往效之。此韵文之用俗語者也。元人因以運入小說戲曲。

(二)元人之鄙樸。元人崛起。漠北不諳文理。故朝廷所下文告詞。多鄙俚。若今所傳天寶宮聖旨碑文是也。卽史官載筆。或以雞兒狗兒豬兒紀年。如今所傳元秘史畧是也。故通俗文學適於發達。

(三)元人之豪奢。臧晉叔曰。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如今之帖括然。取給於風簷寸晷之下。故雖一時名士。如馬致遠。喬孟輩。至第四折。往往成彊弩之末。沈德符曰。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吳梅村亦謂當時取士。皆傳粉墨。而踐排場。惟此事不見元史選舉志。於他亦無確徵。難可憑信。然爲元人之所好無疑也。元起朔漠。荒寒之區。無禮教之束縛。一旦入中國。乃大放於聲色口體之欲。漢人迎其意。被其教者。遂於怪力亂神。驕奢淫侈之事。極力描寫。以承之。

元小說分章回敘述。然其體實昉於宋也。初宋仁宗時。以天下無事。命羣臣每日進講。一奇異之事。以爲娛頭回之。後繼以話說。元取以入小說。始盡變漢以來之短章。而爲聯貫之編述。誠偉製也。最膾炙人口者。施耐菴之水滸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水滸一書。由宋宣和遺事脫化而出。本三十六人。增衍爲一百八人。都百二十回。其筆墨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蓋與龍門史記相埒。相傳施耐菴撰水滸傳。憑空畫三十六人於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狀。每日對之吮毫。務求刻畫盡致。故能一人有一人之精神。脈絡貫透。形神俱化。世以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金瓶梅爲小說中四大奇書。而水滸尤奇中之奇者也。三國演義或謂非羅貫中。胡應麟曰。施某旣作水滸傳。其門人羅某效之。而作三國演義。王沂續文獻通考。則作羅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是貫中又羅貫之訛也。大抵著者素服於儒教。一旦衍爲荒唐奇詭之辭。懼爲時賢所斥。故多隱其名。而不肯傳。致無所稽考。全書本陳壽三國志。并雜採裴松之注及其他紀傳史注。運以巧思。串穿聯綴。有波瀾。有變化。亦奇作也。毛聲山本卷首載金聖歎總評。其推獎至矣。清初諸將多得力此書。又不徒以小說論也。胡應麟詆之爲鄙俚。謝肇淛斥爲土

君子所不道。則不免迂儒之談云。

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轉而爲曲。元之戲曲。所稱雜劇卽是也。劇之起源甚早。茲無暇詳述。但以古者歌舞不相合。唐人柘枝詞。蓮花鏤歌。舞者歌者。稍有相應。然羌無故實也。至宋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調。以會真記之事實。譜於詞曲。然猶無演白。金有絃索調。絃索調者。一人彈琵琶念唱故名。而爲之先者。元宗時董解元。又譜會真記之事實。名曰西廂搗彈詞。西廂之名於此始。彈詞之名亦於此始。較鼓子調而有白矣。絃索調更進而爲連廂。連廂者。金人仿遼時大樂而製之也。於是扮演有人。備舞臺之裝。整歌者司唱一人。雜設諸執器色者。琵琶笙笛各一人。排坐塲端。吹彈數曲。而後敷白道唱。男名末泥。女名旦兒。並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從唱詞爲舉。止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也。及元進而爲雜劇。於是舞於勾欄者。自司歌唱。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所謂曲卽雜劇之劇文也。名曰院本。世有稱傳奇者。亦是也。唐人鞞篇小說專述一事本末亦名傳奇如裴劍有傳奇三卷後以專屬本院雜劇每入塲。以四齣爲度。故曲皆四折。其後往往有四五十折多於雜劇十數倍者。其韻脚復數換。於是乃別後者爲傳奇。前者爲雜劇云。

曲有南北二種。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卽北曲也。但大河南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會也。王應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曲以勁切雄麗爲主，南曲以清峭柔遠爲高。北字多而於調促，處見筋，南字少而於調緩，處見眼。北派近於粗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率多嬌媚，宜施窈窕之人。北則詞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聲情少而聲情多。北之力在絃，南之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魏際瑞論文中，其形容南北曲尤詳，茲不具。）二者均用絃索，逮明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革去舊習，始備衆樂器，而劇場幾如大成，謂之崑曲。及明末，北曲已近於廢，唯崑曲盛行。蓋吳人重南故也。元雜劇甚多，其尤者，大抵具於元曲百種，而情文兼到者，有喬孟符之揚州夢、金錢記、揚顯之之瀟湘雨、酷寒亭、馬東籬之漢宮秋、關漢卿之望江亭、寶娥怨、鄭德輝之倩女離魂曲、白仁甫之梧桐雨。世稱馬東籬如朝陽鳴鳳，白仁甫如鵬搏九霄，喬孟符如神鰲鼓波，李壽卿如洞天春曉，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雨，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然流傳於今而最盛者，則爲王實甫之西廂記，與高則誠之

琵琶記。一爲北曲。開山。一爲南曲。鼻祖。西廂記。取元稹會真記爲粉本。關漢卿復續之。全篇四套十六折。其脚色則叙佳人才子。幽期密約之情也。李卓吾曰。意宇宙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殆不可思議。琵琶記者。叙孝子賢妻纏綿懇至之情也。比於西廂。可稱勍敵。西廂近風。琵琶近雅。西廂如一幅著色牡丹。琵琶如一幅水墨梅花。其辭情特爲清雅幽麗。湯若士謂琵琶都從性情上著工夫。并不以詞調之巧倩見長。然其詞亦不可及。元小說戲曲家。大都窮處民間。不屑干祿。胡人之朝。而以遊戲筆墨。描寫社會情狀。以發其鬱勃不平之氣。兼資勸懲。斯亦其人之志事。而不可或非者也。安得以其小道而忽之。

第三十七章 明之國勢與文運

一代之國。是恆醞釀於開國之規模。明太祖起自草莽。覆滅胡元。返舊章於司隸。復威儀於漢官。修明治道。獎勵文事。徵遺逸。舉賢才。文物典章。燦然具焉。而終明之世。其文學之精神。無唐之雄偉。精壯思想。無宋之清新。潑刺者。亦未始非太祖成祖詒謀之未善也。太祖以沈猜刻薄之姿。屢興大獄。駢誅功臣。因胡惟庸而殺李善長。以下三萬人。

因藍玉而戮傅友德以下一萬五千人。詩人高啟則腰斬於市。文臣宋濂則遠戍而死。燕王以外藩喋血建文。誅鉏尤酷。殺方孝孺而絕天下讀書種子。至合朋友門生而爲誅十族。士氣之摧殘亦已甚矣。其孰與於漢光武之興學。唐太宗之好文哉。

太祖懲宋元之孤立而亡。王諸子名城大都。然燕王之篡立。高煦宸濠之叛亂。往往而起也。邊城烽燧也。先之寇。土木之變。遼瀋之患。無時或絕也。內則宮廷宦豎盜竊威權。委鬼之勢。焰薰天。天子之威信墜地。志士乘時崛起。東林復社。相向踵興。結爲黨徒。以與逆閹角抗。有明三百年。天下內外禍變嘗無寧日。學者未得澄心修養。故其思想力不深。上之壓抑。又強。故其精神上恆有束縛。卽如東林黨人。皆一時英傑之士。本以氣節相高。非徒以文學用世。而好爲議論。甘受駢誅。浩氣英風。亦足使頑廉懦立。故其及於文學。上者力足起沈晦。而走雷霆。歷代未運之文。常纖弱而不自振。惟明不然。詎非以此故乎。

且太祖自統一後。定以制義取士。一守程宋之說。其意非以網羅一代之鴻儒碩學也。蓋欲牢天下之驥足。範我馳驅。以戢其風雲之志。其卒也。飢餓不振。傳註以外無思想。

鈔襲以外無文章。惟伺有司鼻息。以邀一時之寵榮。故真正之儒學不興。雄大之文學不顯。三百年之文化。局促於小規模之中。而未能與漢唐宋爭雄者。以此故也。其始爲時文也。尙假道於經史性理諸書。以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策餘力以爲古文。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尙有根柢。及其後。挾策兔園。屏除載籍。以時文爲牆壁。驟焉學步古文。而中無所主。勢必以偷竊爲工夫。浮詞爲堂奧。其不能語於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故自科舉盛而學術衰。時文興而古文亡。有明文章家。惟宋方能存歐蘇之面目。王守仁能恢二陸之精神。高楊何李。能與蘇陸虞揭相頡頏。其他規仿前賢。等於優孟之衣冠耳。若吳中四傑。北郭十友。正統十才子。景泰十才子。弘正七子。嘉靖七子。號爲鐵中錚錚者。而猶不免類是。矧其爲浮花浪蕊。蓬蒿翳目。漫然而無足觀者乎。

即有明文學界之大體觀之。明初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習。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啟揚基張羽徐賁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二楊繼起。體崇臺閣。廟堂之上。郁郁乎文。景泰天順稍衰。弘正之間。季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

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泊乎嘉靖之際。李攀龍。王世貞輩。復遵李何遺軌。以招徠天下。而曰文主秦漢。詩規盛唐。同時抗之者。則有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矯其習。而力加精究。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有明三百年間。文學界之勢力。一開一闔。一詭一正。頗極縱橫馳騁之觀。而要其歸。則專於沿襲而已。並無有奇剋之可稱也。黃梨洲所謂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

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蓋同爲復古。不宜謂空同非正宗。而崑山獨居第一也。黃梨洲曰。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

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曉曉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夫其言三盛誠是矣。顧以門戶之見。右歸唐而左李。何不免通而蔽。嘉靖之盛。實盛於兩派之並。與惟震川之續韓歐。似優於北地之賡。漢魏而尊之者。欲推爲第一。似非定論。不過其當王李廓落之後。有震川以傳史遷之神。較爲堆出於岸耳。實無以超於宋方諸人也。乃後之學震川者。不重其神。而求之於枯淡。與學王李之末流無異。震川一派。又變而爲黃茅白葦之習矣。明末之盛。僅在陳艾諸人。然比於昔者。固有間矣。餘子碌碌。擬以鼃鳴蟬噪。夫何惜焉。有明一代之詩。槃辟於唐人範圍之內。而亦有流派之各殊焉。蓋自趙宋以來。爲詩者莫不規倣唐人。而能取其精液。變其面貌。成一家之學。故善學唐者。宜莫如宋也。有明紛呶於其間。而所得者。乃在其膚。受善乎黃梨洲之言曰。明初以來。九靈鐵崖。岳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殺。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蠱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

唐實諦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紕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總之有明文學。實膠着於摸擬之工夫。爲古人臣僕。毫無獨得於其中。文以析事理。詩以言性情。今不同於古者多矣。顧使耳目口鼻皆非我有。以供殉物之具。所謂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故明之文學。頗稱宏富。而摹擬剽竊。居其大半。顧寧人所謂有明一代之著述。無非竊盜。可謂盡發其蘊矣。

第三十八章 宋濂方孝孺

開國之初。承勝朝衰敗之餘。文學類多不振。唐接齊梁之遺音。宋傳晚唐之薪火。惟明踵元季荒廢。獨能振起文風。雖不可云盛世之元音。亦足當一王之心法。此蓋通觀明三百年間。若適徐豫之野。決滌千里。一望無際。所謂盛者。特丘陵之突出於墳衍者耳。事無優者以相形。高下故難以遽判也。明初之盛。乃如此。於文有宋濂。於詩有高啟。不

特洪武時之冠冕。卽通一代論之。能與抗衡者。亦寥寥無幾已。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幼而英敏。強記。嘗學於吳萊。後復學於柳貫。黃潛。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太祖起。徵爲元史總裁官。濂在朝。啟沃獻替。一本禮法。資性誠謹。狀貌豐偉。美鬚髯。自少至死。書卷未嘗一日釋手。於學無所不窺。爲文醇深演迤。比於古作者之林。一代元勳鉅公碑誌。多出其手。天子尊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先後相接。四方學者。稱曰太史公。外國使臣至京師者。必詢宋先生起居。未嘗有直斥其名者。勳業爵位。雖不及劉基。而一代禮樂憲章。多所裁定。宰相胡惟庸伏誅。濂坐黨被刑。太祖欲誅之。賴皇后皇太子營救。貶茂州。至夔州道卒。著有潛溪集。潛溪後集。元季已行世。洪武以後之作。劉基選爲文粹。方孝孺選爲續文粹。各十卷。

方孝孺字希道。寧海侯城人。天性聰穎。兩目炯炯。射人如電。鄉人目爲小韓子。稍長。學於宋濂。常以明王道化民風爲己任。顏其齋曰遜志齋。蜀獻王聞其賢。賜號曰正學。太祖召見。喜其舉止端整。顧太子曰。彼莊士也。我當遺斯人輔汝。遂諭令還鄉。建文帝卽位。徵爲翰林學士。又進爲侍講。燕王棣陷京師。授筆札。令草詔書。孝孺不屈。燕王怒。磔

之於市。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有遜志齋集。歿後嚴禁其書。其門人王徐傳之。文雄雋豪快。絕類大蘇。而奔流急湍。一瀉千里。頗乏紆徐灑澗之致。

與宋濂同徵者有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幼而聰敏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一過目卽洞其要。爲人洪邁有奇氣。太祖下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與參機密。以佐命功封誠意伯。洪武四年卒。正德中追謚文成。基兼善詩文。文權奇宏放。詩於元季都華之中。喜爲沈著頓宕。以臺閣之重臣。爲一代之冠冕。自成一派。不減潛溪者也。與宋濂同修元史者有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徵爲中書省椽。進翰林待制。使雲南死節。建文初贈翰林學士。謚文節。後改思文。亦與濂同學於黃潛之門。太祖嘗謂宋濂曰。浙東人才唯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及禕。學問之博。禕不及卿。爲文醇樸而閎肆。朱竹垞以謂子充文脫去元人冗沓之習。體裁明潔。當在景濂之右。於詩亦然。然世多以濂爲稱首。云。

第三十九章 吳中四傑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開國之初。承鐵厓九靈之緒論。而劉基以蒼古著

高啟以俊爽稱。袁凱、貝瓊、張以寧、亞於劉高者也。楊基、張羽、徐賁與啟稱四傑者也。劉基已見上。其餘以次綴於篇。

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是也。而啟爲之冠。啟字季迪。長洲人。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召拜翰林院國史編修。尋擢戶部右侍郎。以年少不敢當重任。固辭歸里。嘗題宮女圖及畫犬詩。風刺帝好色。太祖嫌之而未發也。及爲知府。魏觀作上梁文。觀坐罪獲譴。帝見啟文。大怒。腰斬於市。時年三十九。所著文有鳧藻集。詞有扣舷集。詩有吹臺、伍鳴江館、鳳臺、青丘、南樓諸集。後人合之爲大全集。其詩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無不出入。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開闔變化。學唐不爲唐所囿。學漢魏六朝。不爲漢魏六朝所束縛。自是一代作手。惟才調有餘。蹊逕未化。惜其早逝。未能自成一家。王子充稱其雋逸如秋空飛隼。清麗如碧水芙蓉。可謂爲得其似。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少負詩名。嘗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鑒。時會稽楊鐵厓以一代詞宗來遊吳下。基作鐵厓歌。特效鐵厓詩體。鐵厓見之驚喜。謂從遊者曰。我在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基詩秀蒨清潤。神致雋爽。絕無晦澁。填切之病。唯其少時親炙楊鐵厓。故無題香奩諸什。頗襲其

派未脫元人纖靡之習。張羽字來儀。後改附鳳。文學歐陽修。緻密宛轉。當時莫及。畫師小米。尤長於詩。五古學杜。章有神理。而微嫌鬱。轡歌行筆力雄放。律詩清圓。渾脫不事彫績。然不免於平熟。徐賁字幼文。工詩善畫。詩體裁明密。情喻幽深。頗類皮陸。其才比於高楊張三子。微爲不及。

高楊張徐仕宦皆不甚進。楊徐以曾爲張士誠客之嫌。累遭貶謫。高啟一嘗清宴之職。張羽終於太常司丞。論者以比唐初四傑。不惟文才相似。而結局亦大抵相同。眉菴之歿。如盈川令。太史之斃。慘於子安。北郭瘐死獄中。雖全首領。與賓王同非首丘。來儀投於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噫。亦異矣。啟又嘗家於北郭。與張羽徐賁王行高遊。志宋克。唐肅。余堯臣。呂敏。陳則結比隣。以詩文相砥礪。時號北郭十友。然惟四傑可稱。餘子無甚高論也。

袁凱字景文。垂亭人。洪武初爲御史。晚年自號海叟。所爲白燕詩最著名。人呼爲袁白燕。詩師法子美。然傷於平直。不及青丘孟載。貝瓊字廷琨。學於楊鐵厓。洪武初與修元史。詩雄整亞劉基。風華近高啟。清空似袁凱。明麗如孫賁。張以寧字志道。號翠屏山人。

歷事元明。始稱文家。然神鋒太雋。其後詩名亦高。才氣雖不及四傑。而法律謹嚴。詞旨溫麗。自成一格。

明初詩派。凡五吳詩派。昉於高季迪。越詩派。昉於劉伯溫。閩詩派。昉於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孫子高。子高名崧。泰和人。仕至吏部尚書。詩句腴字琢。而音格不高。於唐近大歷才子。於宋類永嘉四靈。於元肖薩天錫。仲衍名黃。南海人。官翰林主簿。死於藍玉之獄。蕢在南海時。與王佐、黃哲、李懷、趙介。結詩社於南園。以招名士。時號南園五先生。而蕢尤著稱。於元季綺靡之中。獨卓然有古格。子羽名鴻。福清人。終禮部員外郎。閩中善詩者。稱十才子。而鴻爲之魁。十才子者。鄭定、王褒、唐泰、棟、高、王恭、陳亮、王侁、及鴻弟子周元黃元。時人目爲二元者也。鴻論詩大旨。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元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尙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其宗法唐人繩趨矩步。不惟字句。且並其題而倣之。實爲七子之先驅也。此外亦有以詩名者。大都不脫元季纖麗之習。

第四十章 臺閣體

自永樂以至成化八十餘年間。明室之昇平時代也。國初。崢嶸磊砢之風。漸變爲儒雅雍容之度。所謂臺閣體者。興焉。而主持壇坫者。實爲楊士奇。楊榮。楊溥。三元老。

三楊俱通儒術。達事機。歷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同心戮力。朝無失政。民無艱食。中外士人。翕然稱其德。曰三楊。或從其居第。稱士奇曰南楊。榮曰東楊。溥曰北楊。三楊實明代之太平宰相也。論者比於房。杜。姚。宋。實爲不逮。然其寵任之隆。勳業之高。德望之大。在當時。自足風靡天下。且久。在館閣朝廷。高文典冊。多出其手。相率以博。太昌明之體。雍容閒雅之作。爲一世倡。以謳歌太平。海內宗之。號臺閣體。於是萬吹一律。相尙成風。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建文初。召入翰林。從事編修。永樂初。入內閣。典機務。累進華蓋殿大學士。四十餘年。盡瘁王事。至老不渝。正統九年卒。年八十。士奇恭慎有學行。詩文平正典雅。如其爲人。楊榮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成祖即位。晉文淵閣大學士。備受恩遇。正統五年。年七十卒。性警敏。有才識。處國家大事。毅然不可奪。可比唐之姚崇。其不拘

小節處亦頗類之。爲文不及士奇典雅。而出溥之右。楊溥字宏濟。爲人有雅操。與楊榮同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晉翰林學士。宣宗英宗朝。與士奇榮共典機密。正統十一年。年七十五卒。三楊地位聲望。略相匹敵。以文章論。士奇其首選也。乃後之效鑿者。漸習於庸廓冗沓。精氣都亡。與象不屬。惟曾棨郭登之徒。稍存別趣。此外有王直。李昌植。劉績。秦旭。陳獻章。王越。劉濤。或稱正統十才子。或稱景泰十才子。然究非大家。故不著。

第四十一章 八股文

八股文者。應制科之一種體式也。一曰制義。又曰時文。其始源於王安石之經義。參見本編第二章。將以矯迂拘浮淺之習。而納之於先儒禮教之中。俾自得其意。其繼則雄猜之主。利用之以胥靡天下之人才。而天下之人才。不能求出身於他途。亦相率而迎合有司之意旨。以就厥軌範。自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克耘始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明太祖反正。因而革滿清。入關復仍明制。而程式更加嚴密。

漢初以對策取士。唐用詩賦。宋用經義。明清用制義。對策之弊。泛濫而不切於用。詩賦之弊。浮華而不歸於實。經義之弊。膚淺而不根。諸理制義之用。論事似對策。敷理似經。

義取材博於賦持律嚴於詩似得中制而其弊也空疎淺陋昧古文忘實學徒使天下聰明才辯之士拘攣其耳目束縛其思想流於剽竊揣摩毫無經國濟民之略卽所謂習於聖經古訓者亦徒存於言而未能喻諸心道義治術兩無所裨其毒遂深及於前清末年而以致今日人才之消乏也

制義之意謂依經立義也取題於四子書而以五經輔之限以一先生之說而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如洪武十三年試問題爲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及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洪武二十年題爲論語老者安之三句與於詩三句及克己三句之類然此猶足敷陳經旨及其敝則有所謂小題截搭題任意割取經語以試士矣明一代中推明四書之義者大全以外有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曄之存疑顧麟士之說約習舉業者所鑽研然大體不越程朱之雷池一步也其言文之體製者如張溥之初學文式清梁章鉅之制義叢話爲時文者所奉爲圭臬也而其甚者尤莫如路德之明明文小題正鵠場屋之陋至於是而極矣

時文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諸名以次逐段構成破題起首二句

道破題之字面及意義。承題伸明破題之意。一篇之眉目也。短者三四句。長者不過五六句。起講一曰原起。一篇開講之處。文中之咽喉也。提比一曰提股。起講後入手之處。虛比一曰虛股。承提比後而說者。後人或用或不用。中比一曰中股。兩比立柱分應。猶人之胸腹。後比暢發中比之所未盡者。或推開。或襯墊。如人之兩腿。大結一篇之結尾。收束前意。須遒緊有力。蓋八股文體。如唐應舉詩。有破題。領比。頸比。腹比。後比。結尾諸名目。而以帖括見長者也。

明以八股文取士。雖起於洪武之時。而永樂以後六十年。其文體尙無定製。自章懋、謝遷、王鏊、錢福、顧清等作家輩出。而後八股之體式始完。明一代最擅名者。前有王鏊、唐順之。後則歸震川、胡友信。雖嘉靖之際。李何倡爲復古。稍有更革。而上以是取。下以是應。究未能脫其舊套。夫八股決科之文。本無與於文學之大。而文學界之否塞。因之而受其影響者不少。且爲明清兩朝最重要之法制。國家之盛衰治亂。人才之消長升沈。皆於此焉卜之。故亦不可不略述也。

第四十二章 弘正文學

物極則反。永樂以還。三楊之臺閣體。漸被天下。日流膚淺。奄奄無生氣。蓋已不容不變。當是時。而拔陣先起。以一洗其陋習者。是爲李東陽。顧東陽非所謂復古派。而如其門下生。乃始以復古相號召者。若李夢陽何景明之徒。繼東陽而起。天下之歸之者。猶萬派之朝宗於海。是促李何之興者。不可謂非東陽一磨之力也。王元美謂李東陽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啟漢高。穆敬甫稱東陽倡始之功。有似唐之燕許。是亦足以知其聲價矣。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八年。年十八。登進士。累遷侍讀學士。晉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謝遷。並稱賢相。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在位。務宏獎風流。推挽才雋。士大夫多出其門。文章學術。粲然可觀。海內翕然宗之。稱曰西涯先生。西涯天才秀逸。所作長短密約。高下疾徐。莽莽滔滔。唯意所欲。自謂與况所寄。觸左激右而成聲。雖欲止之而不可得已。蓋自得之言也。西涯之於文。其超於三楊無幾。特風氣至此。已駸駸乎轉而之大夏之域矣。詩宗法老杜。在永樂以後。有如老鶴孤鳴。擬古樂府。別出機杼。因人命題。依事立義。奇旨特剝。尤爲可稱。同時與西涯爲古文者。

有王鑿吳寬。鑿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官戶部尙書。謚文恪。文規昌黎。上及秦漢。純而不弱。奇而不怪。雄偉俊傑。卓然振一代之衰。寬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官禮部尙書。謚文定。文典雅和平。才鋒不露。頗有廬陵遺風。又吳儼之紆徐羅坻之奇奧。皆足羽翼東陽。挽回臺閣之弊也。

當西涯匏菴之爲唐宋文也。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乃起而與之抗。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於韓。曰視古修辭。宵失諸理。曰不讀唐以後書。故事凡出唐以下者皆擯。不用爲文。故作艱深鉤章棘句。至不可句讀。持是以號於天下。而邊貢。徐楨卿。康海。王九思。王庭相等。友而應之。號七才子。其中李何邊徐。又稱四傑。除王庭相。加宋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四人。又號十才子。明之文運。至是始生。一大變。漢魏之聲。由此高論於後世。而與韓歐爭長。文學界儼成二大潮流之觀。主漢魏者。排唐宋。宗韓歐者。斥李何。故李何之徒。常爲委罪之壑。然較其得失。秦漢之文。渾金璞玉。自一時風會。釀成後世文明。日進理欲。其顯故格變。而平事繁於往。故語瀆。而長自唐至明。習近千載。而李何以其偏戾之才。矯爲聲牙。佞屈無其質。而貌其形。故終於浮淺。

歸於踏襲。誠不免多此一舉矣。

李夢陽字獻吉。自號崆峒子。宏治六年進士。性傲岸。負氣使酒。不能久處館閣。居常快怏。屢下獄。遇救得免。嘉靖十二年卒於家。夢陽爲人僻戾。嘗途遇張鶴齡。乘醉罵之。擊以馬鞭。折其二齒。識者鄙之。又黨於宸濠。誣曠善類。才思雄鷲。悍然以爲天下無人。弘治中。宰相李東陽主文柄。楊一清爲之羽翼。風靡一世。夢陽師事之。而譏其萎弱不足法。嘗謂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卓然以復古自命。規模漢魏。浸潤六朝。憲章盛唐。所作雄奇高古。濟以葩艷。氣魄宏大。籠罩羣賢。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爲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楨。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自終身效法之。然夢陽專以摹擬爲主。嘗曰。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太似。詩文何獨不然。故後人譏其詩文。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眞云。要其才力之雄駿。在當時實爲首出。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任吏部員外。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元年卒。年三十九。景明爲人和而介。尙節義。鄙榮利。錢寧正貴。倖用事。持書

造門求題。景明拒之。乾清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之誣。上書爭之甚力。其大節有如此者。初與夢陽爲詩文。甚相得。名成之後。互相詆謔。夢陽主摹倣。景明主剗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遊。亦遂分左右袒。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反爲過之。然天下語詩文者。必並稱何李。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錢謙益嘗撰列朝詩力詆之。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詩喜白居易劉禹錫。旣登第。與李何遊。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然故習猶在。夢陽譏其守而未化。禎卿詩鏗鍊精警。爲吳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弘治九年進士。官至戶部尙書。貢早負才名。美風姿。所交悉海內名士。久官留都。優閒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都御史劾其縱酒廢職。罷歸。四傑之中。邊貢稍下。康海字德涵。別號對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與夢陽輩相倡和。嘗議諸先達。忌者頗衆。夢陽下獄。爲屈意求救於劉瑾。踰年瑾敗。海坐黨落職。王九思字敬夫。鄆縣人。與邊貢同年進士。仕至郎中。坐黨劉

璉。貶壽州同知。復被論勒致仕。海九思既廢居閭里。每相聚。泚東郭杜間。披聲伎。酣飲製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兩人所作。大抵流於粗率。王廷相字子衡。浚川人。與應海同年進士。官至兵部尙書。詩亦沈鬱壯麗。然喜摹擬。多失真。

徐禎卿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號吳中四子。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弘治五年舉於鄉。久而不第。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詩有六朝遺意。尤工書法。名滿寰中。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寅詩文初尙奇麗。晚節放格頗諧俚俗。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吳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爲世所指目。而文才輕豔。傾動流輩。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亦以見文士之無行也。徵明號衡山。長洲人。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共馳騁。文風極盛。徵明及蔡羽。黃省曾。袁孝。皇甫冲。兄弟稍後出。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與之游者。王寵。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之屬。亦皆以詞翰名於世。諸子之才。大都七子之流風餘裔也。

初顧璘與同里陳沂。王章。號金陵三俊。其後寶應朱應登繼起。稱四大家。璘詩矩矱唐

人以風調勝。韋婉麗多致。頗失纖弱。沂與韋同調。應登才思泉涌。落筆千言。璘應登專羽翼。李夢陽。而韋沂頗持異論。惟復古之說。舉世風從。雖欲別有樹立。而滔滔之勢。捲入於李何之波濤。矧其才不及李何者乎。

第四十三章 王守仁

有明一代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除一王守仁外。可謂無真儒。除一傳習錄外。可謂無學說。故王守仁前。雖有薛瑄胡居仁丘濬諸家。然皆酌伊洛之餘流。空談性命理氣而已。傳習錄外。雖有性理大全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等書。然皆墨守程朱之舊說。以張門戶牆壁而已。陳白沙似爲陽明開其先。然其所守。不出象山之藩籬也。故有明一代之新發明。實惟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選刑部主事。忤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劉瑾誅。歷任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兵部尙書。克平宸濠之亂。功業爛然。封新建伯。嘉靖八年。年五十八。卒於安南。謚文成。嘗築書屋於陽明洞講學。故世稱陽明先生。

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教。而主知行合一者也。以爲心卽理。理盡具於心。心外無理。省

察存養。但全心中之天理。顧涇陽謂文成恐人以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故陽明之說。雖本孟子而導源象山。故揚陸子而貶朱子爲義外之說也。而當時爲朱子之學之薛瑄門徒。遂起而與之爭。由是稱薛瑄一派曰河東派。稱王守仁一派曰姚江派。此二派實爲有明一代學術之大主幹。陽明嘗自叙其學歷。謂初溺於任俠。次溺於騎射。次溺於詞章。次溺於神仙。次溺於佛氏。遂復歸於聖賢之學。發明格物致知之旨。然則陽明之學術。原於儒而參以老佛。自成一業者也。陽明之功業。本於學而行。以任俠騎射。故能有所建樹也。陽明之文章。鬱然爲一代大宗者。由其始習詞章。絢爛之後。歸於平淡也。學術既已醇。功業又已著。其發爲文也。故雅健流利。有氣韻。有姿態。有光彩。不矜才氣。不尙紆綺。上振宋方之緒。下開歸唐之先。而其爲詩也。亦志和音雅。不求巧。不弄奇。沖澁活澹。不墮腐爛。當弘正間。李何倡爲復古。陽明初與唱和往來。旣而斷然棄去。社中人皆歎惜其不成。而陽明則曰。學如韓柳。無過文人。辭如李杜。無過詩人。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人間第一等事業也。然則其文於文人外。

放異彩。詩於詩人外見別趣。蓋有以自得矣。

第四十四章 嘉靖文學一

弘治間。李何倡爲復古。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換羽。其於詞壇。別樹一幟者。若楊用修之華麗。薛君采之雅正。華察高叔嗣。皇甫四傑之冲澹。高古於時俗之規撫。少陵以外。或學韋柳。或宗三謝。然其勢甚微。均非李何之敵。用修名愼。新都人。著有升菴集。君采名惠。亳州人。華察字子潛。無錫人。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皇甫四傑。冲。泮。汾。濂。兄弟四人。長洲人。至嘉靖之際。李王七子。踵興更衍。李何之緒。論黃霧妖雲。旁唐四塞。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也。而李王爲之長。謝吳次之。梁徐宗又次之。

始攀龍之官刑曹也。與李先芳。謝榛。吳維岳輩倡詩社。而榛爲主盟。王世貞初釋褐。先芳引入社。遂與攀龍定交。明年先芳出爲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社。是爲五子。未幾徐中行。吳國倫亦至。乃改稱七子。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始擯先芳。維岳不與。已而榛亦被擯。攀龍遂爲之魁。其持論謂文自

西京詩至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故平生不讀大歷以後之書攀龍死世貞握其柄其所與遊者各有標目曰前五子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也曰後五子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也曰廣五子俞允盧柎李先芳吳維岳歐大任也曰續五子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燿趙用賢也曰末五子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胡應麟及趙用賢也名號紛紛識者笑之李攀龍字子麟號滄溟歷城人也嘉靖三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順德知府陝西提學副使移病歸鄉里構白雪樓於鮑山華不注之間日夕讀書吟詠其中賓客造門謝不見大吏至亦不迎以此得簡傲之謗隆慶元年復起爲浙江副使轉河南按察使至是襟度漸和平賓客亦稍進遭母喪以哀毀致疾隆慶四年年五十七卒攀龍爲人英邁才思勁鷲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亦並稱王李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何李王李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古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生香活剝覩焉不顧又臨摹太過七律爲人所推高華矜貴脫去凡庸心慕手追在王維李頎然句重字複氣斷續而神孤離亦非絕品文則贅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惟世之論者目何李王李爲一途

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洲之襲史。有似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所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此爲黃梨洲之論。雖不免過貶。然要其大體近是已。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稱弇洲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楊忠愍下獄。世貞傾心營救。見恨於嚴嵩。出爲青州兵備副使。父抒總督薊遼。爲嚴嵩搆陷而死。世貞伏闕訟寃。大學士徐階左右之。追復父官。轉大名兵備副使。入爲太僕寺卿。終刑部尙書。萬歷十八年。年六十五卒。世貞始與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持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四海。一時士大夫及山人墨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攻者漸起。世貞顧漸造平淡。頗自悔舊學。嘗曰。余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彼短此長。未足據爲定論。今行世既久。不復能秘。惟隨事改正。又贊歸有光畫像。亦表傾服之意。病亟時。尙手蘇子瞻集諷翫不置。故其晚年不復詆斥宋學。蓋可知矣。世貞古文辭尙剪裁。而亦時出新意。詩則樂府古體。高出歷下。七言近體。亦規大家。然鍛

鍊未純。故華瞻之餘。時露淺率。朱彝尊謂其病在愛博。千篇一律。安在無所不有。而胡應麟獨奉世貞唯謹。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抑何貢諛乃爾。

謝榛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人。眇一目。喜遊俠。旣而折節讀書。刻意歌詩。時李王結社。重榛行誼。推爲盟長。攀龍贈詩曰。謝榛吾黨彥。咄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布衣客。未幾攀龍位高名盛。與榛論詩不合。遂與絕交。其書有云。安可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於是同人皆助李斥謝。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故榛詩曰。奈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然榛交遊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其論詩。謂取李杜十四家最勝者。熟讀之以會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浩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杜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合力擯榛。其稱詩指要。實自榛發也。榛詩近體字烹句鍊。氣逸調高。七子中稱爲獨步。古體雖非所長。亦自存本色。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兵科給事中。楊繼盛死。國倫首倡賻送。忤嚴嵩。左遷南康府推官。棄官歸。嵩敗。起爲建甯同知。遷河南左參政。國倫才氣橫放。好義輕財。歸田之後。聲名與王世貞齊。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萬歷中。世貞歿。

國倫猶無恙。年八十餘卒。陳臥子稱其雅鍊流逸。情景相副。前七子中之邊貢也。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爲刑部主事三年。以念母告歸。杜門讀書。大吏至亦辭不見。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由刑部主事調考功郎。謝病歸。築室百花洲上。讀書其中。二人爲行。皆有高致。徐中行字子興。長興人。仕至江西左布政使。爲人清介。有篤厚之行。其詩雖模古哲。而心慕手追。在李攀龍少濳深之致。梁宗徐並與吳國倫同年進士。

論者以七子之詩不出模擬剽剝四字。故慣用金樽明月。陽春白雪等字。面以自喜。試披讀其全集。久之自起厭勸之念。比於前七子規模大小不相及遠甚。雖然。王李謝吳四子才氣亦自富健。猶有牢絡一世之概。故多有可觀。後世耳食之徒。不及知李王之真價。猥附前人。雷同毀譽。詬之者有如百犬吠。虛效之者亦等沐猴而冠。而鼓其說以爲文者。若劉子威。王槐野。孫月峯。葉逢春之倫。傳相放習。至余君房。屠長卿輩。而文之汎濫益甚。君房辦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謂詩書二經。卽孔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其歸美六經。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當時之搶攘於文界者。或曰八家之文未

便直接秦漢。或曰論語一書孔子之文選耳。後進晚生。痼語流注。文勝理消。亦已甚矣。故反抗者輩出。亦出時勢之所要求也。

第四十五章 嘉靖文學二

復古派之倡。爲詩必盛唐之說。猶可言也。而文必秦漢。務排歐蘇。則未免勦矣。乃醉心李王之名者。一唱百和。警警然羣集其旗下。濁流混混。蓋胥天下而溺之矣。當斯時。卓然獨立。不爲所搖者。得三人焉。曰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而如茅坤。徐渭。湯顯祖。袁宏道。皆聞風興起者也。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後罷官歸淇上。屏居二十年。深自歛抑。無復昔日霸氣。日以著述爲事。問業者踵至。嘉靖三十八年。年五十一卒。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旣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於曾鞏。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王唐。又曰晉江毘陵。又與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陳束。李開先。呂高。號嘉靖八才子。務矯李何之弊。李王後起。又力排之。然卒不可掩。攀龍。慎中提學山東時所賞拔者也。慎中初號遵巖居士。後號晉江。

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嘉靖八年進士。自翰林罷歸。讀書陽羨山中十餘年。復召用兵部。頗著武功。嘉靖三十九年年五十四卒。順之博學。於書無所不窺。初見慎中崇拜歐。曾心爲不服。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沈洋紆折。有大家風。惟晚年遁而講學。頗蹈語錄之體。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者二十餘年。家無儋石之儲。泊如也。弟子自遠方至者。常數十百人。稱曰震川先生。年六十。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薦爲南學太僕寺丞。修世宗實錄。卒於官。有光爲明代古文中堅。後起者多師奉之。當王世貞踵二李之後。執文壇牛耳。聲望赫然而有光以一老舉子與之抗。力相舐排。目之爲妄庸巨子。詆其學曰俗學。世貞大憾之。其後亦心折。有光歿後。世貞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而徐渭亦稱之曰。今之歐陽子也。或以之與王唐並稱爲嘉靖三大家。或與宋濂方孝孺王守仁及王唐稱爲明六大家。有光爲文。原本經術。最好太史公書。而得其神理。於叙事文尤善。然亦往往失於枯淡。闕入時文。

境界。要。以。比。於。李。王。七。子。爲。秦。漢。盜。臣。則。王。唐。歸。三。家。不。失。爲。唐。宋。之。忠。臣。也。已。
茅。坤。徐。渭。湯。顯。祖。輩。原。非。大。家。不。過。承。王。李。之。波。決。瀾。倒。踵。王。唐。而。張。反。對。之。礪。者。也。
坤。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取。順。之。所。選。唐。
宋。八。大。家。文。加。批。評。刊。之。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名。然。鹿。門。生。平。於。經。史。
學。甚。疏。但。學。文。章。故。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批。評。亦。多。不。得。要。領。去。王。唐。遠。甚。渭。字。
文。長。山。陰。人。性。狷。激。而。牢。落。不。偶。以。狂。而。死。天。才。超。軼。文。則。宕。逸。詩。倣。李。長。吉。絕。出。倫。
輩。而。不。免。於。鬼。氣。襲。人。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臨。川。人。萬。歷。間。進。士。詩。宗。范。陸。文。慕。宋。
濂。力。排。擊。李。王。之。古。文。辭。尤。善。詞。曲。所。著。玉。茗。堂。四。夢。極。有。名。及。袁。氏。兄。弟。與。鍾。譚。輩。
前。後。並。起。橫。行。闊。步。天。下。殆。爲。之。風。靡。焉。

第四十六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明。至。萬。歷。年。間。積。弱。已。甚。內。則。委。鬼。專。橫。正。氣。銷。鑠。所。謂。東。林。黨。人。則。死。徒。竄。逐。有。如。
東。漢。黨。錮。外。則。愛。親。覺。羅。氏。已。下。遼。河。以。東。七。十。餘。城。遷。都。遼。陽。勢。將。伺。機。南。下。治。亂。
興。亡。之。運。固。不。待。智。者。而。決。矣。

於此殘燈無焰之秋。文學承嘉靖之流風。雖屬萎靡。不振而其間公安一派。變以清真。竟陵一派。又易以幽峭。較李王派之庸廓粗厲。似已進步。然一失之淺率。一失之僻澁。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其愈於李王者。無幾。文章固果與國運爲盛衰乎。然其辭關之意氣。亦不容泯沒也。

公安派者。袁宏道兄弟三人之所倡也。宏道字無學。公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仕至吏部侍郎。兄曰宗道。字伯修。萬曆十四年進士。卒後贈禮部尙書。弟曰中道。字小修。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兄弟并有才名。世稱三袁。而宏道最爲白眉。號曰中郎。先是李王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時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宏道承之年十六。結社城南。自爲之長。爲詩歌古文。倡主性靈。尙妙悟。及知吳縣。聽斷敏活。公庭無事。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後辭官。徧游吳越。名山水。歸築園城南。植柳萬株。號曰柳浪。與中道及一二老衲。吟哦其中。以清新輕俊之詩。矯王李之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而王李風由此漸熄。然戲謔譏笑。間雜俚語。故空疏者便之。有識者竊以爲笑也。如西湖詩云。一

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偶見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飜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則滑稽之談。近於鄙俗矣。宏道且如此。況其雷同附和者乎。

竟陵派者。鍾惺。譚元春之所倡也。鍾惺字伯敬。號退谷。竟陵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仕至福建提學僉事。少負氣。名聞公車間。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屏謝人事。愛名山水。晚逃於禪而卒。自宏道以清真矯王李之弊。惺以其淺率。復另出手眼。變而之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選隋以前詩曰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先是惺爲詩。聲氣應求尙寡。及元春起而和之。閩中蔡一年先降心相從。吳中張澤華。淑等。亦聞聲響應。然後海內之稱詩者。皆靡然從之。奉其言爲準的。謂之竟陵體。元春字友夏。天啟七年舉於鄉。二子根。孤。伎。薄。其詞旨渾淪晦僻。大爲通人所譏。矯枉過直。公安。竟陵兩派所同也。而學之者。方以爲駕於前人。其浮淫所及。滔滔不返。而國運亦隨之盡矣。

第四十七章 明末文學

天啟崇禎之間。外患內憂。如麻而起。朝多闕茸之臣。將少干城之選。士大夫或怵於國事。或激於聲氣。相與裁量得失。讎刺朝政。奔走相屬。聯爲聲援。而天下始囂然喪其讀書樂道之心。故其時以詩文爭鳴於世者。雖不乏其才。而繁星熠燿。燭火紛紜。倏然而爲北斗之宗。燭龍之曜者。實渺不可得。雖然。斯時之爲學者。承東林之風尚。激濁揚清。皆能矯然有以自異。及夫國事日壞。奮厲有加。雖學術未宏。而以其忠直之氣發爲文章。旁薄鬱遏。盈涌激訐。轉若盛於平時。若黃道周各奏疏。史可法報睿親王書。其光芒之所燭。豈可以晚明限耶。其他如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承崑山之墜緒。而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克存先正矩矱。惟石齋閣部。當與文山。疊山。齊光。不可以文家論。而諸家又沼澤之水。少所灌潤。茲惟舉其間標目坊社爲世倡。率者以著見。梗槩若復社。幾社。豫章社。其聲光之卓燦。亦有明之神龍掉尾也。

復社者。張溥。張采之所倡也。張溥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九年。以選貢入都。采成進士。兩人皆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

相與復古。學命其文社曰復社。刻所私試經義。以張之一時高才宿學多出。其間聲譽震於吳中。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遊日廣。聲氣通朝右。有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政大僚。由此惡之。會蘇李上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溥同里陸文聲。輸贖爲監。求入社。不許。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崇禎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猶未竟。溥所師奉主於王李。所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以資提倡。猶有名爲文敏。捷豐艷。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采字受先。其文樸質。過於溥。而才實遜之。

幾社者。陳子龍。夏彝仲。徐孚遠。何剛等之所倡也。子龍字人中。又字臥子。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以功擢兵科給事中。福王監國南京。子龍累言事不聽。乞去。尋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事發被捕。投淵死。允彝字彝仲。與子龍同年進士。聞北都變。允彝走謁史可法。與謀興復。南都陷。投淵死。孚遠字闇公。剛字慤人。皆殉難死。允彝工屬

文。當時張溥、張廷樞等慕東林講席。結文會名曰復社。允彛、子龍等亦結幾社。相應。和以文章論。子龍尤高。子龍工舉子業。尤善倚聲。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詩襟度宏遠。天骨開張。國變以後之作。更爲激昂沈着。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於阨塞。子龍崛起雲間。挽之以迴於大雅。亦不可謂無功。惟其宗旨以王李爲依歸。故後之痛貶王李者。且集矢於子龍。然子龍懲王李之失於廓落。稍參以神韻。亦可謂善學王李者矣。

豫章社者。艾南英之所倡也。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闕。萬曆末。塲屋文腐爛。南英深嫉之。與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天啟四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而南英日有名。負氣陵物。人多憚之。兩京繼覆。江西郡縣盡失。南英乃入閩。唐王授御史。尋卒。始王李之學大行。天下談古文者悉宗之。後鍾譚出而一變。至是錢謙益負重名於詞林。痛相糾駁。南英和之。排詆王李不遺餘力。與章羅陳及徐巨源、傅平叔、萬茂先、王于一、黃雷岸、陳士業、連鑑共爲古文。奉震川爲正宗。時陳子龍師承弇洲。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爲少年

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辯。自取敗缺。海內文章家。無不右千子。黃梨洲謂千子經術之功。甚疏。徒有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祇爭一頭面。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於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

有明一代文學。蓋顛倒於門戶。搶攘之中。攻何李。伐歐曾。喜聲調。尙性靈。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施及未流。其爭益激。其學益非。而其國亦已不振。然而薪盡火傳。前清文學之盛。要亦於此而發其端也。

第五編 近世文學

第一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

歷代文學之昌盛。以前清爲最。前清三百年中。以康乾兩朝爲最。其原因舉舉大者。蓋有三種。(一)學術之發達。(二)國勢之彊盛。(三)朝廷之獎進。是也。

(一)學術之發達

周末諸子百家之學而統一於漢。漢以後儒老佛三家之學而陶鎔於宋。漢學之特色。求名物訓詁度數。其長在考據。而代表之者孔馬賈鄭。宋學之特色。尙領悟存養。其長在義理。而代表之者周程朱陸。漢學近實。宋學近虛。漢學之弊苛碎。宋學之弊迂拘。此其大較也。流及前清。二者並極其盛。於漢學。則康熙朝。有顧炎武。閻百詩。毛奇齡。朱錫鬯。胡渭。惠士奇。江永。何焯。之倫。開其先。於宋學。則康熙朝。有焦循。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王鳴盛。阮元。紀昀。汪中。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趙翼。之徒。昌其醜。於宋學。則康熙朝。有孫奇逢。李顥。湯斌。陸隴其。李光地。張伯行。方苞。施閏章。之屬。衍其傳。乾隆朝。

則有蔡世遠、陳宏謀、朱珪、全祖望、姚鼐、彭紹升、羅有高、汪縉之朋抗其流，各出特長，互爭雄長。故文章莫盛焉。考其來源，蓋有二種。明自李何倡爲復古以後，於是爲古文辭者，或崇史漢，或主歐曾。漢宋之標幟，殆已留其小影。楊慎、焦竑起而以博洽矜，承其流者。始厭宋元以來儒者之空疏，勤於爬梳辨析，洎乎晚葉，復社、幾社、豫章社，各張職志，風流所及，社會雲興。則有若甬上之講經會，創於陳夔獻；明州之鑿湖社，主於李杲堂。太倉之應社，起於顧麟士；武林之讀書社，主持於聞子將，嚴印持。其興起人才，不可殫述。易代而後，遷迹邱樊者，仍以其蕉萃枯槁之音，追嚶鳴求友之好。其聚於越中者，有西湖八子爲一社，而李文纘爲之長；南湖九子爲一社，而高宇泰爲之長；西湖七子又爲一社，而董劍鐸爲之長。以至翠微峯之易堂九子，宋牧仲之雪園六子，其聲力氣，磔皆足以矜式後人。故被其風者，蔚然一興於學。質有其文，此原於講社之功也。明社旣屋，旣感夷夏之防，復篤君臣之義。大都抗節不屈，隱居求道。若顧炎武、孫奇逢、黃宗羲、李顥、王夫之、胡渭、萬斯大、毛奇齡、江永、魏禧等，皆耽志典籍，自少至老，未嘗釋手。故或長名理，或通經學，或能文章，以至歷史、輿地、步算、律曆、音韻之學，靡不淹貫精絕。由是

師門遞衍。風尚日蒸。而其尤奇者。顧黃以下諸人。類皆克享大年。多者八九十歲。少者亦六十餘歲。故於漢宋兩途。能深造自得。含宏而光大之。卽其見於文章者。要皆根柢深厚。陶鑄百家。此原於修養之富也。

(二) 國勢之彊盛

前清版圖之大。武功之盛。歷代所未有也。康熙朝。翦滅臺灣。征服準部。雍正朝。削平青海。撫有苗疆。乾隆朝。平準噶爾。服緬甸。夷金川。賓安南。戡定回疆。綏撫西藏。於是東起朝鮮。西踰葱嶺。北抵西伯利亞。南盡交阯支那。舉前代所未臣屬者。悉統治於一王。方內大寧。邊垂清謐。牛馬蔽原野。餘糧棲甫田。戴白之氓。老死而不聞兵警。京師繁華。甲於天下。詞人才子。生於此。秦平歌舞之中。故能敬業樂羣。優游於文藝之圃。沈潛於翰墨之林。俛察仰觀。陶然皆有以自得。其感於物者。旣休明而壯盛。斯其見於言者。亦雄大而崢嶸。有漢宋博厚深醇之思。無元明卑靡局促之態。不必叩其大也。卽以一技一能觀之。若徐基之十峯集五卷。自詩賦古文以及填詞。洋洋纒纒。多至數千言。皆集前後赤壁賦中字以成之。趙吉士之疊韻千律。凡詩一千五百餘首。皆疊金壇于漢翔所

貽四首之韻。紅江友之璇璣碎錦二卷。皆迴文詩圖。組織工巧。黃之雋之香屑集十八卷。皆屬集唐之作。周宣武六言詠史詩。多至百首。凡此皆屬古今創見之業。雖倣精神於無用之地。亦以遭時清晏。得以瀝心咕嗶。成此。敝帚也。

(二) 朝廷之獎進

上無提倡。則下少駿奔。所謂待文王而後興也。前清倡率之功。比於歷代尤異。清起長白。獷悍無文。太祖時。以蒙古文合滿洲語音。創爲滿文。太宗命大海榜式翻譯漢籍。既而諭諸大臣。八歲以上子弟。必令讀書。此爲其文教之始。及世祖克定中夏。自知鄙陋。不足以懷輯漢人也。而又不勝其慕從之心。故範我文化。用資順守。其諭禮部詔曰。朕惟帝王致治。文教爲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不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爾部傳諭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究淹貫。通古明今。明體則爲眞儒。達用則爲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將不次簡拔。重加作用。康乾兩代。繼志重光。前後百數十年間。其君旣英明而神武。其臣亦博學而多文。朝廷之上。濟濟雍雍。或賜序文。或賜詩詞。文酒交歡。唱酬無間。

其風起海內。有如此者。而承流宣化之臣。如施閏章。王士禛。阮元。畢沅等。輶車所至。或崇樸學。或揚風雅。菁莪之化。幾徧野人。其裁成士類。又如此者。至其徵聘隱逸。搜求遺書。君臣間所爲殷殷不勸者。尤有二特典。足以增進當時之文教。一開博學鴻詞科。一編纂圖書是也。博學鴻詞科。創於唐上元。垂拱間。宋咸淳繼之。越四百年。而至前清。康熙乾隆。重修此科。以網羅魁奇英異之才。康熙之時。得五十人。而被薦者凡百八十六人。乾隆得十五人。補試四人。而前後薦辟共二百六十七人。經術文章之士。莫不該於其中。詞學之盛。蓋遠度越乎宋賢。而當其時之燕躍鶴踊。爭自磨刮。以待徵拔者。正不乏人也。而又特開館局。使從事於圖書筆研之間。食以廩粟。於康熙則有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之編纂。於乾隆則有古今圖書集成。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總目。續通典。通志。通考。皇朝通典。通志。通考等之撰述。并開四庫。以供學者之搜討。雖其意主牢籠。出於政治上之方略。而影響之所及。足以驅天下於浩博之一途。而益有以自力承學之士。又以投其結習之所好。亦沈蟬於文史之間。以終其生活。而文學遂以大昌。

有是二因。故前清一代文學盛於歷代。試以漢唐宋明比較觀之。漢去古未遠。學有本原。而撥尋灰燼之餘。思泉枯竭。天下新離兵革。北有平城之困。南有尉佗之強。高帝起自亭長。性不喜儒。無當於三因之一。故遲至武宣而始昌。唐有太宗之文治武功。而承六代綺靡之敝。學術崩離已久。收拾且難。違言深造。有其二而缺其一。故詞盛而理弱。宋始兼乎詞理。而五季盜竊簡陋無文。雖有右文之君相。已無雄邁之氣風。至於明三。大原因未有其一。故其所得。徒咀嚼古人糟粕之餘。而無甚表襮。以此知前清文學之冠絕今古。非偶然也。夫運會之所趨。天地且不得而闕其用。有秦之燔滅。而後有漢之爬搜。有六代之詞華。而後有唐之風雅。有儒老釋之混流。而後有宋之道學。鄉使無明季之醞釀留貽。而清至康熙。天下粗定未久。六十年間。人才之盛。亘古無儔。卽曰過化存神。豈得遽臻斯詣。是則康熙之人才孕育於明季者也。乾隆之人才浸染於康熙之風流者也。播種於東南而收功實於西北。前清之盛。亦運會使之然哉。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二

一代文學之潮流。必有數派之銜采爭奇。而後滂沛而充盛。明代程朱陸王之爭。史漢

歐曾之訟。至清初稍息。而漢宋之門庭始興。治其學者。類能蓄道德而能文章。康雍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計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之流。聯鑣接軌。各以詩鳴海內。蓋郁郁乎文已。純皇御宇。考藝修文。天下益翕然侈爲繁博綜稽之學。標漢學之幟。以攻有宋諸儒。爲文務博辯閎麗。相尙以考據駢儷。惠棟、戴震、王鳴盛、錢大昕、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汪中之徒。蔚然四起。於時姚鼐獨崇義理。矯爲方氏之傳。以號於天下。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而陽湖、惲敬、張皋文亦起而倡爲古文。與之枹鼓相應。遂又有陽湖派。詩自漁洋提倡。神韻以後。傳者踵繼。雖趙執信與相齟齬。而卒莫能撓其鋒。逮翁方綱、袁枚、沈德潛出。或求格律。或主性靈。於是神韻派始衰。沈氏之學特盛。道咸以降。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士猶高語周秦漢魏。薄淡遠簡樸之文爲不足爲。而姚瑩、梅曾亮、曾國藩之倫。相與衍方姚之遺緒。而曾氏尤折衷漢宋。兼取二者之長。會其時歐學東侵。士頗注目於外情。魏源、馮桂芬、薛福成輩。首以其說導海內。漢宋門戶之爭。庶幾乎熄矣。詩大半奉杜。或衍昌谷玉谿。或介昌黎山谷。要不越歸愚之範圍。綜而論之。前清文學。茁發於康熙。

爛漫於乾隆。道咸以還。內變遞起。外壓方興。文學一途。遂生頓挫。然前軌未遠。流風猶存。尙足稱一時之盛。光緒甲午而後。國威忽墜。情見勢絀。憂國之士。始有奮發圖強者。康祖詒。梁啟超。師弟。拔自新進。出其雷霆精銳之才。改易更革。以振刷天下之耳目。雖變不旋踵。亦足牖我光明。自非風氣蔽塞之鄉。腦筋遲鈍之子。莫不舍其舊而新是謀。朝野上下。新舊始騷。卒之舊者早喪其精。新者止掠其似。舊者腐爛而無用。新者弔詭而難行。二者交譏。而文學益以荒落。此前清三百年盛衰升降之大畧也。

前清文學之盛極矣。而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獄。遞興亦爲歷代所未有。蓋清以外族入主中夏。逆知漢人之不服。故猜防疑忌之念深。而漢人以素習於攘夷之教。故久而不馴其化。由是而見於著述。發之歌詠者。往往有之。亦有偶失檢點。因疑構禍。若莊廷鑑之史禍。戴名世南山集之禍。查嗣庭之北闈獄。大義覺迷錄之曾氏獄。陸生柵之獄。胡宗漢之獄。徐述夔之獄。或以記述冒犯。或以議論悖逆。或以詩詞譏刺。甚者以試題字面堪疑。而目爲不道。以著作忘題年號。而指爲叛夫。若斯之類。不勝枚舉。希旨邀功之徒。章上其事。考逮薰灼。動至百千。生被族誅。死受尸僇。天下震駭。老幼寒心。夫人情挫

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身處忌諱之朝。時慮吹求之吏。由此父兄師保相戒爲謹。敕之行屏氣。望息不敢少放。於言卒以養成罷軟卑劣之風。嬖孽薦憲之習。自明季東林講學。士大夫恫於國勢。相率爲激訐之行。民氣庶幾稍起。乃一翦於逆。閹再挫於奸。相清起而尤痛。抑其燄。毆士林於無用之學。務斷而小其材。而生其時者。又不欲與聞國政。竄身藝林。後起者震於風波之潛駭。益依古籍以爲明哲之方。破碎之漢學。禪寂之宋學。熟爛之時文。浮麗之詞章。浸淫漫衍。而國華於以徂謝。三百年中。何嘗有一瓌瑋奇之彥。陳長沙之策。上同甫之書。卒至降國與學。區爲二物。龔自珍曰。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猶其府焉。褻寘其鐘簴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旣珍旣彌旣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其臣。不亦莫乎。盛之中有其衰焉。覘世道者。蓋於此而永歎矣。

昌黎有言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舊畬。前世之以文不朽者。要皆原本經史。而清一代文人。類能說經鏗鏗。列於經師儒林者。抑足與於文苑之選。今取其文采表著者。并綴於篇。

第三章 明季遺老一

前清文學之盛。實由明季遺老開其源。而遺老中之以學問文章津逮後人尤遠者。莫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卽世所稱國初三先生。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餘姚人。世稱梨洲先生。父尊素。明天啓中御史。以劾太監魏忠賢遇害。時宗羲年十九。袖鐵錐入都。訟寃。至則忠賢已誅。因覬擊逆閹餘黨。并殺害父。二獄卒。歸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受業劉蕡山之門。與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有東浙三黃之目。清兵南下。糾合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拒清兵。軍潰。亡命走剡中。其後海上傾覆。知無恢復望。乃奉母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者。日至。清廷屢徵不起。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有六卒。門人私謚曰文孝。宗羲爲學。雖出於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凡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兼而有之。尤嘗以古文自命。其論文以爲文必資於學。曰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又曰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

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千年如一日也。此論足以破明世門戶之爭。掃文士逐末之習矣。故其文不名一家。晚年尤愛謝皋羽文。以所處之地同也。詩尙獨得而幽折婉勁。有南雷文案詩歷若干卷。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亭林先生。少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清兵下江南。謀與邑令楊永言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允彝於吳中。兵潰。其沆死之。永言行遁去。炎武與歸莊幸脫免。鼎革後。流寓四方。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足迹所至。北則燕趙。東抵齊魯。南上會稽。西歷關隴。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始卜居陝之華陰。大臣爭欲薦之。屢以死拒得免。康熙二十年。年六十九卒。炎武少有異稟。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凡邦家之典禮。郡國之利病。以至天文。地理。兵術。農政之事。靡不通曉。其出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以爲常。故其學問該博。考證精詳。當時稱爲閎儒。生平恥爲文人。謝絕應酬文字。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

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李二曲爲其母求傳再三，終謝不作。顧不輕爲文，而文與詩均無媿作者。駢文亦俊邁有逸致。著有亭林詩文集。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學者稱船山先生。衡陽人。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踰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鄉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執其父以爲質。夫之自引刀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未幾北京陷，涕泣不食者數日。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因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疏薦於桂王，已而授行人。尋聞母病，間道歸。至則母已前卒。其後桂林傾覆，知天下事已不可爲，決計老牖下。深自晦匿。浪迹郴永漣邵間。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著書五十二種。道光時鄧顯鶴始刻其書十八種行世。其後曾文正兄弟復續刊其未盡者。統名船山遺書。夫之生平論學以宋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尤推尊橫渠。生逢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始則崎嶇嶺表，備嘗險艱。繼則竄身猺峒，遠迹人世。故國之戚，無間死生。本不自以文名而餘事之見於文詞者，隨地湧出，不假修飾，自成一種。至文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

若前後所詠落花詩及鼓柁詞。要皆騷怨之遺。方之阮籍詠懷。陶潛述酒。何多讓焉。此外以性理學稱者。有孫奇逢。李顥。陸世儀。夏峯。以象山陽明爲宗。而通以朱子之說。二曲接關學之遺。主於悔過自新。於程朱陸王不爲左右袒。桴亭則恪守程朱家法。皆不應徵聘。開有清一代風氣之先者也。

第四章 明季遺老二

明季遺臣。專以詩文著稱者甚衆。或抗志而甘枯槁。或覲顏而仕新朝。若侯魏錢吳之倫。皆卓犖一時。風起後進者也。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商邱人。祖父皆明顯官。與方以智密之。冒襄辟疆。陳貞慧定生。號四公子。在南都以清議自持。力排魏闈餘黨。及福王監國。魏闈義兒阮大鍼得勢。將盡誅黨人。方域走免。明亡後。奉父歸鄉里。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有七。方域爲人豪邁。多大畧。喜任俠。不苟然諾。周人之急。千金不吝。初放棄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文類於其人才氣。奔放超軼。雄悍如健鶻磨空。鯨魚赴壑。魏禧稱爲目睛不及轉瞬。蓋在於此。然其才氣盛而學力未逮。疏暢有餘。深厚不足。亦享年不永。未臻厥成也。生平

尤長於敘。傳淋漓頓挫。激昂震盪之處。直摩史遷之壘。青門湛園勺庭堯峰諸人之敘傳。非無可稱。而比於雪苑神來之筆。幾有仙凡之別。至其感懷烟景。寄意酒盃。弔往思來之作。尤爲風神特妙。汪琬云。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甯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王士禎云。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而朱彝尊亦云。文章之難。自雪苑之外。合於作者蓋寡。信乎三子之推尊爲不誣已。

魏禧字冰叔。號勺庭。又曰裕齋。寧都人。兄弟三人。皆善文。時號寧都三魏。而禧尤著。人呼曰魏叔子。年十一爲諸生。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咤不欲生。謀舉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與彭士望、林時益等九人。移家翠微峯。所謂易堂諸子也。自是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及老蘇之文。其爲文。主論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踰淮。至吳越。汎交天下奇士。大抵率遺民也。康熙中被舉博學鴻詞。以疾辭。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七。所著有文集日錄左傳經世諸書。其論文。謂學柳州易失之小。學廬陵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顓濱易失之蔓。學半山易失之枯。學南豐易失之滯。惟學昌黎

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老泉易失之粗。病終愈於他家。所作雄深雅健。霸氣稜稜。能寓變化於法度之中。節制愈森嚴。而筆力愈奇縱。紀文達謂爲策士之文。程伯垂稱爲文之飛將軍。世恒謂雪苑敘傳。叔子議論爲文壇雙妙。清初文家無出此二家之右者。然叔子敘傳曲折迷離。姿態橫生。亦不可抹視。少渠云。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亦正在此。波折太過。往往不免繆戾。

同時江右有王于一。亦工詩古文。爲人倜儻自豪。晚寓浙中西湖僧舍。所著有回照堂文集。爲文如殷雷未奮。又如奔崖壓樹。槎枒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自明季公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體日瑣碎。于一與新建陳士業。徐巨源。歐陽憲萬輩。均能獨開風氣。于一名猷。定號軫石。士業名宏緒。號石莊。巨源名世溥。憲萬名斌元。皆遺民也。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崇禎初爲禮部尙書。清兵下江南。謙益迎降。仍授原官。兼秘書院學士。以史局副總裁修明史。已而引疾歸江南。十餘年卒。時年八十三。謙益才力富健。學殖鴻博。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王世貞相上下。極力排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尤不在齒數。一時帖耳推服。所作敘事必兼議論。

而惡勦襲。詞章貴鋪序而賤彫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然有數病。闊大過於震川而不能入情。所用詞華每每重出。至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以爲由己之出處。故有識者掇爲正錢錄以譏之。詩沈鬱藻麗。原本杜陵。出入韓白蘇陸元虞諸家。逸情高致。在梅村祭酒之上。沈歸愚稱其生平著述。大約輕經籍而重內典。棄正史而取稗官。金銀銅鐵。合爲一爐。六十以後。則頽然自放。尊之者謂上掩古人。薄之者曰漸滅唐風。均非公論。著有初學有學二集。謙益以明世顯宦。義當與國存亡。而臨難苟免。投身異族。其大節固已乖矣。至乃名列貳臣。著述盡燬於乾隆之朝。反以資挑妻者。勦臣節正人心之術。而沈氏之國朝別裁集。亦以勅命全行刪去。卽區區文華何有哉。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少遊復社。張溥甚重之。因從受業。崇禎四年成進士。稍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明亡歸鄉里。奉父母讀書。不通請謁。侯朝宗贈書戒以必全臣節。無出仕新朝。會薦剡交上。有司敦迫就道。遂出爲祕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間歲丁憂南還。因堅臥不起。康熙十年卒。有梅村集四十卷。紀文達稱其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道。

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庚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惟古文每參以儷偶。旣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蓋詞人之作散文。猶道學之作韻語。雖強爲學步。本質終存也。偉業強迫出山。原非本志。嘗以枉節爲生平恨事。其集中往往見之。屬疾時。調寄賀新郎一首。尤極悲咽。又作令書自敘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歛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云云。察其心事。比於謙益之無恥。不可同日而語矣。

與錢吳齊名者有龔鼎孳。亦貳臣傳中人也。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與牧齋梅村有江左三大家之目。而所作實不及錢吳。此外明遺逸中。尙有以詩古文名者。大抵不脫公安竟陵之餘習云。

第五章 清初之文學

明季文社之盛。多在東南。碩彥鴻生。蒼頭特起。故其文章。幾冠被天下。清初翰苑之士。

大都於此取材焉。而其著聲都下者。有施閏章。宋琬。汪琬。姜宸英輩。施宋二人。於詩尤高。汪姜二子。於古文爲著。一則拔神韻派之前茅。一以啟桐城派之塗徑。

施閏章字尙白。號愚山。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補員外郎。尋擢山東提學僉事。秩滿遷湖西道參議。居無何。以裁缺歸。里居十年。詔舉博學鴻儒。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尋轉侍讀。康熙二十二年卒。閏章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詞。其在官。以文學飾吏治。自入史館後。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已。遇羈人才士。矢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士以此益歸其門。著有學餘堂集。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稍遷吏部郎。歷任永平兵備。及紹寧台道。被誣去官。流寓吳越。復起爲四川按察使。入覲留京師。而吳三桂叛。陷成都。妻子皆在蜀。憂憤而卒。性孝友。虛懷下士。工詩古文詞。盛名滿天下。與施閏章埒。有南施北宋之目。著有安雅堂集。

施宋二子。各因其所生之地。而氣質有剛柔之不同。施以溫柔敦厚勝。宋以磊落雄健。

勝一以學。一以才也。王士禛謂荔裳詩。自遊浙江後。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闖杜韓之奧。其入蜀後。歌行氣格深穩。又謂其詩雖好。用人名而不陷於點鬼簿。典切渾成。良不易到。愚山之詩。自謂譬之作室者。榘矱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紀文達嘗以之與漁洋較論。頗得其要。謂士禛之詩。自然高妙。固非閩章之所及。而未學沿其餘波。多爲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能超悟。不必拘守繩墨。朱則篤實操修。由積學而漸進。然陸之學。惟陸能爲之。揚簡以下。一傳而爲禪。朱學數傳以後。尙有典型。虛悟實修之別也。

清初兵革甫息。而文章之盛。常在江南。荔裳愚山。首與丁蓀園。張譙明。嚴灝亭。周釜山。趙錦帆。唱酬日下。鼓吹斯文。號燕臺七子。先是葑園。又與其同里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吳。陳延會諸人。稱西泠十子。而愚山同里。亦有梅清。梅庚。高詠。袁啟旭。工詩。稍後於愚山。而詠之名。與愚山齊。人號宣城體。詠字阮懷。號遺山。有遺山堂。若岩堂等集。葑園名澎。字飛濤。浙江仁和人。著有扶荔堂集。

汪琬字茗文。號鈍菴。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未幾謁

歸。肆力古文辭。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尋補戶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遷郎中。公退。無時不以古文自操。嘗與龔鼎孳、李天馥、王士禎、陳廷敬、宋學、劉體仁、董文驥等。以詩文相切劘。而琬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歷官皆有可稱。免官歸。結廬堯峯。居九年。益閉戶著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授編修。與修明史。逾年歸。康熙二十九年卒。著有鈍翁類稿。其學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嘗語學者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論文謂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以成一家。故其爲文。法有餘而才不足。意固以廬陵震川爲歸宿。而邊幅局促。意緒迫狹。殆非侯魏之匹。但其精鍊明晰。亦自有過人者。簡明目錄。稱爲馴雅。溫粹霽然。儒者之文。蓋爲近之。性下急。好詆訶。見文字必摘其瑕。故恆不滿於人。亦恆不爲人所滿。琬矜博洽。而有闔百詩。紙其謬。琬矜詞章。而有王阮亭折其鋒。琬之勁敵。畧可見矣。

姜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園。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爲諸生。名徹九重。聖祖嘗謂侍臣曰。

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朱彝尊。嚴繩蓀。及宸英也。會徵鴻博。兩布衣皆入翰林。而宸英未豫。尋薦纂修明史。仍許與試。主試者爭欲得之。顧宸英性疏縱。醉後違科場式。累被斥。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矣。試於禮部。復違格。主者慕其名爲更正之。成進士。及廷對。帝問進呈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宸英績學能文。至老不倦。可置二甲。爲天下讀書人勸。遂以第三人賜及第。後以非罪死獄中。宸英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莫盛於國策。聞者頗駭之。爲文雅健。有北宋人遺意。魏叔子謂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宸英在醇肆之間。時躋其論。詩宗浣花。而參之玉局。以盡其變。有詩文集若干卷。

此外與堯峯西溟相角。而以文鳴當世者。有葉燮。嚴虞惇。計東。潘耒。邵長蘅。孫枝蔚。諸人。然究不及堯峯之溫雅。西溟之宏肆。

葉燮字星期。號已畦。吳江人。學者稱橫山先生。康熙九年進士。其論文謂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爲立言。論詩曰生曰新。曰法有死法。有活法。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死法初學能言之。活法作者之匠心不可言也。所作詩意必鉤。元語必獨。超羣不

諧俗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耳。因著原詩內外。篇力排其非。吳人士多從之。汪琬居堯峯。說經經。變持論與相鑿柄。門下士亦互有詆諆。及汪歿。乃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以規之。非謂繆鑿於聖人也。且汪歿。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燔之。其門下士沈德潛最著。計東潘耒與雙同邑。東字甫草。號改亭。爲人有奇氣。幼受業張溥之門。弱冠著籌南五論。上閣部史公。史公奇之。其深明大略。陳同甫莫能過也。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三試春官不第。遂浪遊四方。在吳中與徐健菴汪堯峯尤西堂諸人。狎主齊盟。卒年五十有二。耒字次耕。號稼堂。顧亭林高座弟子也。康熙己未。以布衣舉鴻博。爲學淹貫。無所不通。詩古文尤精博。無涯涘。嚴虞惇字寶成。號興菴。常熟人。與宸英同榜。一甲第二人。爲文陶鑄羣言。與歐曾相近。江南人士刻其集。以繼震川之後。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武進人也。爲文長於敘事。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抵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清初布衣以文鳴者。朝宗。叔子。外惟青門。可與鼎足云。

第六章 王漁洋朱竹垞

清初詞人皆厭王李之庸廓。鍾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尙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爲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縵艷化而爲對句之小詞。王士禛崛起其間以清新俊逸之才成興會神到之作。其持論略本嚴羽曰詩畫一指曰詩禪一致曰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苟刻舟求劍緣木求魚是亡天機神化之妙者也。特選古詩選唐賢三昧集以示學者準的。而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詩而以王維壓卷。雖曰仿王介甫百家例然其微意固有在矣。

士禛以神韻之說爲海內倡。主詩壇之盟者五十餘年。而其名位聲望又足以傾動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仰之如泰山北斗。翕然奉以爲宗。於是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神祕說遂傳爲詩家之真諦。儼然爲一代正宗。士禛字貽上。號阮亭。自稱漁洋山人。世爲新城右族。順治十五年進士。仕至刑部尙書。康熙五十八年。年七十八卒於家。士禛少爲錢牧齋所重。及長。學殖日進。聲望日高。嘗游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荅文程周量劉公猷梁曰緝彭羨門董文驥以詩相倡。

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冒氏之水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上在廣陵畫了公事。夜接詞人。蓋實錄也。迄官禮部。復與李湘北陳午亭宋牧仲及汪程劉梁等爲文社。時宋荔裳施愚山曹顧菴沈驛堂皆在京師。與士禎兄弟唱酬無虛日。又嘗奉使南海西嶽。徧遊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間。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融懌會粹。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遭遇聖祖留意文學。特詔賦詩稱旨。所被恩寵優渥。乾隆中。高宗特旨。以士禎績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派最正。賜諡曰文簡。所著有帶經堂集九十二卷。他著述稱是。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順治十六年進士。士祐字子測。號東亭。康熙九年進士。計東曰。三王並工詩。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隆起。若東亭之才。詎肯作蜂腰哉。

漁洋詩旖旎風華。函情繇渺。入蜀以後。詩骨愈蒼。詩境愈熟。濡染大筆。積健爲雄。錢牧齋曰。貽上之詩。文繁理富。佩實銜華。感時之作。愴惻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徐乾學曰。先生於詩擇一字焉必精。出一詞焉必潔。施愚山曰。先生詩舉體遙儻。興寄超

遠。殆得三唐之秀。而上溯乎晉魏。旁采於齊梁。然神韻之說。足矯明代模擬之風。而其做也。餒莽蒼之氣。縛遼折之力。偏於修辭。有類獮祭。未免近於空廓。此其所以爲世訾也。故美之者多。短之者亦多。當漁洋聲望。奔走天下士時。而吳喬目之爲清秀。李于鱗。汪琬亦戒人云。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宋荔裳嘗譬之爲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故能傾動一時。而趙執信特作談龍錄。詆爲縹緲無著。袁子才後起。曰阮亭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其論詩絕句云。不相非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惟紀曉嵐評之曰。漁洋古體。惟宗王孟。上及謝朓。而止。以較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近體多近錢郎。上及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此論甚爲平允。凡神韻之妙。在一片天機興會。篇幅大者。固非所宜。而漁洋之才。又未足以斡旋之。故絕句最所擅長。太白以後。殆絕儔匹。雖排詆不少。而傾服者。卒未嘗易也。

與漁洋齊名者。有朱竹垞。名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古學。凡天下

有字之書。無不披覽。以飢驅走四方。北出雲朔。南踰嶺嶠。東浮滄海。登之罘。經甌越。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除翰林苑檢討。預修明史。又預修一統志。以事罷官歸里。結曝書亭。荷花池南。家居十九年。藏書八萬卷。著述不倦。康熙四十八年。年八十有一。卒。有曝書亭集八十卷。竹垞記誦博洽。妙於詩文。嘗謂詩文須本經史。否則淺陋勦襲。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竹垞兼有諸家之勝。所爲文雅潔淵懿。根柢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銖之上。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爲南北二大宗。論者謂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運之。朱貪多。王愛好。二人似未易優劣。實則朱之文在漁洋文畧之上。朱之蒼勁。可敵王之高華。跌宕者出於杜韓。冷峭者合乎皮陸。殆無施而不可也。其所爲見絀者。聲望之高。與慕從者之盛。不及阮亭耳。漁洋以名位之尊。生於承平之世。所至宏獎。士類提倡。風雅得其一言。賞拔莫不名譽鵲起。聞其風者。益思依依以揚聲門徒之盛。如梅庚。洪昇。吳雯。郎廷槐。劉大勳。史申義。湯

右曾輩。皆足爲一代詩豪。世所傳者。有師友淵源錄。燃燈紀聞。卽播至朝鮮。薑山冷齋楚亭諸人。莫不宗仰之。其教義之廣。被可知也。然當其時。除竹垞外。尙有與漁洋角逐者。若宋犖。田雯。彭孫遜。查慎行之倫。皆與之驪首齊驅。割據壇坫。卽如嶺南三家。亦幾尉佗自王。獨開風氣。犖字牧仲。號漫堂。商邱人。仕至吏部尙書。詩文皆爲當代所推。著有綿津詩集。詩宗子瞻。名與漁洋齊。有漁洋綿津合刻詩行。世雯字紫綸。號山蘊。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著有古懽堂集。長河集。詩文皆組織奇麗。其縱橫排奐之氣。幾欲駕漁洋而上之。孫遜字駿孫。號羨門。海鹽人。康熙十七年。以試鴻博第一授編修。充明史總裁。工詩。與漁洋齊名。時號彭王。著有松桂堂集。慎行字梅餘。晚號初白。海甯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授編修。嘗遊學黃梨洲之門。又受詩法於錢田間。詩學蘇陸。才氣開展。工力純熟。微少蘊藉。蓋其書卷少。不能使典。又好議論。專用白描。亦其失也。稍後於漁洋。實可與之並武。嶺南三家。陳元孝。恭。屈翁山。大均。梁藥亭。佩蘭也。而恭爲稱首。詩清迥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間入選理。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尙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聲價蓋可知矣。

第七章 方苞劉大櫟

一代文章之盛。必有魁者之儒。以樹其中心勢力。唐之昌黎。宋之廬陵。元之道園。明之震川。或起於國初。或出於中葉。萬山磅礴。獨屹主峯。清初人文。叢起。照爛連城。然或學養未純。津逮不遠。及桐城方苞。振起於康熙之末。別裁諸僞體。一發爲純理之文。姚姬傳。出而衍之。而後清之古文。儼成一王之法。信乎其才有過人者矣。

方氏論學。一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蓋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露。夙不喜班史及柳文。常條舉所短。而力詆之人。或以爲過。而自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又謂周秦以前文之文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規史漢。下仿韓歐。不肯少軼於規。

矩之外。而擅其峻潔。著有望溪文集行世。

方苞字靈皋。桐城人。學者稱望溪先生。少遊太學。李光地見其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姜宸英亦稱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萬斯同尤奇之。謂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所明。其餘資學者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苞自是一意窮經。於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蘿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嘗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康熙四十五年。舉進士。聞母疾。未釋褐遽歸。南山集禍作。苞牽連下獄。論死。李光地力救之得免。死隸旗下。以白衣直南書房。尋拜武英殿總裁。世宗卽位。詔免旗籍。擢內閣學士。乾隆初遷禮部右侍郎。未幾爲忌者所中落職。十四年年八十有二卒。兄舟字百川。工制舉文。苞治古文。詁諸經。皆舟發其端。卒年三十七。

望溪之文。後人推尊至矣。清淡簡遠。於韓歐以後。自爲一宗。然雄偉博大之處。方之古人。良爲未逮。雖曰才短。亦以遭時摧忌。深自斂抑。不敢爲高論放言。故益趨於謹約。或

曰試觀望溪能喫得住一二大題目否。能敘得一二大名臣真豪傑否。能上得萬言書痛陳利病否。洵不免論者之反唇矣。

與苞同里者有劉大櫚。字耕南。號海峰。工詩古文。當康熙末。方苞名重京師。見其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櫚。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海峰名。然輒試不遇。卒年八十三。其文喜莊子。尤力追昌黎。然比於方氏之深醇不逮。遠甚其所由見重者。姚鼐表章之力耳。詩格亦蒼勁入古。爲文名所掩。著有海峰詩文集。

第八章 神韻派之反抗者

方漁洋以神韻之說。倡導海內。士林皆爲之風靡。而首唱異議者。厥有趙執信。入乾隆世。又有翁方綱。袁枚。沈德潛諸人。掎其後。王氏之說。幾於遏而不行。而其詩錄。乃禪於沈氏。故沈氏之與漁洋。可稱前清二大宗派。

趙執信。漁洋之甥婿也。輩爲晚出。執信通籍時。當世號爲能詩者。麇集羣下。而漁洋爲之魁。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變律者多不講。與古法戾。漁洋自負妙契。執信往請問。漁洋靳焉。執信宛轉竊得之。因著聲調譜。以發其秘。又著談龍錄。力

詆之漁洋初見其詩。厚相知賞。爲之延譽。及執信罷官歸里。人搆諸漁洋。遂見疏薄。而執信歸嚮常熟。馮氏不顧也。馮氏者名班。字定遠。號鈍吟。其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派。而論事多達物情。論文能究古法。執信最爲折服。一見鈍吟雜錄。卽嘆爲至論。終身守之不敢背。稱爲私淑弟子。執信詩峭折有餘。醞釀不足。紀昀曰。王以神韻縹緲爲宗。趙以思路鏗刻爲主。王之規模關於趙。而流弊傷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未流病纖小。兩家互救其短。乃能各見所長。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山東益都人也。著有飴山堂詩文集。

翁方綱以學爲詩者也。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精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間。多至六十餘篇。其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所爲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雖辦香少陵東坡。初不執一家也。方綱早歲顯達。典鄉試督學政最多。晚歲罷官家居。歸然爲海內文章老宿。其弟子最著名者有吳嵩梁。蘭雪。樂鈞。蓮裳等。

袁枚、蔣士銓、趙翼、乾隆中所稱爲江左三大家者也。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世稱隨園先生，爲人通脫佚蕩，頗爲學者所訶，爲古文駢體，皆才思空湧，奇想天外，能自發其思於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言者不能達，悉爲達之，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長技也。論詩主性靈，正與漁洋神韻說反對，以爲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此說本之袁中郎，適中神韻說病處，然不善用之，失之淺率，有如村嫗响响，隨園老後頹唐足以證之。其論文謂文貴曲，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直者無文，其拳曲盤紆者文也。水靜者無文，其撓激於風者文也。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巧者曲之謂也。故其文提頓呼應，離合斷續之間，皆有條理，而病在貪多，好引僻書，喜用奇字，不免爲才所累。士銓字心餘，一字莒生，號清容，鉛山人，爲人深於情，勇於義，常以扶植末俗綱常爲己任。遇忠孝事，輒以長歌記之，悽愴激楚，使人雪涕，洵有益社會之文也。吳蘭雪曰：序事諸作，以班馬之才，行杜韓之法，沈鬱頓挫，變化錯綜，有識有力，有聲有色，蓋其至性奇善，不可磨滅，故發之於詩者如此。古詩勝近體，七古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信足配山谷而追杜陵矣。翼字雲松，號

甌北。陽湖人。爲人倜儻才調縱橫。而機警過人。所遇名公卿無不折節下之。同時與袁子才。蔣心餘。友善。才名亦相等。詩以學力制勝。不無涉於理路之嫌。然能驅使百家。莊諧並見。奇恣雄麗。不可逼視。嘗梓行詩集。或謂之曰。雖不能爲杜子美。於楊誠齋則有過之無不及。翼傲然曰。吾詩自爲趙詩。何知唐宋。洪亮吉嘗論之曰。袁如通天神狐。醉便露尾。蔣如劍俠入道。尙餘殺機。趙如東方正諫。時帶諧謔。此足以見三家之特色矣。三家之在當時。負海內重名。所至交結公卿。激揚後進。以詩文倡酬。而袁之得名尤盛。世稱南袁。北紀。紀謂紀昀。曉嵐。直隸河間人也。

沈德潛。江南老名士也。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乾隆三年舉於鄉。年六十六矣。明年成進士。越二年授編修。仕至禮部侍郎。告歸。高宗最愛其詩。勅和御製詩甚多。恩賞優異。前後受賜詩至四十餘首。歷代詞人寵眷之隆。未有如德潛者也。乾隆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賜諡文愨。四十三年。東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二柱樓集。詩詞悖逆。被奸告。集有德潛所作述夔傳。下庭議。追奪階銜。祠諡。德潛少受詩法於葉橫山。講究格律。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

大復、臥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選古詩源及五朝詩別裁集以標示宗旨。嘗曰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法。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吳下詩人靡然從之者。踵相接。初有盛錦、陳櫬、周準、顧詒祿。繼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蓮、趙文哲、吳泰來。稱吳中七子。後起者又有褚廷璋、張熙純、畢沅。再傳弟子則有武進黃景仁。私淑弟子則有仁和朱彭。而宗漁洋者有法式善及文哲泰來。後復出而依漁洋。乾嘉以來。詩傳之廣。未有若德潛也。高宗序其集云。遠陶鑄乎李杜。近伯仲乎高王。蓋今世之非常者。高王指青邱漁洋。謂其詩有過之無不及也。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項背相望。而得名之盛者。蓋略具於上矣。其他風流標映。列宿詞壇者。於蜀有彭端淑、張問、陶於吳有洪亮吉、楊芳燦、楊揆。於越有金農、杭世駿、厲鶚、吳錫麒、郭麐。於贛有曾燠、吳嵩梁。於湘有鄧顯鶴、歐陽輅。於皖有趙青藜、吳鼐。或號三君。或稱嶺南四家。皆能門艷標新。黼黻一時之盛。三君者。大興舒位、秀水王曇、昭文孫源。

湘也。其才相若。詩名若鼎足焉。世稱爲三君。云嶺南四家者。順德黎簡。張錦芳。黃丹書。及番禺呂堅也。而張錦芳又與同邑胡亦常。欽州馮敏昌。稱嶺南三子。諸家之詩。大抵宗法老杜。出入義山。昌黎山谷間。而如吳抑菴之宗孟韓皮陸。厲大鴻之喜精深峭峻者。蓋寡。

第九章 駢體文之興盛

自胡元馭字以還。制誥之文漸去藻麗。明代因之。作者亦鮮。至李何七子。高語西京。麗辭始稍稍振起。李王繼之。益鴻厥緒。殘明陳臥子。張西銘。皆工爲斯體。其高者幾於駕有宋而上之。清初承明季之遺。其著者有若吳兆騫。陳其年。吳綺。章藻功。尤侗。卽名儒如顧炎武。經生如毛奇齡。以其該博之才。偶爾遊戲。皆庸中之佼佼者也。

清初以駢體著名者。實推陳吳章三家。而其年爲之最。綺才稍弱。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別爲遁詞。譬諸明代之詩。其年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如李崆峒之學杜。綺追步義山。如何大復之延中唐。藻功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也。其年嘗曰。吾胸中尙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而汪堯峰稱之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

作矣。實則氣粗詞繁。尙非至者。其年字維崧。號迦陵。宜興人。著有湖海樓集。綺字園次。號聽翁。江都人。著有林蕙堂集。藻功字豈績。錢塘人。著有思綺堂集。

乾隆之際。號爲漢學者。蔚興。鄒宋儒之空。疏媿陋。務爲閎衍瑰麗之文。胡天游。鷹揚於前。八大家振藻於後。或追蹤燕許。或希風潘陸。高者爲漢魏。下者亦不失爲齊梁。其視中晚唐體北宋體。殆蔑如也。駢文之盛。來者莫尙已。

天游之文。奧博奇肆。有唐燕許之遺。嘗舉博學鴻詞。才名冠一時。袁枚與之同應召試。獨心折而師事之。天游字稚威。號雲持。山陰人。著有石笥山房集。後天游而起者。有昭文邵齊燾。字荀慈。號叔宁。著有玉芝堂文集。能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其同歲生。王太岳。芥子。亦好爲駢體文。以高簡稱。見荀慈作。歎爲天授。爲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同時與荀慈同爲駢儷之文者。有武進劉圃。錢塘吳穀人。南城曾賓谷。圃之名星煒。字映榆。著有思補堂集。爲文名貴光昌。掃盡清初浮侈晦塞之弊。蓋於孟堅孝穆子安三家。用力甚深。穀人名錫麒。字聖徵。著有有正味齋集。詩境超妙。爲朱查杭厲之後勁。駢體能合漢魏六朝唐人而冶爲一爐。胎息既深。神采自王。委婉激潔。是其

所長。賓谷名煥。字庶蕃。著有賞雨茅屋集。文清轉華妙。擅六朝初唐之勝。晚年所作尤健。嘗云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信有味乎其言之也。游荀慈門下者。有陽湖洪亮吉。字稚存。其文樸質。若中郎。適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其自敘所著書。與他人說經之書。皆用偶語述其宗旨。然數典繁碎。初學效之。易傷氣格。而破體例。稚存少與黃仲則景仁字也。齊名。號洪黃。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里孫淵如論學相長。又稱孫洪淵如名星衍。爲文風骨遒勁。在六朝漢魏之間。與淵如稚存以專經著名者。又有曲阜孔廣森。字搃約。號驛軒。少受業於戴東原。明公羊春秋。其持論謂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主。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一與散體文同也。又云第一取音節近古。不可用經典與衍之文。又不可雜制舉文柔滑之句。著有儀鄭堂集。全椒吳鼐。嘗合袁邵劉吳孔孫洪。曾爲駢文八大家。鼐字山尊。號抑菴。善爲駢體文。沈博絕麗。朱文正公珪嘗稱之。謂合邱遲任昉爲一手。著有夕葵書屋集。八家外。無錫有楊芳燦。江都有汪中。陽湖有劉嗣綰。鎮洋有彭兆蓀。並皆有名於時者也。其繼八家而起者。有劉開。梅曾亮。董基誠。祐誠兄弟。方履篋。傅桐。周壽昌。趙銘。王闓運。李慈銘。王先謙。嘗選其文爲十大家。以繼

前八家。十家文大率氣體清雋。宗尙不出兩漢六朝初唐。此外何栻之富麗。孫同康之精雅。繆荃孫之朗潤。皮錫瑞之疏曠。王先謙之簡淨。亦不愧爲一朝之後勁云。

第十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

當乾隆中葉。漢學之徒滿天下。相尙以閎博之文。詆斥宋學殊甚。其時桐城有姚鼐者。起。獨宗有宋諸儒。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義理爲幹。然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不可謂非一代之傑也。鼐持論謂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陋說。屏傳註不觀。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攷訂名物象數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故蔑理法。以講學爲迂。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據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有惜抱軒文集。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

蓋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海峰繼之。同時閩人朱仕秀梅

崖亦以古文名重輦下。於是師梅崖者。有瑞金羅有高臺山。新城魯仕驥絜非。師海峰者。有吳殿麟。定王悔生。灼姚姬傳。鼐又兼師梅崖。最號爲大家。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恒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鼐。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號桐城派。云鼐自乾隆二十八年通籍後。改禮部主事。擢刑部郎中。尋乞養歸。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成就士尤多。門下箸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碩甫。劉開。孟塗。婁縣有姚椿。春木。寶山有毛嶽生。生甫。歙縣有鮑桂星。覺生。而管梅方姚四人尤稱高足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異之傳其子嗣。復植之門。有戴鈞存莊。最爲著稱。自謂生望溪海峰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惇元。重增訂望溪文集。爲功於方氏甚鉅。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魯絜非。及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請業姬傳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藏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姬傳。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永福有呂瓚。月滄者。歸嚮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廣西。其鄉人有桂林朱琦。伯韓。臨桂龍啟瑞。翰臣。平

南彭昱堯子穆。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新化鄧顯鶴。湘皋。與碩甫友善。以文相切磋。善化孫鼎臣芝房。更從遊伯言之門。而武陵楊彝珍性農。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湘鄉曾國藩滌笙。亦以姚氏文家正軌。未嘗外索。由是桐城文派。湘中稱盛焉。而浙中有邵懿辰位西。吳中有魯一同通甫。皆從伯言講論者也。代州馮志沂魯川。學於平定張穆石川。亦問學於梅伯言。姚氏古文之傳之遠。實最推梅伯言推廣之力。伯言道光二年進士。仕至郎中。有相規山房文集。

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峰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時時誦其師說於陽湖。惲敬子居武進。張惠言臬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世號陽湖派。嗣起者有秦瀛小峴。陸繼輅。祁孫。董士錫。晉卿。李兆洛。申耆。惟茲所稱陽湖派者。就其發源地而名之。非若漢宋門戶之角立也。顧或者謂桐城派爲儒者之文。陽湖派爲策士之文。其面貌略有不同。然陽湖爲古文者。陸祁孫所選七家文鈔。則望溪海峰。惜抱與子居。臬文並列。固

無所軒輊於其間也。子居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嘉慶二十六年進士。著有大雲山房集。臬文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七年卒。著有茗柯文集。臬文之死也。子居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臬文在也。今臬文死矣。當併力爲之。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其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子居自謂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臬文治經頗深。言易主虞翻。言禮主鄭元。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愈歐陽修。陸孫。祁謂臬文研精經傳。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激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盧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此足以徵陽湖派之文。於桐城。不爭立異也。以上諸家。王先謙氏所輯續古文辭類纂。論列頗詳。可以考見其流別。

第十一章 折衷派與曾國藩

時至道咸之際。科舉之流。毒日深。漢宋兩家。嘒嘒爭持。而其學亦以衰。倣學宋者。空疎

簡陋。宗漢者。凌雜繁蕪。高語周秦。則棄其精深。而描摹其瑣屑。極論程朱。則遺其骨理。而擇撻其皮毛。武將不解兵事。儒者徒上空談。故洪楊發難。金田所至。望風崩潰。論者至以其禍亂之蔓延。詆爲講漢學者之所招致。抑未免持之過甚也。夫學術門戶之爭。原起於末流之失。有賢者出。固將辭而闢之。使協於中正之途。曾國藩生。丁其間。目擊夫漢宋學者之不相通曉。在京時。從唐鏡海講授義理。亦復宗尙考據。洪楊之變。既出其學以成不世之勳。又樂與當時賢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相切劘。主海內之盟者。凡二十年。一時遊其門者。若李元度。薛福成。黎庶昌。張濂卿。吳汝綸輩。皆極文章之選。當是時。海禁大開。天下有志之士。方爭言洋務。而文正公子紀澤。與魏源。郭嵩燾三人。尤號爲嫻於西學。文正亦知守舊不可。益奏派聰穎子弟。前赴歐西各國。肄習學藝。其所造就。至今猶賴其用。蓋漢宋門戶之爭。得文正之剷除。而又加以外力之衝盪。有識者始曉然於一邱一壑之爲非。前此姚鼐。惲敬之徒。固嘗欲磨鎔而砥平之。而必至文正推而至之大者。亦時會之有以爲之也。

文正之爲學也。嘗欲合道與文。而爲一。以爲文之純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頃

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能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竊欲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故其文深宏駿邁。以戴段之學力發爲班馬之文章。自稱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啟之。然實闕於惜抱者遠甚。黎庶昌曰。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始變化以臻於大信。非阿好之言也。

與曾文正同時並稱者。有吳敏樹楊彝珍。南屏身居野逸。沈思獨往。自謂不屑步武桐城。嘗選史記別鈔。以正桐城談古文者。仿歸氏之失。而卒之所得。未嘗越姚氏軌範之外也。性農書卷少。而理解疏。故絕鮮風趣。惟鍊字琢句。雅勝常人。然以比於曾氏之雄厚。二家均所不及。其繼曾氏而起者。有石門閻鎮珩。字季蓉。爲學不守門戶家言。嘗曰。

學無古今。適於用之。謂賢所著六典通考。綜貫百家。洪纖畢舉。春秋經世之書也。擬於馬端臨秦蕙田之作。洵堪鼎足無慚。爲文練博雄深。實兼有曾吳楊三家之長。而植品孤高。無當世大人爲之延譽。故其學不顯。夫古文自曾氏而後。可稱者絕少。追漢魏者。喜爲奇詞。與語摹方姚者。取媚間情。眇狀蓋國。運之不振。而文運亦隨之矣。

第十二章 史學之昌盛

馬班尙矣。蔚宗之博瞻。三國五代之謹嚴。六朝南北之名雋。唐書之鍊密。莫不各有可觀。胡元以後。斯道寢衰。宋遼金三史。總成於托克托等之手。而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備數。疏舛蕪漫。僕數難窮。遼史依據甚少。頗傷疎略。金史材料較詳。體例較嚴整。而去前賢遠甚。明修元史。成於倉卒。極爲草略。清起而於前諸書。多所攷正。凡勅諸臣編輯。及私家著述之作。類能度越前人。其奉詔編輯者。有明史通鑑綱目三編。通鑑輯覽。續通典。通志。通考。皇朝通典。通志。通考。諸書。明史起康熙十八年。成於乾隆四年。體裁嚴密。考究精詳。通鑑之屬。改良於前明。通制之屬。博覈乎原筭。蓋與修諸臣。皆極一時人才之選。而其間。號爲精通者。尤以萬斯同爲最。斯同字季野。學者稱

石園先生。浙江鄞人。爲黃梨洲高足弟子。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明史稿五百卷。皆斯同所手定。故明史能正唐以後史官設局分修之失。其屬於私人著述者。有馬驥釋史。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左傳記事本末。畢沅等所撰續資治通鑑。陳鶴陳克家所撰通鑑明紀諸書。釋史每事各立標題。用紀事本末體。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援據浩博。考證詳密。過袁樞遠矣。明史紀事本末。每篇論斷。皆仿晉書之例行。以駢偶隸事親切。遣詞精拔。又可謂別調孤行者也。高士奇廣章冲之所編。畢沅等因宋元明人之所續。皆精審愈於前書。尤奇異者。則有黃宗羲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條析師承。辨別宗派。於諸儒源流分合。敘述周詳。誠偉製也。同時作者。孫奇逢之理學宗傳。萬斯同之儒林宗派。皆上溯孔子。下逮明末。述其授受源流。足稱精卓。其繼起者。李清馥之閩中理學淵源考。江藩之國朝漢學師承記。條舉支流。釐然在目。非徒依傍舊聞者比也。又乾隆之世。古學大興。治史學者。尤多。考正補訂之作。助前人之所不及。或補志補表。或補注。或拾遺。其書不可枚舉。屬於攷訂者。尤以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爲著。諸所糾正。創見極多。其言義法者。有章學誠之文史通義。能發前

人所未發。比於史通。畧無遜色。前清一代史學之盛。蓋如此矣。

第十三章 詞學之復興

詞至南宋始極其變。歷金元始衰。至明而大敞。金初吳激蔡松年。才譽並推。號吳蔡體。元遺山繼之。風流醞藉。不減周秦。元趙孟頫。虞集。薩都刺。張翥之倫。號爲大家。而蛻巖尤傑出。風流婉麗。有姜吳之遺。以一身閱元之盛衰。故閱亂憂時。頗多楚調。張埜倪瓚。邵亨貞輩。聯鑣競響。亦饒雅音。明世歷禳尤長。詞人代起。不下三百餘家。而合者特少。國初沿蛻巖之風軌。若楊基。高啟。劉伯溫之作。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永樂以還。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然李楨。瞿祐。張肯之流。亦能接武前哲。至錢塘馬浩瀾。洪以詞名東南。而花影妖淫。人謂吐玉含珠。實則殘脂賸粉。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間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雖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則雜於俚俗。至陳子龍起。始以天然之神韻。寫悱惻之深情。言內意外。殆無遺議。可謂開有清風氣之先者矣。

清承明季講學之遺。而詞學亦蔚然蒸起。西冷十子。參見本章蓋被幾社之風而興者。

也。當是時。號稱能手者。尤莫盛於東南。吳梅村之流麗穩貼。直逼幼安。龔孝升如花間美人。自饒斌媚。曹秋岳則春容大雅。風動浙西。毛西河則溫麗精深。更諸樂律。顧貞觀之彈指詞。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衆長。彭羨門之延露詞。長調堪獨步。江左小詞。亦不減南唐風格。宋琬慢詞。多商羽之音。嚴繩孫小詞。極精妙之選。以及李雲之哀艷。宋徵輿之俊逸。尤侗之圓轉。徐鉉之雅麗。皆倚聲之擅場也。其振起於北者。王士禛之衍波詞。體備唐宋。美非一族。小令尤所擅長。曹貞吉之珂雪詞。不爲閨襜靡曼之音。而寄託遙深。風華掩映。性德之飲水詞。得南唐二主之遺。其一種悽惋處。至令人不忍卒讀。關中孫枝蔚。則獨法蘇辛。以飛揚跋扈之氣。寄嶽寄歷落之思。尤得北方清剛之致。而聲教尤廣者。更推朱竹垞。陳迦陵。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艷語雖多。一歸雅正。清代前後作者。莫能過焉。陳其年與竹垞並負軼世才。同舉博學鴻詞。交又最深。其爲詞亦工力悉敵。烏絲載酒。一時正未易軒輊也。其年嘗自中州入都。偕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海內。及於禁中。康乾間。言詞者。幾無不輸心嚮往。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於率。故其末流有纖巧粗厲之病。李良年與其弟符竹垞之弟子。

也。其詞皆盡掃科臼，獨露本色。武曾兼有夢窗玉田之長，耕客絕似蔣竹山一派。當時論者，至以竹垞武曾並稱朱李。嗣是以往，沈岸登、學姜氏而得其神髓者也。許田杜詒，其品在夢窗玉田之間者也。下此厲太鴻、過葆中、史位承、鄭板橋、汪對琴、蔣心餘、趙璞、涵、吳穀人、郭頻伽之倫，大抵出入白石、梅溪、夢窗、樂笑翁、碧山、蛻巖間。繼武竹垞，分隸迦陵、南宋一派，可稱極盛矣。其矯然自異者，惟太倉王時翔、王漢舒，以晏歐淮海爲宗云。

朱陳兩派之詞，流行至於乾嘉，誠不免有失。於時陽湖張氏皋文、宛隣兄弟起，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爲詞選一書，闡揚言內意外之旨，所謂常州詞派者是也。二張詞既沈鬱疏快，悱惻纏綿，而其友人惲敬、左輔、丁履恒、陸繼輅、黃景仁、李兆洛、錢季重輩，要皆一時作者。金應璩、金式玉，則學於皋文而有得者也。董士錫以皋文之甥而傳其業者也。荆溪周濟友於士錫，亦恪守張氏之旨趣，爲詞純雅疏曠，足以比肩茗柯。後起者則有龔自珍、楊傳第、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姚燮、王錫振諸家，各標宗尚，亦道咸間之卓卓者云。惟後之爲詞者，不能叶律，所謂長短句而已。詩餘而已。求如朱竹垞之深

明樂理，工求音律。蓋未嘗有焉。故其詞雖不無可誦，要不足以備樂府之遺。小道可觀，亦幾乎息矣。

第十四章 清之戲曲小說

戲曲小說，莫盛於元。及明稍衰。至清而復振。戲曲自明宏治後，有李空同、王浚川等，擅名北曲。祝枝山、唐伯虎等，擅名南曲。雜劇則徐渭之女狀元、雌木蘭、醉鄉夢、漁陽弄、王衡之之鬱輪袍、哭倒長安街、真傀儡、沒奈何、傳奇則王世貞之鳴鳳、屠赤水之彩毫、曇花、修文、鄭之文之白練裙、旗亭、芍藥、爲著。然有名後世，則推湯義仍、玉茗堂、四夢、四夢者。牡丹亭、還魂記、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是也。而還魂記最佳。黃九烟、抑置第三。而首邯鄲，則愛存乎人矣。明季數阮大鍼之雙金榜、半尼盒、忠孝環、春燈謎、燕子箋、而纖艷之詞，不及歸元。恭萬古愁、曲子、魂、瓊、恣肆。於古之聖君賢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至李笠翁之十種曲情文，俱妙亦玉茗後之大家也。笠翁名漁，與歸莊皆遺民也。十種曲曰風箏誤、蜃中樓、鳳求凰、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慎齋、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概爲喜劇。自出機軸，不襲窠臼，不拾唾餘。雖詞彩平易，有

失於滑稽俳諧。而老嫗都解。入人正深。亦自成一體。並時作者。有吳偉業。尤侗。毛大可。吳石渠。然不若孔尚任之桃花扇。傳奇洪昇之長生殿。傳奇皆出於康熙之時。尚任字季重。號東塘。自署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也。所演傳奇。通篇凡四十四齣。假侯李之情事。寫南朝之興亡。其豔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著雨梨花。書成。京師王公搢紳。傳鈔殆遍。優伶扮演。歲無虛日。昇字昉。思錢塘人。學詩於漁洋。才名藉甚。都下。因白居易長恨歌。演曲五十齣。自有此曲。無論驚鴻綵毫。空慚形穢。卽白仁甫之梧桐雨。亦不能穩占詞壇一席。初成。置酒高會。名流畢集。時尚在國恤。遂爲怨者所搆。被斥而去。自是朱門綺席。酒社歌樓。莫不奏之二子誠。可謂獨步一代矣。又雲亭尙有小忽雷傳奇。昉思亦有天涯淚。四婢娟諸劇。然比於桃花扇。長生殿。均爲不及。而萬紅友所著。亦深入元人堂奧。紅友爲吳石渠甥。論者謂其淵源有自。乾隆之際。蔣士銓有紅雪樓。九種楊柳觀。有吟風閣。詞曲譜。亦有名。戴園素諳音律。所演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諸劇。大抵取材史實。短者數齣。長者數十齣。典麗婉雅。不以矜才使氣爲能。雪中人。冬青樹。尤爲之最。笠湖之作。全篇三十二齣。聲情磊落。

思致纏綿。論者以爲過於葢園。實未免溢分。小說明代見於藝文志者。不下一百二十餘種。大都隨筆漫錄。元世通俗章回體。學者所弗尙也。前者瑣瑣置不論。惟俗所傳西遊記金瓶梅二書。世以配水滸三國。目爲四大奇書。然實不逮遠甚。西遊記稱爲長春真人作。藉唐玄奘赴天竺求經事。以寓除煩惱求解脫之方。較神異經十洲記之神僊譚。更爲荒誕。金瓶梅或謂王世貞作。疑莫能明。全書描寫淫媾之事。意主懲戒。而等於勸淫。尤足爲風俗人心之害。清初作者李笠翁有十二樓。然皆短篇。長者不過六七回。究無甚高論。可稱者。獨曹雪芹紅樓夢。一號石頭記。以穿雲鏤月之筆。成花團錦簇之文。無金瓶梅之穢褻。得西廂記之溫柔。言情小說。此爲極致矣。以之追配耐菴英雄兒女。各擅千秋之勝。雖其中不無板滯套襲之處。而在前清說部中。不失爲第一流。至兒女英雄傳。雖爲洗刷紅樓之綺習而起。而俗套陳言。奚啻霄壤。仿之而作者。有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寫江湖俠義之事。大都出自俗手。襲水滸之貌。而遺其神者也。演義之類。有東周列國志。隋煬艷史。亦能貫串羣書。而流水行雲。杳然無迹。去羅貫中遠矣。其諸記瑣聞軼事之傳奇體。若丑玉樵觚。陸麗京西陵新語。王漁洋居易錄。紀曉嵐

閱微草堂筆記。王應奎柳南隨筆。蒲松齡聊齋志異等。難以枚舉。皆可資談助。供參考。至漸染社會之功。不如章回體。爲鉅惜。前世學者。無人致力於此。以改良其精神。而裨補於教育。獨有一金聖歎。洞其關係之所在。能發明其精微。而世之人。乃相與鼓唇搖舌。斥爲小才。詈爲害道。奈之何其不腐且濫也。聖歎元姓。張名采。字若采。明諸生。爲人倜儻。有奇氣。博覽無所不通。明亡。絕意仕進。更名喟。字聖歎。好飲酒。衡文評書。其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有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西遊記。評本盛行於世。嘗曰。天下才子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施之水滸。六王之西廂。所評莊騷馬杜之書。未及卒業而卒。李笠翁曰。施耐菴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視爲戲文小說。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其意蓋憤天下小視斯道。不知古今來之絕大文章。故作此驚人之語。廖柴舟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迴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也。雖罹慘禍。冤屈一時。而其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與。

第十五章 結論

中國文學。閱四千有餘年。其間一盛一衰。一開一闔。奇正相生。剛柔迭用。極世界未曾

有之鉅觀。綜其變之大者言之。六經垂照萬禩。上界之恆星也。火德重運。於學發稽古之宗。於文導駢儷之緒。唐開文運。分樹古今之體。宋啟學津。別興義理之論。元明循之。至清而並極其盛。竊譬之於漢廟制。姬周爲太祖。兩漢爲太宗。唐則景之昭也。宋則武之穆也。魏晉毀廟之儔。祫祭於太祖。元明兩朝。就序昭穆。前清一代。親廟所存。變遷之形。略如是矣。本歷史之事實。察今後之變遷。較其短長。決其從改。聊述數言。綴之篇末。以附同志觀省云爾。

中國之文。壞於用意摹倣。自楊雄著其端。而所師尙在乎意。至明清襲其習。而所法全在乎形。六經諸子之文尙矣。後此言文莫高八家。言詩莫高李杜。而八家之文。李杜之詩。固各有從出。昌黎直法典謨。廬陵善學春秋。柳州兼摹子長。南豐酷似更生。臨川以周禮參管韓。三蘇之文。出於國策孟子。大蘇尤得力莊周。青蓮上取風騷。下取鮑謝。少陵源本雅頌。而取材乎漢魏六朝。心同而貌不同也。李王七子之於兩漢。嘉靖七子之於韓歐。北地歷下。以聲調爲少陵。竟陵三袁。以淺率爲元白。心不同而貌同也。文至於貌同是求。而後虛薄浮濫之文。乃充塞於藝苑矣。

中國之文。尤壞於濫用典故。聖作明述。吐詞爲經。語意淵涵。初無襯墊。戰國諸子。明事達情。妙於取象。偶一遣用意。主左證。用兼譬。括初無意於篆刻也。西漢猶少。東京始繁。自是以來。比興之義。亡鋪張之情。亟恣意漁獵。漫塗粉黛。鶴脰續鳧。張冠戴李。衍博者務爲獯祭。好奇者竄入蠶叢。以古官代今名。託僻典爲影喻。幾使讀者茫然不知真意之所在。文至此。蓋可云一大劫矣。

因摹倣之。是崇故文。範之論起。歸震川之史記錄本。趙秋谷之聲調譜。此類甚多。不具舉。揣摩

聲音章句之間。規其所以似古人者。幾於無微不至。陋者從而效之。徒以抑揚轉折爲事。略爲文之本。而後文以病而益荒。文本天地之元氣也。天有陰陽寒煖。地有燥濕平陂。人有剛柔緩急。應乎理以爲言。自然中節而有秩。無所謂法也。文之有法。聊爲初學者示捷徑可耳。而必執之以爲高。則有流於機械而無變化之用矣。豈不謬哉。

因典故之是。尙故文料之書繁。參見第四編三十三章摘屈宋之艷辭。採史漢之雋語。分類纂

輯。用恣取求。可省記憶之勞。可蓋枵腹之醜。事至便也。其初也。意本乎備忘。其極也。遍行於場屋。或則數典忘祖。或以襲謬因訛。原書束而不觀。空疎衍而彌甚。就令博記而

零縑斷錦。何與通才。自非剗除。則真氣雅言。終於沈晦。故欲盡文之能事。不於本求之。區區拾古人之牙慧。無當也。

文本於學。孔老釋迦。非所計也。觀古今文人。莫非學人。苟非學人。即亦不足爲文人。而後之人不於學加深研。營逐於文字之末。何者爲漢魏。何者爲唐宋。宜其剗敝而不振也。文本於字。字不明而欲能文。譬之舌蹇而求能辯也。雖許鄭戴段。不以文名。而能文者。未有不稍具許鄭戴段之學者。辭賦如揚馬。文章如韓歐。其深明字義。常人之所不逮。而後之人不於小學加攷求。惟以剗竊爲工夫。塗抹爲牆壁。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夫有學無字。則辭不雅馴。有字無學。則文爲空衍。二者兼具。乃可言文。今之人動曰文荒矣。而不知實學荒也。字荒也。古人餘力學文。孩提學書。今則壯不知字。老不知學。豈不悖哉。韓昌黎云。務去陳言。予以爲尤貴。去陳理。去陳言。本乎字。去陳理。本乎學。溫故知新。宣尼所重。後人徒知好古。無意更新。苟能出新。定可不朽。前人已言者。吾改頭換面而言之。何取乎災梨而害棗也。前人之所未言者。吾能從而發明之。若是乎文乃可貴矣。

文貴。通。裁。裁。辭。貴。達。意。通。故。道。明。達。故。用。顯。奇。辭。奧。義。者。非。通。鈎。章。棘。句。者。不。達。居。今。飾。古。者。非。通。假。甲。爲。乙。者。不。達。宜。雅。而。俗。者。非。通。蕪。詞。累。氣。者。不。達。當。隸。爲。篆。者。非。通。以。經。書。券。者。不。達。昌。黎。文。之。佳。者。在。於。文。從。字。順。六。經。文。之。美。者。在。於。意。味。深。長。典。謨。之。文。惟。唐。虞。宜。之。王。莽。效。之。則。陋。矣。淵。雲。之。文。惟。漢。時。宜。之。李。何。效。之。則。襲。矣。對。揚。廟。廷。則。宜。莊。重。典。雅。諭。譬。黎。庶。則。宜。明。白。曉。暢。要。其。貴。於。通。達。以。適。時。用。古。今。中。外。一。也。知。文。之。貴。於。通。散。可。也。駢。可。也。駢。散。兼。行。亦。可。也。知。文。之。要。於。用。法。古。可。也。用。典。可。也。二。者。并。斥。亦。無。不。可。也。處。今。之。世。尤。亟。務。焉。一。國。之。廢。興。視。民。智。之。多。寡。高。下。以。爲。準。文。之。爲。用。淪。民。智。之。利。器。鼓。學。術。之。風。爐。明。道。弼。教。治。官。察。民。端。賴。於。是。察。隣。國。之。文。能。適。於。淺。而。吾。國。乃。好。爲。高。古。也。能。進。於。整。而。吾。國。乃。日。滋。冒。濫。也。此。非。文。病。學。先。病。耳。竊。嘗。以。爲。吾。國。學。術。至。清。而。發。洩。幾。盡。姬。周。末。造。本。土。之。所。產。生。者。奇。葩。爛。發。已。極。大。觀。漢。旁。出。爲。經。學。以。統。諸。子。而。大。成。於。馬。鄭。後。此。者。已。難。復。加。魏。晉。以。還。二。氏。乘。間。拔。起。披。猖。於。南。北。馳。騁。於。李。唐。至。宋。而。始。收。攝。於。理。學。之。中。統。以。儒。而。二。氏。之。骸。始。熄。吾。國。學。術。之。偉。觀。漢。宋。兩。家。至。此。已。有。分。彙。之。勢。歷。元。訖。明。宋。學。發。展。無。復。餘。地。清。又。

旁出而爲考據之學。勤搜博覈。功奏一匡。宅句安章。更無遺蘊。統四千餘年之學術。任何方面。均有觀止之嘆。凡口所欲言。手所欲書。自矜爲奇。不知古人早已先我。鄉使西學不東。猶是閉關却掃。一二學者。亦惟是回轉起伏於古人之窠臼而已。其能有所振拔耶。顧亭林有言。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然則今之文學之敝也。殆已達窮變通久之運者乎。一代之盛也。必先之以共。同醞釀之功。而其衰也。常在於菁華已竭之後。東漢爲西京之醞釀。趙宋本唐代之調和。明三百年。上承宋。下啟清。明而未融。故其敝尤著。今之文。運適與李唐朱明等觀。混合之時。而非化合之候。吾人生丁此際。偏於西。不可偏於中。不能但務調劑。中西之精英。以適於現今之實用。一旦兩質融化。發而爲特別之光華。若宋之所謂理學者。又何患文之不至哉。議者苟嘖吾說失中。謂中國代傳之美文。何可盡廢。夫以今學術之分科。發達。文欲存漢魏六朝之體。詩欲追葩經樂府之遺。特設一科以供嗜古玩者之求。無不可也。安所取滔滔者而皆學科。斗篆隸之書也。乎。夫文出乎學。而要乎用。文之本職也。但使人人能盡其本職。雖不美庸何傷。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二十日再版



撰 者 曾 毅

發 行 所 泰 東 圖 書 局

印 刷 者 泰 東 圖 書 局

分 售 處 各 省 大 書 坊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中國文學史 特製布一冊
定價大洋二元八角

